

静·安

JING · AN



专题 2025静安戏剧节·舞台演出精彩纷呈
2025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完美
闭幕

名家 “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家的梦。”
——《静·安》杂志访谈作家蔡骏

小说 回声七次 | 李疏朗

散文 杯中见山海 | 韩柠柠

诗歌 一字题(组诗) | 李彬勇

白领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感受乡土之美 | 卢璐

掌故 追凶——谁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 章慧敏



《雪人》

洛伦兹·弗罗里希 (Lorenz Frølich) 插画

主持：丁丽洁

刊名题字 莫言

静安

莫言

主管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
顾问	赵丽宏
主编	殷健灵
执行主编	杨晓晖
运营总监	崖丽娟
责任编辑	吴越 路明 程庸 濮麟红 李亚君
美术编辑	董春洁
责任校对	林风

2025年6月出版 总第15期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投稿邮箱: jaqzjxh@126.com

承印: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目录 JING·AN 静·安

◇ 专题

- 004 2025 静安戏剧节·舞台演出精彩纷呈
014 2025 年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完美闭幕

◇ 名家

- 021 “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家的梦。”——《静·安》杂志访谈作家蔡骏

◇ 散文

- 029 杯中见山海 | 韩柠柠
032 马勒别墅前的少年 | 陈 思
037 又坐绿皮车 | 周 建
039 仲夏夜，桥边的故事 | 汤朔梅
042 怀念父亲 | 宋长星
046 一只猫 | 吴珍华
048 天使是盲的——一条中国导盲犬的旅程 | 韩 颖
059 从书信读菡子 | 丁言昭

◇ 地图

- 066 铜仁路的尽头，那栋楼 | 陈增爵

◇ 小说

- 072 回声七次 | 李疏朗
083 看见软烟罗 | 杨 铭
091 蔷薇蔷薇处处开 | 张 蓉

◇ 诗歌

- 108 一字题（组诗） | 李彬勇
109 天子山写生（外一首） | 梁志伟
110 新场采风初夜入住湫竹酒店即兴（外一首） | 铁 舞
111 桌上的常春菊（外一首） | 天 谕
112 皱纹（外二首） | 沈 静

113 听见 看见（外二首） | 夜未安

◇ 影像

114 回到至简至纯的起点——评《猫猫的奇幻漂流》 | 孔 曦

116 夏舒的“哭”和宏宇的“笑” | 王安诺

◇ 习作

118 外公，外公 | 张靖芝

119 从可乐到茶汤 | 袁润秋

121 梧系格桑 | 向牧辰

122 光阴里的幸福 | 张浩月

124 灶膛里的光阴 | 赵予菡

125 遇见 | 胡睿舟

127 世外仙境是松阳 | 缪筱歆

128 外婆家的杨梅林 | 倪 可

◇ 掌故

130 追凶——谁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 章慧敏

◇ 白领

136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感受乡土之美 | 卢 璐

◇ 经典

139 及物，具身与痛感：关于韩江的《黑夜的狂欢》 | 黄昱宁

封面 | 元利典当行旧址（中国画） 洪健

封二 | 《雪人》插画 丁丽洁 主持

封三 | 资讯

封底 | 摄影 周 馨

2025静安戏剧节·舞台演出精彩纷呈

由话剧中心制作演出的舞台剧《觉醒》，拉开了2025年4月25日至6月2日静安戏剧节的序幕。“戏剧+百业”文旅商体展示新业态，覆盖中心城区多个专业剧场、20余个城市地标、14个街道舞台。艺海剧场开演的中法合作舞台剧《海底两万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经典话剧《万尼亚舅舅》、荷兰阿姆斯特丹剧院演出的斯特林堡的经典作品《朱莉》、五一期间加拿大戏剧“魔法师”罗伯特·勒帕吉的经典代表作《月球背面》、比利时OC先锋剧团的热门新作《告别式》中文版，等等，20部剧作84个场次的精品剧目展演，让观众们大饱眼福。尤其是俄罗斯圣彼得堡乌斯特卡雅剧院的保留剧目——8小时演出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此次在静安戏剧节上的演出，是它在上海的首演。上一次该剧院演出的也是长达8小时的话剧《静静的顿河》。

坚持聚焦“国际静安·全城有戏”主题，以“名剧展演、全城有戏、壹戏剧大赏”三大板块为核心，春末夏初，静安文化再次展现它的无穷魅力。

以下刊登的，是部分静安作协会员看戏后的感想文章。

《月球背面》

艺术创作中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勾连
disc

2025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剧目中，来自加拿大的话剧作品《月球背面》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部。不仅因其曾抵达二十多个国家，上演二十五年之久，也因为剧名触发了我的好奇心——要知道月球自转周期与绕地球公转的周期、方向基本一致，人类通常只能看到月亮的正面，而无法看到其背面。那么该剧以此命名究竟

有何深意？两个小时的观演结束，答案昭然若揭。

故事的主角是一对亲兄弟，弟弟是骄傲、外向的气象主播，哥哥是内敛、失意的研究者，母亲的逝世令两人的疏离、矛盾逐步显现，但在细微琐碎的回忆与沟通中，他们仿佛逐渐看到了原先不被自己所见的“对方的背面”，最终走向和解。

剧本的巧妙之处在于并未停留在个体叙事层面，而是将上世纪美苏冷战期间的“登月之争”融入其中——登月相关



新闻报道的真实影像，对 Cosmonaut 和 Astronaut 两个词的探讨（两者均为宇航员的意思，但前者多用于苏联，后者多用于美国），甚至兄弟俩最终相约聚餐的由头，是哥哥参与了“向太空发送地球人的家庭视频”征集项目并意外获奖，等等。这样的创作手法不仅暗合剧名中有关“月亮”的隐喻，更为个体叙事注入了时代养分，帮助观众进一步理解人物的思想及行动。

联想到文学领域的诸多优秀作品，也往往能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勾连，如金宇澄《繁花》、王安忆《长恨歌》、陈忠实《白鹿原》、巴金《家春秋》……正如作家冯骥才曾说过的：“你生活在你的时代特有的现实里，你身上带着你的时代特有的色彩与局限。”我想，这一点是能够跨越各种不同艺术领域、不同流派而成

为创作者的共通启发。仅以此共勉。

理想与现实的撕扯

林影

《月球背面》，是一部充满象征意义和生活隐喻的话剧作品，它用舞台语言为我们讲述了性格迥异的菲利普与安德烈两兄弟之间的生活故事，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撕扯与自我抗争。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甚至自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都充满了矛盾，《月球背面》告诉我们的是：事业与生活便是各种矛盾解决与和解的过程。

剧中的菲利普是一位性格内向的科学家，他富有理想，沉迷于学术研究，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他木讷、机械，内心

充满了孤独；安德烈则是一位成功的社会精英，他性格外向开朗，善于利用电视气象主播的身份展现自我，他世故、油滑，充满了小市民的市井习气。本来两个人像两只陀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各自自转，但是由于母亲的偏爱和遗产产生了矛盾，反映出他们内心世界的分裂与挣扎。随着剧情和故事的深入，《月亮背面》结尾处，在哥哥菲利普的努力下，兄弟俩终于化解了矛盾，和好如初。

该剧导演运用了旋转舞台、洗衣机、大镜子、烫衣板等道具，巧妙地转换了公寓、太空、会议室、训练室等场景，空间从舞台延展到了生活的各个地方，表现了从1957年至1975年的历史跨度，展现出精神虚幻的多个画面，体现出内心的矛盾冲突，让剧情变得更加复杂，让故事充满了诗意和哲学思考。

菲利普与安德烈是矛盾的两个主体，正如月亮的正面与背面，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不同侧面，看到另一个自己。

虚实交织的“背面”之旅

王宜徽

《月亮背面》以科幻外壳包裹人性寓言，在美苏太空竞赛的宏大叙事下，编织出菲利普和安德烈两兄弟的微观情感纠葛，映照出“人类是否孤独”以及对此的探索。

舞台装置设计精妙，呈现出如同“月球双面”般的表演：显性的表演空间里，展现月球“正面”的世俗纷争和生活琐碎；而由机械装置与主演的无实物表演构筑的月之“背面”代表兄弟纠葛，与以此延伸出的对人类永恒的孤独困境之探讨。唯一登场露面的主演奥利弗·诺曼德在120分钟的独角戏里通过一人分饰多角，以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切换自如的口音，携观众穿梭于蒙特利尔的荒诞与真实之间。海报上标志性的圆洞装置，在剧目中既是母亲的子宫，象征人们潜意识深海追溯生命本源；又在菲利普的想象里化作太空舱门，投射人类对星空的永恒自恋与执念。配合圆洞装置构筑舞台空间的还有舞台背面联动的十多块移动背板，辅以上方的旋转镜面和光束，配合投影构建出洗衣房、医院核磁共振检查室、养老院房间、电梯、出租屋、飞机、演讲大厅等数十处场景，在空无一物的舞台上佐以观众的想象力，开辟出“背面”的超现实空间。在美苏太空争霸背景与两兄弟家庭琐事的对照中，暴露出人类渴望征服宇宙的野心之下，是困于自恋式孤独的矛盾本质。虚实交错的场景，灯光在装置的镜面中流转反射，那些关于人类寻找自我的挣扎、逃避孤独的救赎，最终凝结成极具冲击力的隐喻：通天的太空高塔只有建在月球背面，才能让人停止回望地球、顾影自怜，直面宇宙深处的虚空。

《苏州河》



成年人的童话

王智琦

今年上海·静安戏剧节上，由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演出的话剧《苏州河》令人期待。我曾多年住在苏州河附近，以为是一部描写苏州河百年沧桑的作品，看了才知道是一部非典型意义谍战剧。最终演员谢幕时，上海已解放。在火柴厂引爆炸药牺牲的地下党员周正龙（代号猫头鹰），此刻却又穿越回来，给原国民党刑侦处警探陈宝山穿上人民警察制服。我忽然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童话啊！

话剧《苏州河》脱胎于同名长篇小说，编剧就是小说家海飞，这部小说约有十来

万字，我特地在网上看了一个章节，文笔细腻精妙，情节铺设有序，是一部好小说。

问题是，在话剧演出中，要把平面化文字转化成舞台上立体形象，时间有限，必须大刀阔斧地砍削枝蔓，突出主线，让海飞自己改编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光人物形象塑造与相互关系厘清就很难。长期在国民党警察局做警探的陈宝山，如何能做到正义护身下，活在自己理想世界，缺乏坚实的依托。尤其是他与伪装成阔太的敌特头目童小桥（代号水鬼）、敌特周兰扣（代号七仙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因为情节展开有限，难以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像周兰扣只是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让人费解的是，陈宝山因喜欢吃葱油饼，最终与善做葱油饼的苏州姑娘苏来喜结婚。苏来喜作为地下党组织外围人员，本与陈宝山的徒弟炳坤是恋人。她清楚陈宝山并不爱她，却盲目地爱着陈宝山，却对陈宝山的工作和处境一无所知。陈宝山临终前将苏来喜托付给炳坤，并将苏来喜腹中婴儿取名“苏州河”，寓意不错，回应话剧名，却让这部话剧做实了“童话”剧的调性。

谍战剧可以这么演，第一次见，当然这只是我一孔之见。

《万尼亚舅舅》《朱莉》

两剧心得

王萌萌

1. 《万尼亚舅舅》

当演出行将结束，舞台是暗暗长夜，万尼亚舅舅坐在秋千上，索尼娅一边推着他越荡越高，一边说出那段显露全剧核心的独白：“我们必须活下去。我们要活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夜晚，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所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要替他人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年老，都得不到一点休息……我们受过苦，我们流过泪，生活对于我们是苦的，上帝会怜悯我们的……我们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整个天空罩满光辉，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所有我们的苦难，全都淹没在广大的慈爱中了……我们会休息的！”

彼时回想起多年前头一次读这部剧本时的心境。其实这是个典型的契诃夫式故事，具备所有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要素：浓厚的宗教思想和地域特色；大段大段深入的、艰苦而又残酷的自我剖析式独白；对人生来注定受苦、犯罪的哀叹和对最终通过审判得到灵魂救赎的期盼……这种种或许放在百年后的今日有诸多不适配，但其内在对人类超越时代局限的共同精神困



境的挖掘与呈现仍然引人共情和深思，比如错位之爱情与求而不得的悲哀；理想破灭与意义感丧失的痛苦虚无等等。经典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何时何境，所有人都能在其中照见自我某时某刻的某些面相。

也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从“社畜”视角代入万尼亚，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恰当，万尼亚从不是为了生计服役，而是为了供养出能滋养人类心灵、流传后世的天才巨作而日复一日不得休息地劳作，他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当发觉付出二十多年生命追求的理想不过是假象和肥皂泡，才会觉得遭受了欺骗与愚弄，最终想要自戕甚至差点杀人。而如今这个后现代的时代，上帝早已“死了”，人们不再祷告更不相信有什么审判，年轻人都知道生活原本就是无意义的，不断有新的更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出现，而欲望被无限放大，成功与幸福的标准也早已多元化了，

一切都是无常与不确定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如何找到索尼娅说的那种“忍耐”的信念感，又为了什么去工作？甚至连“工作”的含义也在解构与重建，那我们要怎样去安放身心，从而熬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夜晚？

2.《朱莉》

一开场，舞美设计的布景就足够有冲击力，全不锈钢质感的北欧式厨房，一个看似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却极其冰冷、处处有炫光和映射的异样空间，表面的科技感和秩序感背后有不可言说的暗流涌动。

当人物开始稠密地对话，人物的形象因穿插在对当下直接的情绪表达中点滴的碎片拼凑而渐渐丰满，但始终有悬念和留白，处处是钩子，吸引观众全神贯注不想遗漏任何一句别有深意的话语来。过往经历和创伤性体验慢慢浮出水面，朱莉和克里斯汀·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纠葛令有限空间内戏剧冲突极致浓缩，男女平等、财富与权利、原生家庭与亲密关系、自我与社会性等等社会问题和人生课题交错混合，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若从心理学精

神分析流派的理论来看，三个角色之间的对白中有大量潜意识的泄露，夹杂在看似老套的狗血偷情剧情和男女争吵对话之间，而那些含混、不连贯、碎片化的语句，讲人性的脆弱、自私与黑暗，生命天生的自毁倾向展露无遗。

当剧终那刻，朱莉和让在黑暗冰冷的水中走向通往自毁的“那扇门”，现场观众随之沉入寂静，明知道戏已落幕，但许久不闻声响，仿佛大洪水中末日将至，每个人都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对自己内心的“恶龙”与“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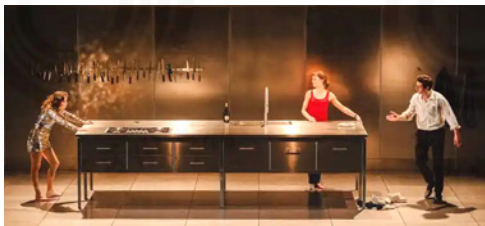
实际上，权利和财富从来都是中立的，但当人天性中的贪婪和虚荣被它们唤醒，身心沦陷进无止境的追逐，那它们就成了镜子，映射丑陋，放大焦虑和恐惧。而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不能期许外界的准许和给予，也可以与性别议题无关。

最后感谢三位演员交付身心、毫无保留地出演，看着台上的他们，不由感慨，若全情投入，谁不是在戏中、在梦中，戏与梦、梦与现实的分界线又在哪里？

对生活的“凝视”

严一丹

人们常说，悲剧有两种终结方式：莎士比亚式和契诃夫式。莎士比亚式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



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而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心碎和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

2025年5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契诃夫经典话剧《万尼亚舅舅》在“2025上海静安戏剧节”上做了精彩展演。该剧由俄罗斯国宝级导演阿道夫·沙皮罗执导，尹铸胜、丁美婷、杨溢、范祎琳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量级演员联合主演，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契诃夫戏剧”的魅力和冲击！

在《万尼亚舅舅》一剧中，由万尼亚识破已去世姐姐的丈夫——退休教授谢列伯里雅科夫的真面目，生发出了一系列情感冲突：万尼亚与教授之间、万尼亚与教授之妻叶莲娜之间、医生阿斯特罗夫与叶莲娜之间、阿斯特罗夫与教授女儿索尼娅之间以及教授与年轻妻子之间……在多重情感交织中，通过剧中人物的迷茫、困顿与愤怒的种种表现，从而传达了契诃夫对生活“荒诞”与“无奈”的深刻感悟。

而与这种无奈和茫然具有意味深长“反差”的是，观众席中不时爆发的阵阵不约而同的哄笑声。

这些哄笑声如果说是由契诃夫式幽默台词所构造出的特效，毋宁说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契诃夫通过剧中人物尤其是万尼亚舅舅近乎滑稽小丑式的行为和话语来得以宣泄，也是契诃夫试图找回

内心平静的种种努力，是契诃夫通过笔下的戏剧人物来倡导面对生活重压时的某种妥协。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董晓教授曾经如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付出的努力只是一种虚幻时，他便不会再有悲剧式的悲愤激情，而会变得冷峻和平静——《万尼亚舅舅》所包含的人生感悟，便是这样一种真正喜剧性的冷酷之情。

我想，这也是契诃夫戏剧越来越被关注的原因吧。契诃夫生前的戏剧影响力远不及欧洲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而契诃夫去世后，当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荒诞性”有了深刻体验后，才恍然发现，原来契诃夫的戏剧里竟蕴涵着如此深邃的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种种体察，对当代世界有着更加冷峻的审视和更为睿智的眼光。由此，契诃夫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记得去年7月15日是契诃夫逝世120周年，我有幸参加了金星老师《樱桃园》演出的创作讲谈会。《樱桃园》是契诃夫的另一部戏剧经典作品。在回忆《樱桃园》的首要“功臣”——已故世界著名导演图米纳斯时，金星老师饱含深情地引述了他排练时的一句话：“我现在对契诃夫的戏剧特别有激情！”

我想，这种“激情”的本源是来自对现代生活越来越深刻的剖析和凝视，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契诃夫作品的共鸣吧……

《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的舞台呈现

朱质文（小学三年级学生）

尽管问世已超过百年，《海底两万里》的故事至今还是很受欢迎。

这次以“黑光偶戏”形式在上海与观众见面的“海底”舞台，用了很厉害的技术，演员拿着模拟鱼、水母、乌贼等动物的道具在台上挥动。黑暗的光，把演员“隐藏”起来，让那些生物，像是自己在动一样，活灵活现，观众就好似真的置身黑暗神秘的海底。

这是一出既搞笑，又有点恐怖的话剧。一开始，三个追捕者在军舰上，他们把“鹦鹉螺号”误认为传说中攻击渔民的怪物，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鹦鹉螺号”，一系列奇遇由此展开。搞笑的地方有：那三个追捕者进船之后，将一个发光物，错

认为怪物的眼睛；尼摩船长和三个进船的追捕者吃的第一顿饭里的东西是会动的，又把大家吓了一跳。另外，尼摩船长跟其他人的对话，掺杂了很多上海话，这大概是演员们为了让上海观众开心吧。恐怖的地方有：尼摩船长第一次带着三个人去参观船舱时，船前的观察镜边出现很多神仙鱼和水母。和台上放的音乐搭配起来，画面特别恐怖。

尼摩船长制造出一种潜水服，可以让船员穿着后在水底下走路，从而能观察一些深海的鱼类和乌贼。但他真正脑洞大开的事，是选择了永远生活在“鹦鹉螺号”里，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也拒绝登上陆地。为什么——

因为他的父母在一场战争中死了，这让他痛恨世界。航行两万里，几个船员好几次想逃离“鹦鹉螺号”，但尼摩船长还是一路开。其间也发生过意外，比如在某处岛屿搁浅了，但他说，过几天是圆月，会有大潮把“鹦鹉螺号”重新冲进大海里。他不相信人，相信自然。但他又很在乎那些人在乎的东西。开到了南极，他就号称南极归他了，他战胜了其他人，很骄傲，很得意。看到这里，我有点惊讶。船长不是不想跟其他人类争夺的吗？

《大师与玛格丽特》



魔幻与现实交织的时空

陈晨

灯光亮起，两名俄罗斯演员从台下两侧出来，一个问：“今天我们是在哪里？”一个答：“是上海。”“我们为何在上海？”“噢，原来是要演话剧。”“那是什么话剧呢？”“那自然是《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演出的话剧《大师与玛格丽特》在上海静安戏剧谷的打开方式。在长达8个小时的演出中，这部舞台巨制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充满生命力的表演，将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文学经典转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戏剧仪式。

导演格里高利·科兹洛夫以其标志性的史诗性改编和集体创作理念，带领28

位演员轮番诠释155个角色，在拼贴与整合的叙事中，让观众在预设的现实时间里逐渐抛却对时间的感知，最终抵达布尔加科夫笔下那个魔幻与现实交织的永恒时空。

话剧的第一幕以伊万的奔跑串联起柏辽兹之死、格里鲍耶朵夫之家的狂欢等碎片化场景。这种拼贴式叙事看似松散，实则暗含布尔加科夫“现实即荒诞”的哲学观——当克洛维耶夫在时间暂停时对女性路人动手动脚，当柳欣吟诵应景的劳动节诗歌，舞台上的荒诞恰恰成为现实的镜像。随着第二幕大师与伊万的对话展开，叙事逐渐从破碎走向整合。第三幕的剧院狂欢与第四幕的撒旦舞会则将魔幻推向高潮，最终以布尔加科夫妻子叶莲娜的讲述收尾，形成“作者——剧中人——观众”的三重嵌套结构。

话剧打破时空限制，将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大师与彼拉多置于同一场景，形成“作者与剧中人互为镜像”的戏剧效果。当布尔加科夫在舞台上注视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当彼拉多的审判场景与大师的创作场景重叠，这种时空折叠不仅强化了原著的魔幻色彩，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每个虚构人物都是作者灵魂的碎片。正如剧中沃兰德所言：“手稿不会燃烧。”在科兹洛夫构建的永恒时空中，文字的力量超越了物理存在，成为对抗现实荒诞的永恒武器。

沃兰德的魔法让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们丑态百出，玛格丽特用巫术报复压迫者，而舞台上的魔幻实则是现实异化的极端投射。剧中最具冲击力的场景出现在第四幕：当大师与玛格丽特选择在现实中死亡，舞台突然陷入黑暗，只有沃兰德的声音在回

荡：“让世人知道”——这是对极权社会的辛辣讽刺，也是对观众的灵魂叩问。

演员的表演也精彩纷呈。28位演员在台上肆意高歌、舞蹈，甚至在第三幕中“飞”上观众席护栏，用吊威亚完成高难度动作，这种近乎癫狂的肢体语言与原著中“莫斯科的癫狂”形成奇妙共振。饰演黑猫的演员以惟妙惟肖的猫步和叫声成为全场亮点，而克洛维耶夫在剧院一幕中顺着栏杆溜上二楼的即兴发挥，更将舞台变成一场充满即兴活力的狂欢。

当年轻演员们在台上挥洒汗水，当观众在午夜的剧场里热泪盈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的重生，更是戏剧作为“时间艺术”的终极魅力——在漫长的观演过程中，演员与观众共同创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永恒时空。

—— J_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2025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完美闭幕

2025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是由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活动，于2025年4月16日在丰盛里·静安寺广场、上海久光百货正式启动，本届咖啡文化节总体时间为4月7日至5月5日。

本届咖啡文化节以“全域咖啡飘香，文旅商体展联动出新招”为主题，围绕打造“1个主会场+1家主题馆+5大分会场+全域文旅商体展联动”的活动格局，在4月7日至5月5日期间紧扣南京西路“千亿商圈”主路，打造“愚园路”后街，围绕丰盛里·静安寺广场及上海久光百货主会场，辐射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永源路、上海静安大悦城、上海苏河湾万象天地、上海久光中心和大宁音乐广场，联手区域内核心商圈、品牌商户、咖啡门店、酒店、艺术机构、旅行社等文旅资源主体，通过线上线下全类型优惠项目荟萃，以咖啡文化激发城区消费新生态。本届咖啡文化节消费方式创新融合覆盖全城南中北区域，联动全区核心商圈品牌商户、咖啡门店、酒店、艺术馆等区内文旅商体展资源，推出优惠活动及全品类优惠项目，打造全域咖啡盛事；更与静安玺樾联手打造咖啡快闪店，打造咖啡专属优惠；并推荐咖啡主题city walk，助力全品类优惠促销，创新消费促进机制，赋能咖啡文化助力打造消费新场景。利用新兴互联网平台工具，探索兴趣社交新可能。

咖啡店：人生小剧场

严柳晴 / 文 董春洁 / 摄影

人生的转折，不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够了。

剧场里的两个主人公，坐下喝咖啡，勺子碰壁的叮当声。谈话在小心试探中开始，像蹚过一条不知深浅的河水。故事走出了支线，穿休闲西装的人们，把咖啡店当作公司以外的“第二办公室”，八卦和野心交替上演，结果出现办公室水门事件，

店和店比邻，隔墙有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咖啡是上海中产生活的象征。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里，小姑子吐槽抠搜的哥嫂，“那两个喝红茶咖啡的人，连生活费都交不出来。”

早些年上海人喜欢做白领，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上班，上班间隙，落地玻璃窗里喝咖啡，就是相当理想的生活了。南京西路的小白领，白天买咖啡，夜里看电影。有时候在店里吃晚餐，咖啡店窗外是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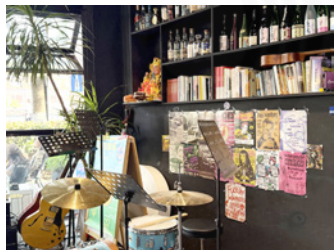
凯司令的大玻璃窗，雷雨后吹过一阵清爽的风。在电视剧里，小情侣吵架在咖啡店聊分手，一言不合，一杯咖啡泼过去。路过的阿姨看到了，哦哟，一口气就泼掉三十块，不会省点钞票，点一杯开水或者豆浆吗？

我在南京西路遇到一位老同学，她实现了上海人的职业理想的第一步，在南京西路的中信泰富当小白领，我们的工作单位隔了一条马路，经常在一家街角咖啡店碰见。她的公司里都叫英文名字，一家公司，大约有三十六个杰克，二十五个杰克森，二十个莉莉，十几个凯西，她的英文名字叫凯西，工牌上的名字是凯西17。年轻人的职业想象就像一个广告片：一个标准的办公室小姐，在写字楼里上班，高跟皮鞋一路敲地板。早上一

手拎西装外套，一手是杯咖啡。大多数人的职业梦是相似的，上班的地方在类似南京西路的商务楼里，三年一跳，在这层层的楼宇里平步青云。

在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后门，咖啡店开在一排小房子里。在店里一坐下，凯西开播白领的职场剧：难弄的HR叫辛西亚，平时鼻孔向上，看到老板就像只金毛犬。在小白领的外资公司里，有上千号人，还在不停地招聘，面试现场如同海选妃子，街上显眼的大屏幕上有招聘广告“就等你来”！经过好几轮面试层层遴选，入职的员工觉得荣幸备至。入职后，公司给员工拍职业照，凯西穿衬衫西装，摄影师要求双手一插，坐在落地玻璃窗的咖啡座前。

我在南京西路附近的报社里做记者，一天采访完，秋冬天的傍晚时分赶回，已



是夜幕四合。晚上找一家咖啡店坐下工作，写稿之外，在网上找故事。有天看到一个新题材，发帖者说自己是一位大副，航行过马里奥海沟，在荒岛上漂流，养了一只猫，后来被救生船搭救上岸。我约这位“大副”到中信泰富里的咖啡馆相见，满心期待这是一个类似海贼王的故事。结果，眼前的这位大副是个中年胖子。他告诉我，他只是小白领，上班摸鱼写作，网上写的东西都是虚构的。平日里上班太无聊，幻想生活有一个全然不同的平行世界。

胖子说得有道理。在南京西路的那头，我的老同学就是我的平行世界。

小白领的职场，是从咖啡社交开始的。小白领的老板，携一行随从到南京西路恒隆广场谈生意。他的老板对手下讲，凯西，记牢，对方公司的王总，是喝拿铁的，美式，李小姐，千万不能搞错。

小白领的头有点昏，左手一杯美式，右手一杯澳白，偏偏王总从右手边走过来，咖啡差点洒出来。

小白领的世界里流行一本书，叫作《杜拉拉升职记》。凯西 17 的职场剧，一直卡在同一幕：一位升不了职的杜拉拉。我和凯西 17，每周五晚上约一次咖啡，她的故事里鸡毛横飞：给老板熬鸡汤的马屁精乔治，和办公室里的鼻孔会冒烟的辛西亚。酒店里接待过总部来的外喝咖啡，发现只能讲中英文夹生饭。老板面色

难看，要求销售部门再招聘时，全部换成留学生，让凯西瑟瑟发抖。

那时节，是互联网投资热潮，所谓“猪也能飞上天”的时候。咖啡店里每天都是“梦想在敲门”：这边谈升职加薪，那边谈猎头挖人，邻座谈商业项目，数字都是八位数起步。邻座的男人挺括的英伦风背心，打扮得像老上海的“小开”，大聊商业模式、融资、赛、选手。有猎头在咖啡店里候选人，开出条条框框：体面一点的外资企业门面岗位，“海龟”是必要的招聘条件。凯西摆下咖啡杯说，以后星期五，不瞎聊天了，她准备到另一家咖啡店去，那边有英文角，她想找外国人练英语。



凯西 17 没有在英文角里碰到什么英文教练，却遇到一位男友，喝完咖啡，逛马路。咖啡空间从职场延伸到了街头。男友谈得不了了之，陪伴的角色仍然换成了我。后来才知道，荡马路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City walk。

不管是逛马路，还是 City walk，它都潜藏了一种“随遇而安”：人生的剧场是可以移动的，咖啡店之间，就能串起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从静安寺走到常德路，张爱玲公寓下的千彩书坊咖啡店，再步行到小白领云集的中信泰富、恒隆广场、南阳路的小径上常有小店，然后走到南京西路凯司令蛋糕店一楼，初春的微寒里，喝一杯热咖啡避雨。在夏天的暴雨天后，看到远方的闪电劈开天空，半晌雨停了，栀子花老太太的篮子里有清香，大落地窗里满屏的梧桐叶子。

有时 City walk 的路线是从吴江路路口出发，再往东，到青海路的上海电视台串门，青海路上的小咖啡店坐坐，在店里被同行拦住做街头采访。外文频道的记者，话筒提到面前：你觉得手机支付会改变人的生活吗？那是 2014 年，移动支付时代拉开序幕。街上的流浪歌手在吉他盒子上贴出了二维码。社交媒体的涌入，改变了人们的职业和生活。

咖啡店剧场里，人生故事的走向发生了改变，我在静安的咖啡店约过许多采



访，看到生命的故事如洪流。许多年过去了，还会记得在哪个座位上的是谁，这个人的气息是什么。

我在张园对面的咖啡店见过一位法国朋友，见面就掏出一台笔记本电脑说：“这是中国的皮影戏，你看过吗？”他把中国的 IP 做成光影展，并推荐到世界各地的展馆里。当凯西 17 在做一个外资小白领的时候，法国朋友在家乡的小镇里知道了中国。他悉数中国文化如何让他痴迷，从小就热爱中国，瑰丽的中国文化沉醉。当他成年后，负笈千里奔赴而来，在中国求学创业。他在言语里，是被机遇垂青的春风得意：“这么美妙的文化，要走遍世界。”

在张园附近的咖啡店里，我还曾经和一位演员朋友在这里见面。她曾经是一位投资公司的白领，上班卷出天际。有一日，她忽然发现，这份工作竟然是毫无意义的。她开始构思她的作品。当她开始创作，和生活的一切碰撞都能被写进故事里，这样的经历让她兴奋。

她被人说强势，并且友善地提醒，“人们不喜欢强势的女人。”我说，也许有可能，上海人喜欢优雅，喜欢慢悠悠地喝完一杯咖啡的女人。她起身了，她说，我要把这一段变成脱口秀的故事。在喝完一杯咖啡从陕西北路夜归的路上，这位强势的小姐在夜马路上加快了脚步，挤出时间处理文稿，她还飞速地下了一个决心：把早

上的时间留出来工作，那样每天多获得一个上午。一个月后，我在综艺节目上看到她，她不服输的样子被人喜欢。她是人生舞台上自律果敢的女王。原来，上海的叙事里，不只是啜饮咖啡的闲暇小女人，要强女性的故事也很好看。

剧场里并不只是高光时刻，它又是日常，在最近的十年里，小白领跳了几次槽，慢慢做到了高管。她早就穿上了高跟鞋，提一个曾经买不起的爱马仕，又好像从未变成这样的人。时光进了深山里的隧道，留下空而无当的回声。曾经杜拉拉的梦想不重要了。凯西说，她想开一家咖啡店。

凯西一家都喜欢上海牌咖啡，家里



爷爷在世的时候，自己提保温杯到街上的店里打咖啡。她的梦变了，她渴望的咖啡店空间，一个人，一只猫，不谈商业模式。店可以开在小马路上、居民区楼下，让爷爷一样的老伯伯、小阿姨们过来晒晒太阳。我们找到陕西北路康宝蓝咖啡店，店面一扇小窗，像小时候的烟纸店，广告招牌悬挂在窗口，交流和取货，都在一个长方形的窗口来往，咖啡递出，如同密室里探出的一份礼物。康宝蓝咖啡，底层咖啡是苦的，上面覆盖一层奶油，像一座小型的火山，那一杯捧在手里，顿觉人生小满。

静安的一些咖啡店，本身就是角色云集的剧场。在静安苏州河畔有家明星店，名字却平常，名叫“A.C 日咖夜酒”。这是一家“无声”的店，从咖啡师、调酒师到店员，全部由听障人士担任，顾客用手写板、手机打字、手语翻译等方式和店主交流。店主也是一位听障人士，姓杨，大家喊她杨姐。大约 20 年前，她是春晚节目《千手观音》的主演，在店里面贴着千手观音的照片，好像昨天还在光鲜的舞台上，今天就穿越到现实世界里，还能随时找得到她们。

听障人士的世界，并不是无声的。他们半夜呼朋引伴一同看球，做演出、学洗车，学咖啡制作。杨姐和她的合伙人，平时还兼着做法律顾问，“要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挺身而出啊”。小店还有一个“云上

社区”，是一个微信群，约四百多人，包括听障人士群体、游客、媒体记者。自媒体的大 V 们不仅在线上关心店里动态，还会在门口等着故事。听障人士的世界很小，一个熟人小圈子，在这个咖啡店都能找到。你可能想不到，听障人士中人才辈出，舞蹈演员、纪录片导演、手语翻译员，还有第一批出租车司机、咖啡师……杨姐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店里看看：比我们辛苦的人真多，可他们还在努力生活。

石门二路的极客空间里，有一家夫妻开的咖啡店，先生叫老李，妻子名七月，40 多岁创业，曾经是公司的白领。他们新手上路做咖啡，对此中门道一无所知，一位开咖啡店的前辈大哥，带着大饼油条晃到他们店里，告诉他们营商的细节：什么杯盖不漏水，什么豆子好卖，带他们新手上路。都说做生意像搓麻将，盯住上家、看紧下家、防着对家。老李此时才知道，强者都是善于分享的。在他们的咖啡杯上，吊上一张挂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他们头一家店“七月的咖啡”生存下来，现在已经开出了第三家店。当从外卖单里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循着卡片找到店里来，看普通人怎么开垦出自己的一方天地。

眼下的咖啡店里，很难见到找风口、找投资的大时代了，咖啡店藏着一年四季、白天夜里、街头巷尾里小乐子。汶水路地铁站附近的咖啡店 Nana，是一家菜场里

面的咖啡店，店面烟纸店大小，周身漆成了油绿色。对这种油绿色凯西很熟悉，正是小时候居住工人新村家里、铁窗和阳台的颜色，店里还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此时此地的凯西们，不像前些年一样醉心于在赛道上争分夺秒，而会享受小日子，准备好一天的小菜，喝一杯咖啡放松自己，他们在城市的纹路里，融进柴米油盐。

在和凯西 17 找店面的路上，我们在常德路昌平路路口，找到一家咖啡店，名叫“过好小日子”，这店名，就是凯西想说的话。咖啡店是鹅黄暖色调，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数字游民推门而入，咖啡店是他的办公室；午后两位小姐妹结伴而入，挑落地窗边的座位，盘腿而坐。店铺在街道的转角，落地玻璃窗上有贴花。多年

前凯西入职外资公司时，在落地窗边俯瞰车水马龙的大景象，咖啡店的落地窗外，是一个个小日子，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初夏慢悠悠的荡马路老夫妻，一条路上的街景尽收眼底，那里不是大笔资本下的宏大叙事，却有种凝聚起来的生活气象。

咖啡店展开的人生，可以是蓝图，可以是小生活。店外的布景，也许风和日丽，也许在风里雨里，加班赶工的间隙里，咖啡杯见底时，窗外的路灯亮了，人们起身离开，把未说完的故事留在桌上。今天的剧场谢幕了，等明天，这里又会有新的角色登场——悲欢离合中的情侣、聚聚散散的生意合伙人、失意或是得意的作家，又在续写下一幕。

—— J_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家的梦。”

——《静·安》杂志访谈作家蔡骏



《静·安》：从你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你对前辈悬疑大师的熟悉，像斯蒂芬·金、东野奎吾等等，对悬疑电影如数家珍，像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闪灵》《牙买加旅馆》，及德库拉伯爵的吸血鬼故事。你在你的长篇小说《地狱的第十九层》里，通过警官叶萧被某人实施了浅催眠和中度催眠后，感觉：“这有点类似于未来电子游戏中的虚拟体验，通过在大脑上插上电极，让电脑直接与人脑交流，使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好像真的到了某一

个幻境之中。其实不过是电脑给你的综合刺激，使你产生虚拟的幻觉。”——你被称为中国悬疑小说教父，你的作品有着悬疑写作的先锋性。那时，AI 的出现与热议还未像今天那么热闹，而你 20 年前的创作，已经很接近科技巅峰时代了。《地狱的第十九层》非常精妙地写了一个既懂心理学，又精通计算机编程与游戏开发的罪恶天才如何布局人间、制造悲剧。这是古典传统的推理小说走到现代推理的必然，还是你一向的写作构思有意识地吸取当时

最前沿的科技手段？

蔡骏：现实主义的“现实”二字，既是文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下，也是更实际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当下，自然无法回避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技术手段。当然《地狱的第十九层》创作中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要借用手机和短信等等元素，给读者们创造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但如何运用这些元素，其实最好是跟作品的主题精神有关系，而不仅仅只是当作一个功能道具——比如 AI 题材，那就必须涉及人与宇宙的哲学关系，深入每个人内心的幽微之处，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静·安》：人文主义，作家的悲悯情怀，就像你在评论电影《闪灵》中写到的：“酒店迷宫般的结构象征人性的迷失。”“整个故事看似是幽灵附体，酒店里成年的冤魂作祟。其实却是一个中年男子，如何被生活环境压迫到发狂的过程。”这样，恐怖不仅仅是恐怖，还有极端手法所体现的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具有严肃作家的文学品质，这是你的推理小说影响深远，许多人喜欢你、追踪你的理由。小说被冠以“悬疑”标志，一开始是你并不乐意的？为了写《鲁先生传》，你看了好几十遍鲁迅书信集与鲁迅日记。文学像血液一样浸润于你的思想。你最喜欢的中外作家有哪些？

他们给你的写作以怎样的影响？

蔡骏：那是 2023 年，一个人间四月天（公历而非农历），我在成都刚做完一场签售，大约下午五点，我在听一位前辈的讲座，但实在人困马乏，昏昏欲睡之际，突然想起中学时代的课堂，午后第一节课，强忍着不能睡着的痛苦。如果有一位口音独特腔调乏味的老师，自然会成为中学生们的催眠大师。我的人生记忆之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但我并不觉得他不称职，只是他已被时代远远抛弃令人怜悯。当时我在为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而重读鲁迅，一个月前我还在上海虹口的 1925 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内山书店原址）签售过两本新书——就在那个极度疲惫的瞬间，我想到了《曹家渡童话》第六篇的创意，如同一杯浓茶灌入脑海，睡意烟消云散，我这才发现前辈的讲座相当精彩，令我重新振作精神一直听到最后。回到上海，我读完了鲁迅的日记与书信，重温少年时读过的《呐喊》《彷徨》与《野草》。“五一”期间，我特地去了一趟虹口四川北路，第一次进入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站在二楼房间内凝视鲁迅写作的书案，远远看到那三支绍兴“金不换”毛笔。几日后，我便完成了《鲁先生传》初稿，并在盛夏发表于《北京文学》。

《静·安》：“沪西曹家渡舞台上六则奇诡成人童话”——《曹家渡童话》是202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你的最新小说。这是一部元气饱满又光芒四射的小说集。延续了你擅长的悬疑、奇幻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还融入了写实的细节描写，展现了虚实交织的艺术魅力。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你文学创作的重要转型。通过这部作品实现了从类型文学向纯文学的跨越。但应该这样看：这不是所谓的你的有意转型，而是写到苏州河，写到你的童年、少年，写到上海，你的情感与语言很自然地更加具有热度与“心灵化”了。你一贯汪洋恣肆、丰富冷隽的语言，加上特有的上海方言，读来亲切，意境深邃。内敛的冷调叙事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性。这次写作是一气呵成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小说中的“我”，是你，又非你？外公外婆有着基本的原型，但可以有不一样的变奏。父母也是如此。有一篇写到“父亲与母亲离婚，父亲去北京生活”。你是否有意不要写成一个家庭模板贯穿全书？

蔡骏：《曹家渡童话》六篇小说，构成一个小小的曹家渡宇宙，但又远不至于曹家渡的百科全书，仅仅存在于1988年到1992年之间，一幅幅早就不见了写生对象的风景画，一半来自个人岁月的流逝和内心的回望，一半来自时代剧变和面目

全非的故乡。正如郁达夫先生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至今，仍有许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彼处，沉默地度过这一时代的每个春秋，它可以叫曹家渡，也可以叫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名。曹家渡是我的童话，也是庶民的史诗。

《曹家渡童话》里的主人公，唯独《饥饿冰箱》那一篇不是我，只是借用了我居住过的那幢楼，甚至那幢楼也并不重要，而是上海经历过的两个特殊时期。

《静·安》：2005年，你的长篇小说《地狱的第十九层》与《荒村公寓》差不多同时售出电影改编权，《地狱的第十九层》于2007年公映，余文乐与张雨绮主演的《荒村公寓》是2010年在全国上映。比起原著《荒村公寓》来，电影的线索简单化了，欧阳小枝的形象变得单薄而工具化，关于胭脂的传闻也比原著平淡许多，没有了那种炫目的“罗生门”式叙事的辐射与神秘。而且，其中的人物：女大学生春雨，在电影中最终死去，但小说中，她在精神病院呆了半年之后，成功地变为正常人，并成为你下一部长篇《地狱的第十九层》里的女主角。小说被改编为影视，既是原著受到导演们亲睐的成功，同时又留下不少遗憾？你的小说读者都有些什么样的反馈？你自己做了自己作品的导演以后，有了什

么样的体会？

蔡骏：电影《X 的故事》让我从作家变成导演，我非常珍视在五十天的拍摄期间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当我发现杀青以后我还是我自己，而没有变成从前我所憎恶的模样，这是我最为之欣慰的一件事。首先，你必须是一个好的编剧，然后才可能变成一个合格的导演。你已经为这部剧本在心中想象出了全部的画面和声音，你才有信心踏出成为导演的那一步。虽然说起来如同茶杯里的水倒进酒杯那么容易，实际上相当于清水浇进了油锅，从此开始了无尽的煎熬。作家可以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用键盘解决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所有问题，导演则必须坐在所有人面前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他们可能是你最亲爱的朋友，可能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也可能是你最厌恶的人。所以，写小说是在完成一幅精细的画作，导演拍电影则是要带领几百人的施工队修建一座摩天大楼，而在你埋下奠基石的那一刻，你并不知道这幢楼究竟会屹立千年还是在结构封顶前就倒塌了。某种程度而言，拍一部电影就像建造一座通天塔。

《静·安》：《最漫长的那一夜》之《北京一夜》获得第 16 届《小说月报》奖；入选 2014 年度最佳短篇小说、2014 年中

国小说排行榜。你有一系列的中篇名篇。在中篇与长篇小说之中，你更钟情哪一种创作？有些长篇是你收到好的反馈，由中篇再续写长篇的？

蔡骏：一个作家要跨越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绝非易事，而要跨越中短篇的闭环结构和长篇的线性甚至宏大叙事的结构更为艰难，很多人永远无法跨越这道鸿沟。而我希望自己尽一切所能去跨越、去挑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

《静·安》：自 20 多年前出道以来，你的作品获得过无数的文学奖项。它们会是某种激励吗？颁奖台上，你是否会买一件新的衣服穿？

蔡骏：这个就不回答了吧。

《静·安》：你的作品有不少是在《萌芽》杂志上刊登的，你不时提到傅星老师、赵长天老师对你的帮助，在创作年谱的每一栏中，基本都提到你要感谢哪一位，出版社的伯乐，或者改编你作品的影视界人士。读来感动……在你的创作前期，傅星老师对书中有切磋与需要改进之处，你是持怎样的态度？现在，你对 90 后、00 后的文学后辈们，是否也会有无私的帮助？《悬疑世界》，你主办的杂志，作者主要是

年轻人？对于像你这样想象力无比丰富的作家，结交朋友、倾听故事是否也是需要的？

蔡骏：傅星老师当然给过我非常大的帮助，至今依然感激不尽。还有赵长天老师、陈村老师、金宇澄老师都在很早以前就帮助过我，永远心怀感恩。

但说到作家之间的交往，我以为，保持物理上的孤独是作家的本能。写作者大多是天然分裂的，肉体和精神的分裂，欲望和道德的分裂，荷尔蒙与哲学的分裂。极致的孤独之余，才能和世界产生无穷绵密的连接——既是外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自己内部最细密的幽暗之处。世上当然也有热衷于沙龙的作家，从19世纪的巴黎客厅，到20世纪流亡欧洲的拉美大师们，他们彼此碰撞炽热的激情，交换梦境或者唾液，也能滋生出旷世杰作。但小说家之间的交换，永远及不上小说家与世界本身的交换，更及不上小说家与自己的交换。

《静·安》：你书的每一个章节都在3至5页，不长。是否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节奏，还是故事的节奏它会自动找上你？作为有无数粉丝的作家，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结局会有争议。他们的参与有时是否会过分？会干扰到你的创作思维吗？

蔡骏：这个也不回答了吧。

《静·安》：你说过：“我觉得小说就是梦，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家的梦。”而要在纸面上完美表达梦，需要掌握许多领域的知识。它们在你是一种辛苦吗？你掌握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看书，还是还有别的途径。比如旅行？当灵感不断包围你侵袭你时，有时是否会感到累，但又吸引着？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蔡骏：世上千万种语言，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盾牌，或一片汪洋大海，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于小说家而言，所有的表达亦都不如虚构的文字，包括人物、故事，以及小说中的语言——这是我们往来于无数孤岛之间的木筏和风帆，足以抵达地球的尽头。正如你一生都无缘见着维克多·雨果本尊，但只要读过《悲惨世界》，你对他便是“见字如晤”。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只要有了小说的语言文字，最遥远的时空也能被压缩，同频共振。读《我的名字叫红》，你仿佛和奥尔罕·帕慕克共享一幅鲜艳的细密画；哪怕读某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只要那文字足够生动明艳，故事和人物血肉丰满，你便成为了他（她）的一部分，遥远地共享双眼、耳朵，乃至舌头和鼻子，哪怕对方一无所知。

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完了，还是悬疑类型，应该在年底出版。

《静·安》：你小说的元素多有古墓、古井、古宅、荒村。城市的地铁、地下室、电梯黑白两世界与多重空间。在《曹家渡童话》之前，你的作品已经多有上海元素。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不微笑的蒙娜丽莎》，有一篇是《苏州河》，“迷宫般的城市，意味着无限可能性”。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你的长篇小说《春夜》，两位少年主人公是春申厂工人子弟。故事跨越上海百年历史。爱与欲的秘密从上海跨越至巴黎。你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模糊。”——这是一部充满叙事光芒的长篇小说。上海方言的适度运用，使小说在紧密的情节中有幽默气息。上海，是否是写不尽的？随着城市的发展，你的选材与命题也会随之变化？如果你那杰出的想象力不用于悬疑与推理之上，会用到哪里？“悬疑教父”是否既是荣耀又是束缚？你提到斯蒂芬·金的精神领域是需要慢慢品味的。而《简爱》与《呼啸山庄》，称得上是悬疑小说的鼻祖。这些是非常有洞见的。

蔡骏：2000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

上写作，那年在榕树下网站写过一篇题为《苏州河》的短篇小说——来自我的一个梦，我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房子，就是外滩背后的江西大楼，近在咫尺的苏州河突然涨潮，河水漫过堤坝，迅速淹没我的房间。我坐在一个陶瓷浴缸中，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马路上，直到四川路桥下，方才渡过这场劫难……

如今我也常常回到曹家渡，但沪西电影院和三角形街心岛已永远消失，辐射状的五角星道路变成平庸的十字街头。除了四个街角高耸的写字楼和商场，便是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尖顶上竖着十字架，外墙镶嵌《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仿佛跟徐家汇的大教堂同样古老辉煌——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座教堂并不存在（据说在后边的长宁支路的弄堂深处，曾经隐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而我当时从未见过），直到2010年以后才凭空建造在拆迁后的空地上。至于曹家渡唯一幸存下来的建筑物，竟是我在1987年到1991年居住过的那幢六层楼房——仿佛劫后余生的考古遗址，隐藏着我晒过太阳的幽深天井，依然屹立在苏州河畔。

《静·安》：将悬疑、社会、爱情写到极致，通常是你的写作目标。你的小说中一直有穿越生死的爱、惊天动地的爱。爱是永恒的主题。“爱，让人自由。”这是

否也是年轻人喜欢你的原因？

蔡骏：这个也不回答了吧。

《静·安》：你19岁在上海邮政上班，从2002年一直到2007年。巧得很，孙甘露年轻时也从事邮电工作。也许电报本身，有着一一种飘逸的带文字飞翔的意味，所以，你们不约而同都走上文学写作之路？还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你对文学与写作的喜爱，有宿命般的渊源。你喜欢汉语之美，发誓要写出美的汉语。不断创新，是否这是对写作行业的挑战？你提到自己可以有两三种语言的表达，是根据题材主动设定写作风格吗？长篇小说《镇墓兽》第二卷的最后，标识2017年11月9日的完稿，竟是第十二稿。语言本身的美学是否是孜孜以求的？

蔡骏：借用《曹家渡童话》中的一篇《断指》里的一段情节，当“我”变成一截手指头以后，开始了《聊斋》故事《促织》式的奇幻之旅——

“这是一个马达声炽热的夜晚。我在尼罗河似的黑夜顺流而下。两岸工厂剪影像风蚀崩塌的金字塔。左手无名指是一桩谋杀案的证据，试图数出天上每一颗星星。我认出了武宁路桥的路灯，我爸爸工厂背后的消防高塔，西藏路桥的大煤气包，浙

江路的钢铁桥，从前外婆家的老闸桥。苏州河边排队停了几十艘过夜的机帆船，放落高高的桅杆船帆，仿佛一具具人体残肢漂浮。”

最后一句的“人体残肢”既是“我”所化身的“一截手指头”，也是另一种“悬疑”性的叙事语言，带有与生俱来丧失肢体的恐惧。这一次苏州河上的漂流之旅，最终进入黄浦江，穿过泥沙俱下的吴淞口，来到浩瀚的黑夜大海。世上千万种语言，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盾牌，或一片汪洋，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断指》在这里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真实来自小木匠父子真有其人，虚构来自那一截手指头，以及夹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手指头地狱”。但于小说家而言，人类的一切表达都不如虚构的文字，包括人物、故事，以及小说中的语言——这是我们往来于无数孤岛之间的木筏和风帆，足以抵达地球的尽头。

《静·安》：纵观你的创作，总是：时代特征鲜明，对人性有精准解读，死亡与爱都写得很美。就像你同情杰克·尼科尔森在《闪灵》中所扮的穷途末路的作家，电影也是对社会有所批判。松本清张、东野奎吾的作品，包括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在人性的深度揭示中，也有对现实中黑暗一面的犀利嘲讽与批判。或

者，如同俄国作家布尔加乔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随爱坠落”，那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你有没有觉得，青春时代的要求与中年时代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深刻是你的目标吗？

蔡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贝戈特死亡前所见的维米尔画中那一小抹黄色的墙面——“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以《曹家渡童话》为例，曾经生活

在曹家渡的每个人，曾经存在于曹家渡又早已灰飞烟灭的一砖一瓦，都是维米尔笔下的那一抹颜色。至于小说这门艺术，会不会成为美术馆里的一小块黄色墙面？还是陪伴普罗大众谋杀各自漫长而无聊的生命的一剂麻醉药呢？我没有答案，但我深信这世上依然存在伟大的小说，只是尚未被我们看到，依然锁在某个秘密的抽屉或硬盘里，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和梦境之中，等待某个时刻被炼金术士提炼而出。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

—— J_A ——

蔡骏：作家、编剧、导演。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已出版《春夜》《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最漫长的那一夜》《天机》等三十余部小说，累计发行1400万册。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山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曾获茅盾新人奖、凤凰文学奖、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茅台杯《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作品翻译为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十余个语种。数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电影导演作品《X的故事》。

（本栏责编：杨晓晖）

杯中见山海

韩柠柠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点着香薰蜡烛工作，如豆火苗轻轻跳动，原本盯着电脑的视线被拉了过去——杯壁内侧蜡烛的轮廓被照亮，仿若起伏的山峦。

一个冬日的午后，在工作的间隙无意中抬头，看到下午两点的姑苏暖阳穿过水杯在桌上留下几条小小的彩虹，而桌面的木头纹理隔着玻璃映在水中，竟然像极了波光粼粼的海面。

一个繁忙的工作日，我和朋友见缝插针在书店喝茶，头顶的射灯经由茶杯玻璃的折射在桌上投下一圈星光，端起杯子时，星星又跳上了我的手指。

杯中见山海，指尖有繁星，我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源源不断的光。

“一粒沙里看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我终于在三十多岁的年纪读懂了十几岁时就能倒背如流的小诗。

我对美和细微之物的敏感也许是天生的，但“完美只存在于瞬间，永恒既可宏大亦能渺小”的领悟却是在日复一日的

生活中慢慢习得的。

中年人的生活往往都是慌乱忙碌、左支右绌的。谈完工作顺路拐进园林避开游客，与秋光相处半个小时，已是难得的余裕。

蹲在留园的假山上捡红叶看绿苔，料峭的冷风被石头阻挡，那个安静的小角落，那个无人打扰的时刻，仿佛是杂乱世界里的真空胶囊，自成一方平静的天地。

去报恩寺塔探绿萼白梅时天气并不好，落花人独立，我站了许久终于等得阳光从两团云的间隙挤进来，眼前所见的花木光影，宛如一幅莫奈的作品。不远处的报恩寺塔恢弘巍峨，堪称气势磅礴的繁华图，身边的小石桥几乎被藤蔓覆满，与清风鸟鸣绿竹红梅相伴，可谓恬淡闲适的小品。

走进畅园时同样是阴天，但天气预报允诺的一个小时阳光如期而至，照得案上那枝素心腊梅的花瓣格外剔透。花香伴着茶香，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竹帘内的半亭不过巴掌大一块地，却犹如与世隔绝的湖心亭，周遭只剩眼前的茶和窗外的

水——哪怕百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现代街市。

我喜欢的电视剧角色说：It's alright that the world is crazy, as long as I make my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 sane.（只要我能让自己的小天地安宁无虞，大世界再疯狂也无妨。）

我的小天地里不仅有假山上的青苔，石桥下的落花，竹帘里的茶香，还有酷暑天的荷花茶，小狗发光的尾巴，太湖水面的落日，和《诗经》里走出来的参差荇菜。

40度的高温天里，我在兰花窖制的冷泡绿茶里加入薄荷和莲瓣，用莲茎做的吸管轻啜，唇齿留香，满口清凉。仅一杯茶，就足以让我的小房间变成冷香阁。

有段时间各地的毒狗事件层出不穷，为了保证小狗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在这样的形势里依然能无忧无虑地自由奔跑，我会挤出时间开车半小时带它去无人的山间或太湖边。阳光晴好、空气清冷，水杉的羽状复叶在枝头闪着光，小狗站在太湖的夕阳里，轻轻晃着尾巴，不知人间忧欢，同样轻轻摇晃的，还有水中的芦苇。安静地看完一场日落，是现代失传已久的能力吧。

从秋到冬，我和小狗就这么在太湖边的石头上一同度过了很多个傍晚，水面起伏伏，野鸭浮浮沉沉，黄色的花朵脆弱又坚韧，在一圈圈涟漪中迎风而立，这便

是《诗经》开篇《国风·周南·关雎》里的“参差荇菜”了。

有天傍晚雨愈下愈大，我和小狗却都不愿回到吵闹的市中心，于是坐进被绿树环绕的车里，我看书、学西班牙语，它趴在座位上睡觉，湿漉漉的鼻头发出轻微的呼吸声，毛茸茸的肚子一起一伏，和着有同样节奏的雨声。路灯暖黄色的光透过天窗和雨滴一起落下，那一刻，世界缩小到只有被照亮的我俩。

人类和时代似乎都偏爱宏大叙事和整齐划一，但这些真实具体、微不足道、旁逸斜出的体验恰是予我滋养和力量的关键，它们是混乱中的抽离，忙碌里的空隙，仓促间的呼吸，让我在巨大的荒诞和强大的系统面前保持笃定，保全自己的主体性。

外面那个大得无边无际的世界以一种让人心慌的速度变化着，算法对生活的主宰，电子产品对人的异化，技术对社会秩序的重塑，都把人卷入了无尽的焦虑，我们似乎进入了24小时运转的状态，慢不下来，更停不下来。

如果这就是时代的进步，那我宁愿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

在一味追求“更大、更快、更多”、效率至上的环境里，我们牺牲了太多“无用”的乐趣，而这，恰恰是我最为珍视的。

当我凝视路灯联手鸡爪槭在墙上投下的山水画时，当我拿荷叶作碗给小狗喝

水时，当我和小狗一起皱着鼻子收集空气中的稻香、桂香、梅香时，当我趴在地上欣赏附地菜那仅有2毫米大却精巧不已的蓝色花朵时，当我坐在古镇的石阶上看老奶奶拿苘麻果实给清明粿点花时，我和实体的世界发生着具体的连接，我在脚踏实地“活着”，我不再是“某某总监”，而是无用美学观察家、自然香气玩味师、植物生命轨迹记录员、老旧社区价值挖掘者。看似光鲜的职业只定义了我在社会机器里的工具属性，后面这些“荒唐”的身份，才是我认真、用心对待生活的证据。

这些无法通过网络“共享”、不能依靠算法“生成”的琐碎事物和微小时刻，是独属于我自己的、谁都拿不走的鲜活体验。它们让我得以分辨何谓心之所向的真实需求，什么又是被消费主义和虚荣攀比强加的伪需求。生活里真正值得我们伸长脖子去看的，不是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明明唾手可得却总被视而不见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

有人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

—— J.A ——

马勒别墅前的少年

陈 思

延安中路上有一家南昌瓦罐汤。每天早上，店门口卖山东煎饼，一群白领边刷手机边排队。煎饼很难吃，饼薄得像纸，原料价几分钱的脆饼，生菜打焉儿，火腿肠咬一口都是碎面粉。老板娘的胖和饼的薄形成鲜明对比，她喜欢穿花衣服，夏天花衬衫，冬天花棉袄，共同点是都像家居服。再往前走几步，是马勒别墅。有一个矮墩墩的少年常年对着别墅门口的一棵树练习后踢腿。从树前到树后，再从树后到树前。少年寒冬腊月也只穿一件单衣。我总觉得他们是母子。

可是我没有什么依据。我唯一的依据是他们的体型和表情。又胖又花的老板娘一直站在台阶上，安详地做饼，她的眼神从不离开黑色锅面。她指着墙上贴歪了的二维码，说个价钱，皴裂的手给顾客递上饼。“微信到账”的提示音响起，一张饼的交流到此结束。踢腿少年也不说话，他的眼里只有那棵树。与老板娘相比，他看上去有点痛苦。眉毛打了结，好像从未分开过。大概因为这不是一个赚钱的活计。

路过时，我能听见踢腿的每一声闷响。他把全身的力量贯穿脚底，砸在那棵树上。我想，少年一天踢多少回合，老板娘一天卖多少张饼。少年踢多少次，老板娘可以做完一张饼。

他们守在自己的方寸之地。有些人看上去很近，但却拥有结界，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保护圈。悟空说：“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对于他们来说，他人即妖怪。如果稍稍留意下，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你没有发现，大概你正在自己的圈内。现代社会，人们大多利用耳机、手机等电子设备画一个无限电波的结界，老板娘和少年依靠的是机械的、不断重复的、永不停歇的动作，他们的身体与流水的动作浑然一物。

有时，人会萌生些许恶趣味的想象。我想给老板娘和少年按暂停键。比如，人有三急。老板娘站在台阶上，对顾客说：“等等，我马上回来。”正在排队的顾客会留下来么？当她重新站在那口黑色的锅前，

湿漉漉的手蹭了蹭系在腰间的花围裙，没擦干的水会滴在黏糊糊的面桶里吗？少年似乎简单一点。他踢的那棵树与其他树相比，歪了几分，细了一圈，大概是他挑选过的。他对着那棵被选中的树说：“等等，我去去就来。”

到底他们是不是母子呢？其实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要去问任意一个当事人，老板娘或者少年，答案就有了。但是，怎么问呢？问老板娘：“前面五十米别墅大门外踢腿的是你儿子么？”问少年：“后面五十米台阶上卖煎饼的是你妈么？”我实在问不出口……毫无疑问，他们会看着我，像看一个神经病。可是，我总是在想这件事情。世界上有些事是经不住想的。一开始，疑问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后来它经常在脑海里出现。当我坐在煎饼摊隔壁的便利店吃关东煮，看着透明的玻璃门外来往的行人；当我爬上延安中路的过街天桥，俯瞰那棵歪脖子树；当我早上在延安路高架下的十字路口，和神情疲惫、被迫迎接新的一天的上班族等待漫长的红灯。我都在想。想得多了，又没有答案，疑问就变成了问题，成为一种困扰。

这真的是一件困难的事。靠自己是想不出来的，是时候去排队买煎饼了。微信的收款人是标嫂。我觉得与昵称“标嫂”相匹配的应该是一个极度真实的自拍，和我握在手里的煎饼一样朴素而纯粹。正方

格只放得下一张脸，哦，也许还会出现花棉袄的一角衣领。但是标嫂是令人意外的，她的头像是煎饼摊前方几十米的马勒别墅。照片里没有人物，建筑也拍歪了。看得出那天光线很差，拍照的技术水平配得上“标嫂”。我强烈地想加一个人的微信，以至于停在微信收款的页面不愿返回。

我买了一段时间的煎饼。这要求我每天早上需要提前半小时起床，10分钟等待，10分钟吃饼，外加10分钟的机动时间。我认为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相同的时间长度在不同的时间区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以煎饼来计算，工作日早上半小时的睡眠至少要以一个月的免费煎饼来交换。而我，却孜孜不倦地挤在最高峰的地铁里，在寒风中排着队给标嫂送钱。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变成了标嫂的信徒。

标嫂记住了我。至少，记住了我独特的煎饼组合：生菜、里脊肉、不要脆饼、不要酱。我站在台阶下，她看我一眼，就开始做饼。想一想，这是多么难吃的饼，但是它相当健康。除了那串不知来自什么生物的什么部位的里脊肉，这串里脊肉是我最后的倔强。当我不再需要强调我的要求，我和标嫂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我拎着单薄的煎饼从踢腿少年身边走过，踢树的声声闷响被车辆的声音淹没，但是在我心里，马路上的所有声音都是踢腿少年的背景音。延安中路很宽，洒水车

的射程很远。运气不好，脚步一慢，煎饼湿了，整个人也沾满灰尘和水汽。少年从不躲避。有一次，我匆匆跨进了马勒别墅前的草坪，跑进了安全区域。生日快乐的音乐响起，少年在朦胧的水雾里踢腿、转身、再次踢腿。他似乎有冒雨和对手进行决斗的如虹气势，可在他面前的，只是一棵歪脖子树。

或许他理应发出鼓舞气势的声音，比如“哼哼哈嘿”？练武的少年不都是这样吗？但那样，他似乎就变得庸俗、平常甚至随处可见了。有时，人越安静，越有魅力。如果标嫂多和我说几句话，我还会牺牲半小时的宝贵睡眠去给她送钱么？细想想，标嫂和踢腿少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倒是有问题。不过，他们做着自己的事情，我也在做着自己的事情，求个答案罢了。

我绕过马勒别墅，穿过梧桐街道，来到单位。为了保持空气清新的办公环境，我会拿一本书，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吃煎饼。这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人还未受到工作琐事的打扰，身心轻盈，可以更开放地接受知识。吃完煎饼，获得的信息量又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有一句广告词：“享受一杯咖啡的闲暇时光。”多数时候，咖啡是用来工作的，煎饼才是用来休息的。

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她的闲暇时光是在午夜。宿舍熄灯后，她穿着粉红的珊瑚绒睡衣，泡一保温杯的果珍，打开桌

上的台灯，蹲在椅子上看《陆小凤传奇》。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看完无数的僵尸爆头，掀开遮光帘，屋隅的暖黄色灯光，蹲在椅子上的粉红背影和桌上的武侠小说融为一体。我突然发现，这和踢腿少年竟有些类似了。

标嫂与那口锅，少年与那棵树，粉红同学与陆小凤，那我呢？冬天，攀援在水泥栏杆的枝枝蔓蔓枯萎了，园子里只剩下一片草坪。从阳台上望过去，我是看不见马勒别墅的。我和少年之间隔了一栋很高的居民楼还有一条旧弄堂。巷口氤氲着包子铺的蒸汽，牌坊下修鞋匠的棉袄和工具一样灰蒙蒙的。进了弄堂是还没开门的理发店，再往前走，堆在板车上的各类水果，老板娘坐在车旁的小板凳上嗑瓜子儿。一切历历在目。但是，我的想象终于马勒别墅。我转身打开阳台门，踏着老旧的深棕地板，坐到电脑面前。这时，标嫂收工了吗？少年还在踢腿吗？

马勒别墅在延安中路与陕西南路的交叉口。它现在是饭店，以前是一座城堡，大门外有一片几百平方的草坪。这里是一个著名景点，画家来这儿写生，当然更多的是游客来照相。最佳的摄影位置在四方形草坪的拐点，高架立交桥的楼梯上，可以拍到人、草坪与城堡，完整无缺、构图完美。我第一次看见少年离开那棵歪脖子树，也是因为拍照。

我敬佩那位披着红丝巾的卷发阿姨。毕竟，踢腿少年有一种物我两忘、生人勿近的气场。那天，阿姨推着行李箱在草坪旁边徘徊了很久，她先是各个角度的自拍，毫无疑问，没有带自拍杆的她无法同时放下自己和完整的别墅。她的身边，只有踢腿少年。她拉着行李箱，踩着红色高跟鞋向少年小跑过去。看得出红色是她精心搭配与设计的色系。两人站在树下，阿姨一直在说，少年在听。我离得有些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我惊讶的是，原来踢腿少年除了歪脖子树，还可以离一个人这么近。甚至，他离开那棵树了。

卷发阿姨将行李箱放在树下，把手机塞到少年手里。她拉着少年往前疾走几步，自己站在草坪栏杆的外沿。很快，她进入了被拍摄的专业状态。双腿先丁字再交叉、双手叉腰、单手扶腰、摸头、半侧脸、侧脸，披在身上的红丝巾当然是最好的道具。模特是专业的，但摄影师不是。少年举着手机迈着弓步，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像是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卷发阿姨显然不满意专业的自己受到如此业余的对待。她指着手机屏幕，又指向别墅，少年低头听着阿姨的指导。他拿着手机，眼睛都快掉进屏幕里。这比踢腿树复杂多了。我突然心疼少年。那棵歪脖子树仿佛神坛，他就这么轻易地被拉下来，被一只手机困住，而现在，神坛上放着阿

姨的行李箱。这太荒唐了。我必须解救少年。

我被卷发阿姨抓住了。有些人像太阳，闪闪夺目，照得人睁不开眼。阿姨迅速放弃了少年，转头奔向我，“小姑娘！你能帮我拍张照么？”我当然知道阿姨要的是什么。我必须帮助她，因为我要解救少年。他应该专心致志地踢树。他甚至可以在歪脖子树前放一个可乐罐，做一个有偿的行为艺术家。可是，他不该去为卷发阿姨拍照。当我接过手机，踢腿少年却跟着我和阿姨一起走上天桥的楼梯——那个最佳摄影的机位。

我为阿姨拍了满意的照片。我发现少年对智能手机一无所知，他的热情与好奇像是我刚刚摸到人生第一台电脑。他恳求我给他拍一张照片，以马勒别墅为背景。镜头里，他双手胸前环臂，死死盯住镜头，像是盯着那棵树。拍完照，他看见照片，像是笑了，但眉头依然微蹙。他转身朝我鞠躬，说：“谢谢。”我想，少年明天也许会在踢腿时朝我点点头。至少，我们算认识了。

但是，踢腿少年不见了。一天、两天、三天……我依然每天走在很宽的延安中路上，路过标嫂的煎饼摊，躲着唱生日快乐歌的洒水车，看着马勒别墅前新奇的游客。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踢腿，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依然问不出口。标嫂的生意越做越大，招牌上有了英文，队

伍里开始出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少年消失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买过煎饼。直到有一次，我重新站在煎饼队伍里。我发现标嫂换了微信头像，付款那一刻，我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数额差点多打了一个0。那是我无比熟悉的照片。有别墅、有草坪、有双手胸前环臂的踢腿少年。我当然有很多问题，照片明明在我的手机里，怎么到了标嫂那儿？少年和标嫂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消失了，他去哪了？

我拎着煎饼走过那棵歪脖子树。少年大概踢过它几次，树的弯曲程度没有发生变化。如果你刚好路过，可以看见一个拎着煎饼的女孩绕树转了一周，然后她坐在马勒别墅前的草坪上，对着那棵歪脖子树开始吃煎饼。还好，树和别墅是不会离开的。马勒别墅前方，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游客照相，也许，那个奇怪的吃煎饼女孩会被拍进很多人的照片里。

—— J.A ——

又坐绿皮车

周 建

一个老头颤巍巍地爬向中铺，老伴用力托举他的屁股。老伴说，一二三，用力。老头脚一蹬，以一种狼狈的姿态摔在铺上。老伴长舒一口气。在不到半米高的空间里，老头费劲地舒展手脚。老伴大声对他说，不要下来啦，等到站吧。老头子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老夫妇俩的目的地是贵阳，此时，列车刚过嘉兴。我忍不住想，还有将近三十个小时，大小便怎么办呢？

像这样的老人，车厢里还有十几个。他们都是上海退休职工，报了同一个旅行团，贵州五天六晚。乘坐慢车旅行，价格相对实惠，适合我们这些“时间不值钱”的退休老人。尽管车厢狭小，各种不便，老头子老太太们依旧兴致高昂，时不时爆发出一阵欢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还能跑出来玩，说明身体不错，已是有福之人。

傍晚时，我们的列车从上海南站开出，一路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昆明，全程 35 小时 15 分钟。我和我家老先生都是当过知青的人，相比当年

的硬座甚至无座，能够躺下已经足够幸运，别无它求。老先生去接开水，泡了两碗方便面，我俩就着随身带的黄瓜、白煮蛋吃完。天完全黑了，群山的剪影掠过。

突然听到一声惊呼。原来是一个老太太想坐窗边的弹簧座椅，结果没控制好方向，一屁股摔到地上，疼得起不来。大家慌乱起来。同伴想把老太太搀扶起来，一旁有人提醒，不能扶，万一骨折错位就麻烦了。乘警也闻讯赶来。不一会，列车广播响起，乘客中如果有医生，请来一下现场。旅程刚开始，就出了这样的意外，想必老太太自己也很懊恼吧。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下车就医了。

幸运的是，隔壁车厢还真有个外科医生。现场诊断了一下，初步判断没有骨折。大家松了一口气。老太太在地上坐了一会，感觉没有大碍，于是在同伴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去下铺躺着。此时夜已经深了，车厢熄了灯，大家可以安心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拉开纱帘，窗外山清

水秀，我们已经进入湖南界。车上的乘客慢慢熟络起来，彼此攀谈。我的对面铺位是个家在娄底的中年男人，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生活的艰辛一览无余。男人来上海打工多年，工厂在长兴岛，每月收入七八千，刨去基本生活开支，剩下的都寄回老家。最近是淡季，没啥活干，老板给他放了一个月假。言谈中得知，他家里有个患糖尿病的女儿，正在读高中，每月治疗费用两千多。一家人就等着他寄回的钱生活。男人叹一口气，若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呢。

列车停站，男人背起大包，手里拎着旅行袋，同我们告别。也许，人生的旅途也像这班列车一样，上站下站，川流不息。

一位 80 后的妈妈向我吐露了她的烦恼。她是彝族人，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多年。这次回楚雄，是因为丈夫的精神疾病犯了，不能再照顾上初中的女儿。她

打算回家安置好患病的丈夫，再把女儿接到身边。多年来，她都不舍得请假回家，就是怕扣工钱，耽误丈夫治病和女儿上学。我说，你可真不容易。她摇摇头，苦笑一声，怎么办呢，日子还得活下去。

她的手边放着一本余秀华的诗集，卷了边，封面有点破损了。她读了几页，心事重重的，又扔在一边。我拾起翻看，撞见了这样的句子：

我身体里的火车，
油漆已经斑驳。

它不慌不忙，
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
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

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
所以，
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
和荒谬。

—— J_A ——

仲夏夜，桥边的故事

汤朔梅

我家门前的百尺泾河上，有座木桥。它连起官路，往南去柘林，往西去胡家桥。人们都叫做汤家桥。桥不宽，才一米多。桥脚近水面很细，那是往返的船只擦碰的。水枯季，桥脚露出的细瘦处，叮满黑黑的牡蛎。我曾担心：那么细的脚，如果断了咋办？可它永远那么坚韧，像一头脚踝细细的老黄牛，驮起过往的岁月。

我们常集聚在桥堍边玩耍。春夏之交，桥堍四边一种叫“干枯”的植物，吐出紫白色花絮，比茅针大很多，摘了吃，甜而糯，有肉松味。暑假，我们几乎每天聚在桥下边。如果还早，不宜下水，那就玩弹子盘做的车，坐在车上，顺斜坡而下，轮流着玩大半个上午。待到太阳直照时，我们都光着屁股，从桥上往河里跳。跳的都是插蜡烛姿势，脚并拢，直直朝下。所以要并拢，不这样，会被水激痛臊子。跟运动员跳水相反，我们比谁的水花更大。为了水花大，有的横着往下，这样会击伤胸脯，气喘不过来。趁游泳，我们摸螺蛳、河蚌，运气好还会抓到被惊起搁在东洋草

上的白鲢。那可是荤菜哟。

最热闹的要数晚上纳凉。擦黑的时候，村里老小，还有边上牧场的人，陆续来到桥上。有的拖条矮凳，考究的拿条草席，最多的就坐在桥板上。即便再闷热，桥上有水风，少蚊子。屁孩照理猴子屁股坐不住，天黑了，都有些怕，才消停。主要的是听大人讲故事。我们喜欢坐桥边上，脚荡在下面，水风吹进牛头裤管，爽！

牧场的老皮来了，他讲究，大背头蘸了水，梳得铮亮。老头衫洒满了花露水，身上没一点猪骚味。他腋下耷着一把胡琴。拉胡琴成了此刻的一道风景。他只会拉《苏武牧羊》，勉强拉几句《秧歌调》《东方》。老皮不识简谱，只会工尺调。边拉边念念有词。还常忘谱。《苏武牧羊》第一句工尺调是“六五六工尺”，拉到哪里他忘了谱，就重复一句“六五六工尺”蒙混。听到琴声，吃过晚饭的说：老皮在拉六五六工尺了。后来，我们那儿常以“六五六工尺”来比喻蒙混、捣糨糊的人。把“尺”读成“菜”，多少有些调侃的意思。拉到忘情处的老皮，

摇头晃脑，甚至嘴巴歪到一边，口水挂下来。可不敢恭维，那声音像锯木头，因为琴筒上蒙的是癞蛤蟆皮，“吱咕，吱咕”的。小猫说，老皮你别六五六工菜了，拉《社员都是向阳花》或者《秧歌调》听听。可老皮不会，那没有工尺谱。夜壶说，老皮，那你别拉了，蚊子都给你引来了。还是讲故事吧！夜壶与小猫是我发小。其实，我们来到桥上，主要还是想听老皮讲故事。

老皮解放前跑的码头多，讲的都是花边新闻，偷汗捉奸的故事。我们不爱听。我们喜欢鬼故事。他将胡琴搁在蹬脚边，那是他开讲前的架势。一阵小风，吹来他身上的花露水味，夹杂有星星猪粪气。讲什么呢？都讲完了。老皮故意卖关子。我将爷爷的水烟筒塞到他手里。小猫说，讲鬼故事。他就说僵尸鬼。其实，那些故事，我们早听过不知多少遍。月夜，僵尸鬼拜月，是为吸取月光的精华，然后还魂成人。人死了，死而不腐烂，头发在长，指甲在长，就成僵尸鬼。所以僵尸鬼头发、指甲特别长。我们就联想村里头发长、指甲长的老人，还有附近的一些棺材。那人是不是僵尸呢？里面是不是躺着僵尸鬼呢？老皮说，僵尸鬼只会跳，因为人死时，脚上扎了红头绳，迈不开步。遇到僵尸鬼追，你就转弯跑，它不会转弯。僵尸鬼遇见人所以要追，因为你撞破了它的好事，再也不能还魂了。夜黑，毛月亮。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也变得诡异起来，我们背上凉丝丝的。尽管这样，可我们还不过瘾。老皮又说汰脚鬼的故事。汰脚鬼脚很长，坐在桥墩上汰脚，叮咚叮咚的。他活灵活现地说自己碰到过，朝它踢了一脚，那汰脚鬼扑通跌到河里去了。我们本来荡在桥板下面的脚马上收起来，好像下面有个汰脚鬼正觑着。这时何止背上凉，简直头皮发麻，一身鸡皮疙瘩。马上往人堆里缩。看看四野，一片黑漆漆，树影的轮廓都成了鬼怪。

小猫想尿尿，要在平时，早从桥上飞流直下了。可这时不敢。我们虽然怕，可越怕越想听，上瘾。

这时远处有一个身影过来，近了见是老啰嗦。小猫飞快跑到桥堍旁，朝干枯里“嗖嗖”撒了一泡尿。

老啰嗦高兴地嚷着，说在堰上逮到一只王八。他薅住王八的脖子，王八的四个脚在空中乱划。大家围上看，那王八有脸盆大。老皮说，老啰嗦你不作兴的，那王八想爬过堰，去会相好的，你却坏了人家好事。老皮话里有话，是有所指的。因为老啰嗦有个相好的寡妇，他隔三差五说回家，其实他就一个人，还不如在牧场热闹。

老啰嗦将王八放桥上，手松开。也许是薅的时间长了，王八缺氧，趴着不动。

老皮说，那王八累了，看起来上了岁数。跑不动了。

老啰嗦说，那王八忙了一天，也热坏

了，想上来乘风凉。

两个老顽童一句进一句出，说东墙动西墙。乘凉的人心知肚明，惹得大笑。

老皮说，不是时候，要其他季节，这么大的王八炖一砂锅，大补。可夏天的王八被蚊子叮过有毒，放了算了。

老啰嗦若有所思，用脚踢了踢。那装死的王八突然跑动，扑通一声，从桥上跌

落下去，水花溅到桥上的人，远比我们跳出的水花大。

几个回合下来，嬉笑过后，乘凉的都二三作对喁喁细语。近午夜的晚风，撩起微微的鼾声。迷蒙间一只小渔船渐渐驶近。不紧不慢的桨声，伴随着渔翁明灭的烟火。驶向梦的深处。

—— J·A ——

怀念父亲

宋长星

清明时节雨纷纷……

2020 年清明前，申城阳光明媚，竟没有落下点滴雨水，这倒也罢了！奇怪的是满城寂静，路上无行人走动，无车辆来回，无店家开门营业，过去那种嘈杂的人流声、车流声荡然无存，真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奇怪吗？也不奇怪！彼时，整个申城无一户外出扫墓，各陵园墓区只见墓群林立不见一个扫墓者。

许多人家几分思念几分愁绪都化作片片白云在空中飘荡。

有人不理解城市寂静得如鬼城，我倒理解的，我觉得今年这个清明节最像清明节！

清明节是鬼节，整个城市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点人声，这就对了！

在清明节，把城市装点成鬼城，真正体现了人鬼情未了，人鬼共同体？

还有什么比这寄托我们的哀思更寓意更深沉更黑暗与光明无缝对接的？

一

往年清明，我总要到位于嘉定的父母

的墓地祭拜一下，今年囿于疫情，就没去，不知是不是日有所思的缘故，夜有所梦了，那天夜里梦见了父母。

梦里说我们要回苏北老家去踏青，我对父亲说，你们就不要另外去了，你同龄的亲朋已经不多了，单独去也很难会老友，你和妈妈跟我们一起走，我弄辆 7 人座的车子，一起开回去。

父亲却说，他还是要后去，因为衣服么得，要准备准备衣服……

后来就醒了，梦里怎么会说到父亲没衣服呢？

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说给老婆听，她说：一定是今年清明没去烧纸钱，你爸爸没钱买衣服，托梦给你了。

我平时不相信迷信的，这一刻，似乎就信其有了。心里想着疫情过后，就去上坟，给父亲烧些纸钱和衣服。

二

父亲在我心里影响深刻却不伟大，他是上世纪 30 年代生人，识字有文化，因为小时读的私塾，毛笔字写得很好。

印象中父亲喜欢端一个大搪瓷茶杯，里面不放茶叶，都是白开水，当时家里很穷，买不起茶叶，久而久之，父亲就习惯了喝白开水；父亲也喜欢捧本古装小说书，或包公、或替天行道的故事；他基本不参与家务，下班后常常与街坊邻居甩扑克，说到底，父亲就是性格懒散的有些小情调的人。

说到父亲的懒散，有件事曾让我痛恨。

我们小时候住的是茅草屋。母亲是个持家能手，她不识字，但明理，知道我和哥哥长大后都要结婚，如果没有房子两个儿子是难以讨老婆的，这点跟现在男孩谈女朋友一样，人家是要问有没有房子的。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逼我们为造房子做准备。所谓准备，就是当时没钱买黄沙、石子，而离我们家不远的苏州河边有水上运输，每天都有运输船送来黄沙、石子，由吊车吊到卡车上，再运往全市各地。在吊车向卡车投放黄沙、石子的过程中，总会撒落到地上一些，而运输公司工人是不屑或者不愿把地上的黄沙、石子扫起来的，这就成了我们要造房子的穷人的收获，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都蹬着黄鱼车到苏州河边扫黄沙石子。

有一天扫了一车黄沙回来，天很热，回来后要把黄沙堆起来，还在读初中的我有些吃不消了，就喊正捧一本书坐在躺椅上看的父亲来堆，想不到父亲很不情愿，

骂骂咧咧……

三

在我懵懂初开懂得人情世故的时候，有些不屑于父亲。他1948年就参加了解放军，又有文化，按说至少在单位里有个一官半职，可他连个股级也没有，作为子女的我们半点光都没借到。

不是借不到光了，跟着他还过了不少穷光蛋的日子。因为穷，小时候幼儿园没上过，绒线衫没穿过；因为穷，很小的时候，甚至到家后面长征公社红旗大队的农田里去捡拾农民收剩下的菜……

到我渐渐长大，才开始感觉父亲的亲和力。

有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每天晚上说《封神榜》《西游记》《七侠五义》……给我听。

耳濡目染，晚上父亲说书给我听，白天我课后就说给同学们听。渐渐地一群同学开始围着我，为了听我讲故事，他们给我小零食、小玩具……

那时在班里的学生群中，很穷的我，居然就得到了带头大哥的尊重。

一度我还与几个同学称兄道弟，父亲也笑眯眯地对他们说：我也加入你们兄弟群行吧？虽然是玩笑，足见父亲是温良与趣味的。

后来我爱上文学也是受到父亲说书

给我听的影响的。

四

进入工作单位后，目睹了职场上、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不公现象，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后，忽然感觉父亲高大起来，他是个充满正气的人！

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到苏北老家后不久，农业合作社就成立了，他是复员军人，有文化，爷爷又是农会主席，按照现在的审美眼光，父亲就是红二代啊！“有文化”又是“红二代”，父亲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合作社班子，被选为大队会计。

从部队回来的父亲饱含激情，在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挥动长鞭啪啪作响。每天他忙得很带劲，农田生产、农户生活他这个大队会计本不需要多过问，但因为他在部队待过，有一种挥不去的“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因此他最看不得群众遭受不公。

现在很多人说那时候干部清廉，相对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有了公权又缺乏监督的时候，干部也出现了腐败。就在合作社成立没几年，社里的干部就开始多吃多占了。

那是个冬天，夜里出奇地冷，冷风在旷野上旋起狂风后，呼呼地往合作社并不严实的办公房里钻，正在开会的干部双腿

冻得麻麻的。

“太冷了，弄地格热汤喝喝。”有社干部提议（苏北口音）。

社长问：“弄什尼呐？”（苏北口音）。

马上就有人呼应：弄几个老母鸡子熬汤喝吧！

合作社是农民拿自己的资产加入的，杀鸡自然就是占用农民的资产，可那社长不但没有反对，还立刻指派人去弄。

当晚他们非常快意地大碗喝鸡汤，大口吃鸡肉。那晚父亲没有吃鸡肉喝鸡汤，第二天，他在村民中散布消息：他们昨天杀了三个老母鸡，鸡毛埋在勒块（苏北口音）。

他还带村民们去埋鸡毛的勒块地方，这就引起了社里干部的不快，尽管父亲在村民心目中威信越来越高，但合作社里的干部越来越视他为眼中钉，此后明争暗斗就在所难免了。

他与人家班子成员尿不到一起，碍于他的“红二代”、“复员军人”身份，人家想对付他，却抓耳搔首无计可施。

正当众“官员”似热锅上蚂蚁团团转的时候，父亲提出来：要到上海去闯荡。

对合作社班子其他成员来说，这何尝不是夜色沉沉的荒原突现一片篝火？何尝不是黑云远去云开日出？何尝不是天助我也？

合作社社长连夜替他写了推荐信，开

了证明，以及一份充满光环的人物简介。

父亲就带着母亲（那时我和哥哥、姐姐还没出生）来到上海。

五

这一步是走错了！

1956年3月29日，上海市人口办公室下发了《一九五六年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工作计划（草案）》，计划动员20万人回乡生产。就是原在上海的外乡人都得回去，又怎么肯接纳新来的人员。

城市人口本来就多了，工作很难找，虽然父亲在上海有些一起复员的战友，但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帮他落脚，这一来全家基本就陷入吃了上顿无下顿的境地。

回去？哪有脸见父老乡亲？

断文识字的父亲可能是想起了楚霸王项羽的“死不过江东”，他横下心来：死不回江北！

父亲当过兵，比一般乡亲们更有些胆识，后来他做了件智勇双全的事。那日，他因为与人争抢工作发生打斗，被公安局拘留了。

拘留七天后，父亲要被放回了。拘留

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所以拘留所里每天要付食宿费的。

人家跟父亲要钱，父亲说么得钱。并且他说：“我不回去了，在这个里头还有饭吃，出去了，工作么得，饭也喊不到。”

估计公安局也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马户，本想严加训斥，看他又是复员军人，那个年代对复员军人有一种特别的眼神、特别的敬重，那名公安人员就火速向领导汇报……

不出去是不行的！出去后他没工作再犯事也是可能的！公安局觉得对一个有功于中国解放的人员，不能随意处理。再说当时断文识字的人不多，各地也需要父亲这样的“人才”流动。

如此这般一合计，公安局局长就帮父亲在大木桥路一家客车修理厂找了个工作，后来这家客车修理厂合并到公交公司，父亲一直在那里做到退休。

我曾经陪父亲回老家去过，村里的一些乡亲们说到我父亲，无不翘起大拇指，这使我对父亲变得敬仰起来。

写下这篇短文，有对父亲的怀念，也有对当年公安人员的怀念……

—— J_A ——

一只猫

吴珍华

仲春的西湖山色如淀，湖光如练。我和友人走过苏堤，拖着疲惫的双腿，来到杨公堤。梧桐树下细碎光斑，公交站台前，挤满了等待上车的男女老少。公交车司机对我们摇手，挤不下了。打车软件显示，此地无法接单，无奈的我们只能沿着杨公堤慢慢前行，手机电池也即将耗尽。此时，马路边出现了一辆打着空车标志的出租车，我俩来不及思索，赶紧冲过去，拉开门坐上了车。

“你们去哪里？”

“良渚。”

“哦，我不去那里，我要下班了。”失望乃至绝望顿时笼罩着我们，正准备灰溜溜地下车。“我可以带你们一段路，那里打车就方便了。”

我们连声感谢。在车上坐稳后，我打量了一下车厢，司机师傅约莫四十来岁，后视镜上垂着褪色的平安结。车飞驰上路，低低的小提琴声如溪水漫过车厢，舒缓柔美的旋律如月光倾泻，隐含着孤独与忧郁。“师傅，这乐曲……”

“舒伯特的小夜曲，我……心里有点难过。”我俩一时语塞，不知话从何起。

半晌，我开口：“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我家的猫。”

低沉的男中音响起。“我养了一公一母两只猫，平日里温柔可爱，每当我心情低落时，它们就会默默地陪在我身边，给我安慰，用它们的可爱，治愈了我的一切。”在凄美的旋律中他讲述的故事犹如被石子扔进的湖面涟漪般漫开。

那只叫雪儿的雌猫在去年年底发现乳房有肿块，被确诊为乳腺癌，四处求医未见好转，随着病情的加重，乳腺癌晚期的痛楚让雪白的毛发成把脱落，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囊，眼见雪儿的痛苦状，在兽医的规劝下狠心同意实施安乐死，两天前刚刚在兽医院长眠。

车子徐徐驶在杨公堤路上，梧桐树影斑驳投在挡风玻璃上。我已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

我家曾经有一只猫，它是我的家庭成员，平日里它会蹲坐在窗台上凝视车水马龙，将毛茸茸的尾巴垂成问号；它会在暴雨突至时慌张地撞开纱窗，带着满身潮湿扑进我的怀抱；每当冬夜的雨滴敲打着窗

榻，我蜷缩在沙发角落，膝头就会跃上那团温暖的重量。它总爱晚饭后蹲坐在门口，聆听着门外的动静——它似乎比人类更早感知到加班的儿子归家的讯息。

这些琐碎的生活片段，恰似现代人情感世界的微型寓言，它用自己的生命轨迹，编织出当代社会人与动物关系的隐秘图谱。

车开出西湖景区，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窗外夜幕四合。

“我干吗要让它安乐死啊，我为什么不能让它吃止痛药活着，至少可以多活几天呢？”“这猫儿……”我刚要开口劝慰，却见他肩头微颤，琴声里混进几缕哽咽，抽泣声在等红灯的间隙回荡。

小提琴的旋律不断地反复，如歌的叹息似乎成为治愈心灵的摇篮曲，柔美旋律下隐藏着对生命短暂的感慨。落日的残阳斜斜切进车窗，把他眼角的泪痕镀成金色。在无言的静默里，只余琴声的抚慰。

在农耕时代，猫犬是功能性存在，看家护院、捕捉鼠患的实用价值构成情感基础，而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当代社会，宠物逐渐演变为“非人类家庭成员”，甚至每日与宠物对话时长超过人际交流。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家里的宠物窝俨然成为比任何家具都重要的情感地标。

这种情感置换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美国心理学家哈洛的恒河猴实验早已揭示，柔软的触感刺激能激发灵长类动物的依恋需求。当我们抚摸着猫咪温热的脊背，指尖传递的不仅是体温，更是对工业化社会的情感代偿。

而动物在当代社会扮演着“无声哲学家”的角色。它教会我们理解生命和日常的哲学。打雷下雨之前，它窜回家，和主人共同面对危险；无时无刻地找小伙伴嘻乐，主人因此获得了许多连接。和宠物陪伴的时光，让我们明白，这里不是工业社会里的利益计算，而是生命之间真实的陪伴、联系、依存。这些生命片段的累积，使现代人在照料宠物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疗愈。

面对失去宠物的精神恍惚，折射出现代人面对情感联结断裂时的焦虑。为宠物的告别，司机在车上播放的小夜曲，与其说是给逝去的生命，不如说是为生者的情感寻找安放之所。

杨公堤的尽头我们下了车，几经推搡，司机师傅坚决不肯收车费，“和你们聊了聊，心里舒服多了”，望着拐弯驶去的出租车消失在转角，小提琴的旋律还在脑海里浮沉，生命之短暂与永恒之美的辩证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天使是盲的

——一条中国导盲犬的旅程

韩 颖

我是一条导盲犬。在经过艰苦训练后，各项严格测试均合格的我被送到了我的主人身边。从此，我便开始了自己辛苦而光荣的服役生涯。

圣诞前夕，我的主人应朋友之邀将飞赴美国，而充当主人“眼睛”的我自然一同受邀，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我的任务便是陪伴主人安全地完成此次长途旅行。这个任务令我兴奋也令我紧张：兴奋的是我有幸成为首条带盲人走出国门的中国导盲犬，紧张的是这次旅行对主人、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异国他乡的制度与文明、不同城市间的切换，还伴随着种种无法预知的情形会随时出现……但无论如何，我很自信，不管前路怎样辛苦，我都会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定要为中国导盲犬长脸，让老外们瞧瞧，虽然中国导盲犬发展历史不长，可我们的训练是成熟的，中国狗狗是好样儿的！

出发

出发的那天早晨，我饱饱地吃了一顿，我知道，在随后的二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除了少量喝水外，我什么也不能吃，但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咱们导盲犬的身体素质是棒棒的！为了干好工作，这点代价小菜一碟！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主人换登机牌时，我的出现着实令机场方面为难了好一阵——中国导盲犬带盲人出境，这还是头一遭，各项手续似乎还显模糊。当时，我能否与主人同行关键就看航空公司的态度了。我好紧张，紧紧地挨着主人，生怕无法跟她走。最后，在主人的美国学生 Rita 女士的热心协调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友好接纳使机场方面放心地给我放了行。随后，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过安检、过海关，提前登机，一切都很顺利。我的乖巧深得工作人员的喜爱，海关的叔叔们

一直把我们送上飞机的舷梯，目送我们直至进舱。空姐阿姨将我们领到座位上——我们被特地安排在空间较大、离洗手间又近的飞机最末一排座位。我的位置是主人前排座位下的空间。主人坐下后，我也在自己的位置上趴下，这里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宽敞，到底是“波音 747”的机型。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缓缓滑行，一位空姐阿姨不放心地来看我，她问主人我是否会因飞机升空时的压力而受惊？主人笑着请她放心——导盲犬都受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定力，且良好的体质可以快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飞机起飞了！陡然增大的压力使我感到头晕耳胀，噪音的轰鸣也强烈地冲击着我灵敏的耳朵，真的不舒服极了！我不由得坐了起来，这时我感觉主人的手正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一种温暖的安全感让我重新放松地趴了下来。飞机穿越云层到达了晴朗的平流层，开始稳稳地前行。升空时的不适已经褪去，阵阵困意袭来，我在万米高空进入了梦乡。偶然的气流摇晃着机身，我只当是睡在摇篮中，在云海上、在阳光里，我做着美丽的梦，梦见身下那浩瀚的太平洋，梦见为地球平分昼夜的奇特“日界线”，梦见日月星辰就在身边变幻交替，梦见带着我亲爱的主人徜徉在那片陌生的土地，去触摸一个全新的世界……飞机到达夏威夷上空的时候，恰遇暴风雪，机身在气流中强烈地

摇晃，熟睡中的我从座位底下这头滚到那头，惊醒的我正待站起，只觉主人的手轻拍着我的背，于是我又很快回到了睡梦中——对我们导盲犬来说，主人的爱就意味着全世界，只要主人爱我们、需要我们，我们就是勇敢的、听话的！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少量喝水外，不吃不入厕，没有主人的口令绝不乱动。我的表现博得了机组人员和中外乘客们的一致好评，听着大家的啧啧称赞，我提醒自己不能骄傲，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旧金山的暖阳

广播里传来机长那清朗明快的声音——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了！在机组人员的相送下，我带着主人最后一个步出了机舱。走下舷梯，当我们踏踏实实地踏上这片土地时，正逢旧金山的早晨，天空是清澈的，西半球的阳光一样的温暖与柔和，从太平洋吹来的风湿润而清新。我轻松地抖了抖毛，一种莫名的激动使我暂忘了饥肠辘辘和憋得胀胀的小腹。我突发奇想：数个世纪前，当那个叫哥伦布的人首度踏上这片新大陆的时候，他的随行中是否有我们犬类的身影？一定有的！——千百年来，狗一直都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世代与人们的相随相伴使我们早已融入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相信即使是那些伟大的

文明时刻也不会例外……

主人为我重新整了整中国红的制服。在这个飞满字母的英语国家里，我制服上的汉字显得格格外亮眼，不断吸引着友善而好奇的目光。可爱的“洋娃娃”们惊喜地喊道：“Oh! Chinese dog! Chinese dog!(嘿！中国狗狗)”——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昂首挺胸地带着主人跟着七拐八弯的队伍通过海关、移民局、行李处、安检……最后走出了旧金山国际机场。

Joyce 女士的丈夫 Carle 先生已在机场外等候多时。驱车一个小时，我们抵达了本次旅行的第一个落脚处，Joyce 女士位于城郊的家。曾任美国一知名银行副总裁的美籍华人 Joyce 女士，退休后谢绝银行的挽留毅然回到中国大陆开展帮助视障者的慈善事业。在国内，大伙儿都亲切地叫她“杨太”。我的主人能勇敢地跨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离不开亲爱的杨太的鼓励和直接帮助。Joyce 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爱狗。她对我宠爱有加，早已为我预备下狗粮和舒适的“床”。在她家的花园里，我尽情地撒欢儿，宣泄旅途一路的辛苦。时差对我没有影响——我们犬类没有那么固定的生物钟，咱们随睡随醒，日夜颠倒我们同样精神抖擞。

美丽的旧金山，冬天的阳光仍然带着春天的温度，圣诞的喜气为城市的空气再添一层暖意。新年打折活动使每个市场都

热气腾腾。在这里，我高兴地发现“导盲犬”的概念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对我的出现表现出过分的好奇或质疑，我毫无阻力地带着主人随着她的朋友们自由出入各类商场超市，进入不同的中西餐馆和点心店。主人购物，我在旁乖乖等候，主人用餐，我在桌下安静分享食物的香味。周围的一切对我也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偶然我也有冲动用鼻子与新鲜事物来个“亲密接触”，可每每此时，主人总会及时地轻拉牵引绳，于是我便马上记起自己的使命，重新恢复工作状态。

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们来到了旧金山市区。美国的城市有着相似的格局：在城市的包围，与自然和谐掩映的是住宅区，而市中心则是高楼林立，各类欧式风情建筑的办公楼、公寓楼此起彼伏。这里没有盲道，甚至英语中都没有这个词儿。但带着主人走在这儿的街道上，我感觉很轻松——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无需担心突然横亘在路中的障碍物，甚至很少有台阶的出现。听说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行人在谁家门前绊倒摔伤，谁家就得负责。在这里过马路是种体面的安全享受：我带着主人一驻足在路口，各个方向的汽车都会自觉停下，没有喇叭声的催促，我们可以从容走过。有时候，只因我们走得太靠近街沿，路口的车辆误以为我们要过马路而停下来，以至后来我带着主人都不

好意思太靠近街边行走。市中心的一些较大路口安有一种有趣的红绿灯，能发出鸟鸣声。鸟鸣节奏的缓急提示着行人可用于穿越马路的时间的长短。最有趣的是，这里行人居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红绿灯的时间——只需按下灯柱上的按钮，可将红灯提前变为“指示通行”的绿灯。我心中暗叹：这多好啊！要知道，我们犬类是色盲，无法为主人识别红绿灯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

不同民族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那日，我和主人在旧金山街头合影留念之时，忽闻得身后有人呼喊。回头看时，见事一位公交车女司机正从车厢里探出身子，向我们连连挥手说着：“Sorry!Sorry!(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头雾水，主人和她交谈后才知原来我们拍照所取的背景是一个公交车站，而这辆公交车恰好靠站，那位司机觉得是她的“闯入”破坏了我们的取景，故表示歉意。公交车又启动了，那位女司机还在大声地和主人互道：“Have a nice day!(祝一天顺利)。”我们随后的照片越发拍得阳光灿烂！

Tieno 先生也曾在网上跟着主人学过中文。这次，他开了一天一夜的车专程从德克萨斯州赶来和我们共度圣诞。和 Joyce 一样，他也是位狂热的“爱狗人士”。他把我抱上他那辆跑车的驾驶座，当一时不知所措的我用询问的目光望向坐在副驾

驶座上的主人时，这个镜头被定格了下来。以后，这幅取名为“姐们儿，上哪儿去”的照片在很多场合“幽默登场”，使许多人观之忍俊不禁。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Tieno 先生约请主人在星巴克喝咖啡时的一个细节。那天，在咖啡屋里，他用纸杯给我喂水，我一不小心，洒了些水在地上。Tieno 马上掏出纸巾蹲到地上仔细将我洒落的水滴擦拭干净，这个细小的动作让我见识了美国商界成功人士的翩翩风度。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电视里，纽约市的市长、好莱坞的明星们正和市民们狂欢迎接新年的到来。Joyce 的家中也是人气兴旺，热闹非常。“年夜饭”餐桌上，香气四溢的烤火鸡、油光锃亮的阿拉斯加帝王蟹、鲜嫩美味的烤牛排、酥软细腻土豆泥、爽脆可口的大甜椒、精美可人的小甜品……无一不体现着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美。我的主人从网络上走了出来，远渡重洋来到这里与给予她关爱和帮助学生、老师以及新朋友们见面。他们相互拥抱，彼此碰杯，不同的语言汇成相同的感激与祝福。烛光在红酒杯里跳跃，桃花在每个人的脸上绽开。我趴在地毯的一角静静分享着人们迎新的快乐。虽然我不能参与到眼前的热闹中去，但看着主人失明后依旧如此陶醉，我由衷地感到满足！新年的钟声响起，我已是鼾声大作，梦中，我

陪伴着主人用希望点燃新年第一缕霞光，带着她向更广阔、更快乐的天地大步走去！

丹佛的雪——抵达丹佛

到达美国两周后，我们又将启程飞赴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Denver）。这次我们改乘印度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想，预订机票时被告知“狗不得带上飞机”！许是印度国内至今尚未引进导盲犬的缘故，相关的认识还极有限，我们的沟通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最后，还是 Rita 女士直接打电话到印度，摆出在航空公司工作几十年的“老资格”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搞定。我总算又是“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美国国内航班的安检较之国际航班显得更为严格。我和主人必须分别从狭窄的金属检测门中穿过，且不可碰触到检测仪。主人在安检人员的声音指引下轻巧地通过了检测门，随后就轮到了我。听见几位安检人员在嘀咕我能否通过检测门而不碰壁，我很不服气——俺们是受过训练的好狗，走直线过个小门简直是“Small cake”，哼！此时，我身上的导盲鞍、牵引绳等均已按要求去除了，一位安检叔叔在检测门那边朝我做了个“Come”的手势，我马上意会，收紧身子，不歪不斜、径直穿过了检测门，当我一次成功通过时，

周围掌声响起，夸赞声响起。

这次乘的是百来人的小飞机，座位明显拥挤得多。所幸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待着。飞机升上了蓝天。天气格外晴朗，下面是连绵的落基山脉。我的心早已飞向了前方——美丽的丹佛市啊，听说丹佛冬天的白雪和那里盛产的康乃馨一样迷人！我从出生起，就没有真正看过雪，到处是雪会是种怎样的景象？踏在雪地上又会是种怎样的感觉……想着想着，飞机已经接近丹佛机场了。

机场外边，最亲爱的 Rita 女士已是望眼欲穿。看到我们，她跑上来一把拥住我的主人，激动地说：“你终于来了，我的孩子！”美联航的空嫂 Rita 常年服务于中美航线。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太太有着一颗中国慈母般细腻柔软的心。对中国文化的酷爱使她决心学习中文，她大力支持好朋友 Joyce 女士正努力的扶助视障者事业，于是，我的主人便有幸成为她的网络中文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 Rita 见面时，她也是这样亲热地拥抱我的主人并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带主人到美国来感受一下，说话时，她那湖水般的眼中写满怜爱，仿佛她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今天，在她和 Joyce 女士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真的来了。在此之前，细心的 Rita 早就为主人预备下了雪靴、帽子、围巾以及一切可以想到的生活用品。在她

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在丹佛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

雪！真的到处是雪！刚到丹佛，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踏上雪地，四处地逛。主人爱丹佛，我也爱丹佛！这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年轻的城市却依旧保持着19世纪初的模样。一栋栋躲在小树林里的居民住宅好似安徒生童话里的小木屋——四周绿树环绕，没有雪的日子鲜花烂漫，绿草茵茵。鸟鸣总是不绝于耳，你不经意地一转身，也许就有可爱的小松鼠从身边溜过，屋子后院的篱笆下，狡猾的狐狸常在那儿留下脚印……最迷人的还是雪！银装素裹的城市无比纯净，各家各户房前还没撤下的圣诞装饰使你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童话的世界。我们在童话里漫步，积雪在脚下“嚓嚓”地唱着快乐的歌。我光着脚踩在雪地里的确有些冷，但平生头回见这么多的雪早已使我兴奋得直冒火！主人看出了我的心思，索性为我卸下“工作装备”，成全我在雪地里尽情狂欢，她则坐在路旁的秋千里轻轻地摇。一身轻松的我在雪地里狂奔猛跑起来，风在耳边呼呼地过，我的耳朵在风中神气地竖起来。奔跑、跳跃、转身、趴下、再跃起……雪地里的我自由奔放、英姿飒爽。玩累了，便将头一下埋进雪堆里，沾他个满头满脸的雪，这个快乐劲儿岂是一个“爽”字可以了得？

丹佛的雪——勇敢去尝试

常有人好奇地问我的主人：“你看不见，出去又能感受什么呢？”亲爱的，虽然看不见，你依旧可以去听、去闻、去触摸、去体验……大自然赐予我们太多太多美好的事物，其中有的需要视觉去享受，可还有很多东西脱离视觉也可以享受。视觉体验是美好的，同时你可相信？视觉以外的体验也是美好的。那同样能够带来心灵的震撼，灵魂的感动！看不到阳光的亮度可以使使我们更敏感于阳光的温度。相比视觉，一颗寻找快乐的心也许更能帮助我们发现快乐！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丹佛市附近的狮子山(The Lion Mountain)，冬天山上雪花纷飞，峰顶白雪皑皑，是美国著名的滑雪运动中心以及旅游景点之一。自失明之后，曾热爱旅游的主人就不曾再爬过山。今天，Rita带着我们来到狮子山下，让主人重温游山的快乐。我领着主人踏上修葺平整的山路，越往上积雪越厚。路旁最多见的是松树，棉花似的白雪驮在针叶间，活脱脱的一棵棵圣诞树。拾阶而上，我们爬到了半山腰。剩下的路得乘缆车继续。一部部厢式缆车不间断地往返于山顶和山腰之间，站台上，游客们从动态的缆车鱼贯上下。当看到我们，工作人员试图停止滑动着的缆车，

Rita 和主人却告诉他们“完全不必”——大家相信我能把主人安全带上缆车。有信任的支持，我越发地信心百倍！一部缆车缓缓向站台靠近，我专注地盯着滑动的车厢，感觉背上的导盲鞍被主人攥得更紧了。缆车经过我们面前时，车速顿减，就在车门“哗啦”一声打开的瞬间，随着主人的口令“Up”，我带着她向前一个跃步，稳稳地站定在滑动着的车厢里。车门外，听得工作人员连连道：“Wow! Great!(哇！太棒了！)”主人一下搂住我的脖子，亲着我的耳朵高兴无比——尝试跟着导盲犬跃进动态的缆车，是多么地刺激和痛快啊！缆车向山顶进发，深邃的大峡谷在脚下渐行渐远，面前越来越近的是雄伟的大雪山，山顶的积雪反射着太阳的光辉，尽显一层神秘与朦胧——那上面可否回荡着从时空另端漂来的动人旋律《美丽的亚美利加》呢……

狮子山顶，很少再见植被，满眼皆是雪白。一堆巨大的篝火“噼噼啪啪”地燃烧，拖着滑雪板的游客们聚拢在火堆旁取暖。山顶的确十分寒冷，我几乎不敢同时四脚着地，所以，在这儿拍的照片上的我全都是“三足鼎立”的形象。尽管冷得够呛，但平生首度抵达如此高的海拔，和天空可以这样地接近还是让我兴奋不已，尤其是看到我的主人游兴那么高涨，我觉得自己挨冻也很值得！

丹佛的雪——大爱在丹佛

艰苦摸索了这几年已经使我的主人逐渐适应了黑暗中的生活，可她重未放弃过复明的希望。在丹佛，经 Rita 的牵线，我们有幸见到了来自眼科世家、当地著名的眼科医生 Hoveland 先生。

那个晴朗的下午，在 Rita 以及台湾朋友宋女士的陪同下，我带着主人走进了 Hoveland 医生的诊所。美国的医院其实就是设在办公楼里的一间间专科诊所——里面的布置很温馨，地上铺着好看的花纹地毯，只有那一台台仪器提示着这儿其实是个医疗机构。病人须提前预约就诊，见医生前，病人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表——如实介绍自己的全身健康状况和相关病史。在完成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们见到了久闻大名的 Hoveland 医生。年轻有为的 Hoveland 是个温和、幽默、沉稳的美国人。

美国的医疗是相当审慎的，即使是最普通不过的打针也需病人签字同意。助手们按照医生的要求用不同的仪器为我的主人进行了细致的眼部检查。我则待在检查室外耐心等待。当我们重新回到 Hoveland 医生的诊室时，刚才检查时采集的数据、影像已经呈现在医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了。待大家坐定，Hoveland 便指着电脑屏幕向我们详细讲解检查情

况，介绍他的诊断结果以及得出结果的理由——每一个病人都有权利了解与自己诊疗相关的一切信息。而热心的宋女士则帮主人做着专业术语的翻译。Hoveland 医生建议主人做一个激光修补小手术，虽然那无法改变主人的视力状况，但有利于眼底的健康。

两天后，我们再次来到 Hoveland 医生的诊所。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我的主人被带进了治疗室。Hoveland 医生亲自为主人做了激光手术。我则在外着急地等待。没多大工夫，主人被医生助手送了出来。在观察室等候时，我的主人悄悄问 Rita：“这次检查加治疗大概得多少费用？”Rita 说美国自费眼部激光手术一般至少在 2500 美元，如果再加上检查费等估计在 3000 美元左右。我在一旁听得直咋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医疗保障是令许多其他国家人所羡慕的，但非公民的自费医疗费用也是高得惊人的！后来，当主人询问起 Hoveland 医生该如何付费？Hoveland 沉吟了片刻说：“我决定免除你本次检查、治疗的全部费用。”他话音一落，满座皆惊！Rita 也睁圆了眼睛，直呼：“Amazing！（难以置信！）”Hoveland 继续对我的主人说：“你回去后请告诉你的朋友们，我们美国人和中国人是友好的！我喜欢中国！”他又介绍说他的父亲曾到中国讲过学，并参

与过中美眼科技术的交流，他们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直趴在旁边的我真为主人的幸运而高兴。我能感受到主人久久难以平静的心情，我相信她一定会把这段难忘的经历与更多的中国朋友分享，如约将这份珍贵的国际友谊发扬光大！

离开诊所时，Hoveland 医生认真地对主人说：“恭喜你！虽说你失去了视力，但你的眼睛依旧很美丽。你很年轻，请相信，医学是在不断进步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下次如果你还能来丹佛，你再到我这儿来，我和我的父亲都愿意帮助你。”这位优秀的美国医生真诚的言语深深感动着在场所有的人。

又一场雪为丹佛覆盖上一层新的洁白。Rita 开车带着我们在雪地里缓缓前行。车窗外混响着呼呼的风声和车轮碾过积雪时的“嚓嚓”声。当车行至一处路段时，忽听得风中夹着清脆的风铃声，探头看去，却见道旁的树干上系着很多毛绒玩具、鲜花、彩带和风铃。Rita 告诉我们：前些日子，就在这里，一辆醉酒疯狂的汽车撞倒了路旁一位正在散步的孕妇。结果大人幸存了下来，可腹中七个月大的胎儿却没能留住。附近的居民便自发用这种形式来祭奠那个还没来得及来到世间就无辜夭折的小生命。故事令人扼腕叹息，可那风铃声、那飘舞的彩带又为扼腕叹息的人们带来了丝丝的欣慰。用一种浪漫的形式

安慰与己无关的不幸者——这使我们相信，生活在丹佛人中间是幸福的！

车继续在雪地里前行，那清脆的风铃声依旧在耳畔“叮当”。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为那遭遇不幸的人儿祈祷！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祈祷——祈祷彩虹马上出现，祈祷大爱永驻人间！

返程

怀着万千不舍，我们告别了如诗如梦的丹佛，重返温暖的旧金山——从这里启程回国。

离开美国前的那个下午，我和主人一起来到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金门大桥畔。雄峙于金门海峡之上的金门大桥，朴素无华、雄伟壮观。那桥两头矗立着的高塔，连接桥端、桥身的钢柱和钢绳在午后的阳光里无一不骄傲地昭示着“世界最大单孔吊桥”的风采。太平洋的海水在桥下湍急地打着转儿，片片阳光被击碎在浪花间。这里的天空是属于海鸥的，那优美的身影“啾啾”着从海面上频频掠过……我陪着主人在海边久久伫立。她乌黑的长发在海风中飘舞，黑色的眸中却慢慢泛起一层薄雾。她的目光散落在无边无际的海天之间，海天的尽头有我们可爱的家乡——是的，想家了！离家的几个星期尽像是几个月那般漫长。思念的萌芽不知何时已在

心田快速成长！我不由想起，那位在丹佛中餐馆打工的南京姑娘，当她得知我就来自南京时，俯下身子一遍遍地抚摸着我的毛，突然，她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将脸紧紧贴住我的耳朵，我感觉耳朵上的毛正被股股温热的液体所湿润。我在心中默默念叨：“好好抱抱我吧——我给你带来了家乡的味道！”越过姑娘微颤的肩头看去，一位一起打工的中国青年正呆呆地望向远方，远方的那头，是否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守立家门远望天这边呢？思念啊，似那绵长的丝线，一头系在祖国家乡，一头牵住游子的心……我们是该回家了！

离开金门大桥，我们走进一家法国餐馆，与两位美国朋友共进离别前的晚餐。我依旧安静地趴在法式小餐桌下，边用鼻子尝着法国料理的香味，边聆听主人和她的朋友们互道感谢、惜别和祝福。穿着制服的侍者、各国的食客不断在我跟前来晃去——我早已习惯并享受着这里的人们对我的“视而不见”。用罢餐后，我带着主人跟着她的朋友一起步出餐厅，不想此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一对正进入餐厅的华人青年恰好和我们走了个面对面。一见到我，只听得那女的大声叫着“哟！哟！”一边不无夸张地做出嫌恶的样子，那男的忙不迭地用普通话大声附和道：“没事没事，他们走了，他们走了。”我委屈而尴尬地低下了头，同时分明感觉背上的

导盲鞍因主人的生气而一下被握紧。不想和他们理论什么——没有必要让老外继续看笑话。但同胞啊，我制服上大大的汉字你们有目不能睹吗？自己人又何苦为难自己人呢？为什么要让美丽的回忆留下难堪的一笔呢？餐厅外，几只讨厌的乌鸦居然还在“呱呱”地叫，余怒未消的我真恨不得扑下它们来——你们怎么可以在别人的天空下抖动丑陋的羽毛？

在机场旁的星级宾馆里，主人为我仔细地擦拭了全身的毛，又给我饱餐一顿——明天起，我又将重复几十个小时得不到食物的旅行。

旧金山国际机场候机室里，高大的落地窗外，停机坪上一架架巨大的飞机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候机厅内已聚集了不少的乘客，各种语言充斥着耳际，里面甚至还夹杂着亲切的“阿拉上海话”。我和主人在室内一角耐心等待登机。这时，一侧门打开了，一位西装笔挺、英俊无比的人物在两名穿制服者的陪同下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门边。他好莱坞明星般的风度，训练有素的气质几乎罩住了整个候机室的声音。在大家的注目下，他优雅地朝这边走来。他越走越近了，我不安地站了起来——他是谁？为什么朝我们走来？他微笑着在我们跟前止步，旁边一位陪同人员用中文对我的主人说：“这是我们的领导，过来看看你们。”当得知主人可以用英语会话

后，那位神秘人物开口了，一听到他的声音，主人便惊喜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也听出来了——他不正是在来时的飞机上宣布“飞机起飞”“降落”的机长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一样清朗明媚，使人过耳不忘。机长告诉我们，几周前，在来时的航班上曾看到过我们，今天又在登机名单中见到了主人的名字，非常高兴我们又搭乘了他们的飞机，所以到候机室来看看我们，并邀请我们一会儿提前登机。随后，在无数目光的聚焦下，咱们一起合影留念。拍照时，我紧挨着主人，将身子坐得笔直。我的心里满是感谢，感谢这位UA857航班的机长给予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中国盲人乘客的特殊礼待。在随后的长途飞行中，他和他的机组人员给予的温馨关照为我们此次历时一个月的美国之行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回想此次“美国之行”的全过程，我高兴地发现自己跟着主人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同步出入政府大楼、商场、写字楼、饭店、宾馆、学校、医院……我们还一同爬山、乘缆车、游博物馆、练瑜伽……从中，我眼界大开，自信大增！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看到，通过尝试新事物，我的主人变得更乐观、更开朗了！

飞机再一次掠过太平洋的上空，可爱的家园就在前方。本次履行任务圆满完成，但我亲爱的主人啊，从命运低谷中爬

起的你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可记得？
几千年前，一位古埃及的大祭司曾说过：
“天使是盲的。”——现在的你也许才是真
正的天使！世界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只
要你愿意，我就是你的眼睛，心甘情愿地
陪你走遍天涯，尽心尽责地带你去往每一

个想去的地方。为了你，我情愿放弃一切
属于犬类的快乐。你是我世界的全部，我
的生命因你的精彩而绽放！——请相信我，
这是我作为一条光荣的中国导盲犬的真诚
告白。

—— J·A ——

从书信读菡子

丁言昭

1979年我父亲丁景唐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党组书记，此时上海作家协会的菡子、王西彦和黄宗英三位作家的关系转到出版社，父亲与菡子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父亲在家里常常说起菡子，因为是浓重的宁波口音，我听上去，好像称“猴子”，我心里暗暗好笑。后来，我才知道菡子这个名字的意义。菡苞是伏在水面的荷花，“小荷才露尖尖角”，自然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当时，菡子的父亲不许她的名字带有芬芳的气息，改为“涵之”，可是她后来还是亮出了自己喜欢的名字——菡子，并且不让别人称她为鲁菡子，把父亲的姓也去掉。1990年代，菡子的海外好友，一向画秀丽山河的著名画家张继仙，曾为她画了一幅淡雅而晶莹的荷花。

菡子阿姨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常常到自己的故乡江苏溧阳去采访或者写文章，很少回到上海，所以她经常写信来，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有时，父亲让我去她家取书，或苦丁茶，有时我和父亲一起去看

望她。

目前我能找到的信有20封，以后也许还能找到。时间跨度是从1980年到2001年。

与我父亲的友谊

菡子写给我父亲的第一封信是1980年3月4日，她是3月1日清晨出发，到下午二时到达她下乡的常住之地溧阳。在这之前，菡子曾两次到出版社去找我父亲，但非常遗憾未见到。

菡子本来想躲在那里写文章的，把“文债”都还掉，但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被这儿新鲜的生活所吸引，尽量与当地的老乡接触，“同时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写作。”

菡子到乡下的第二天，“趁着元宵佳节，我到乡下看看生产队情况和风俗人情。大灾之年获丰收，情况比去年好。”最后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说：“走的前晚听了五中全会的公报，这是对我思想

上的武装。”

本来我想，作家到出版社工作，难道也要出去约稿、组稿、审稿，最后出版吗？其实我猜错了，出版社领导对他们特别宽松，想上哪儿下生活，只要和社里打招呼，路费报销。这是我从菡子于1980年3月17日给我父亲的信中得知的。

她在信的开头写：“谢谢您写信给我，您太客气了。在北京和行前都想与您谈心，但总觉得你们挺忙。我们待在社里，几年来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她下乡，或者外出，路费都由社里承担。

菡子说：“在路费方面也将成为社里一项额外负担，这更使我不安，你们几位为我担着，给我许多方便，感激不尽。”她想把自己能负担的300元给社里，但是社里没有接受。

菡子在信的后面写：“您虽说未在‘第一线’，但你们见多识广，这是我敬佩的，特别你们既为读者服务也为我们服务，所以极少有机会下乡了。我十分希望你们清明后请苏南之行，一面检查我们的工作，一面也看看农村的新气象。”

话虽不多，但情真意切，1980年4月，我父亲和出版社的民间文学组的钱舜娟一起到江苏溧阳去了4天。

那天菡子特意回沪陪同他们一起去。到了溧阳，她把客人送到县委招待所，便回到她借住的陋巷简室。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菡子陪他们访问了新四军茅山根据地最早的司令部所在地；到了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父亲和钱阿姨抚摸着那二十几棵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青松，耳旁仿佛听到陈毅同志豪爽的声音；她领他们参观了管理得极好的养猪场、沼气池以及沙河水库；还到文化馆、茶馆，听农民讲《伍子胥和史贞女》的故事；并陪着观赏了溧阳城郊的十里梨花林，那一片片雪白的梨花，真好像天上的朵朵白云飘浮在人间……

1980年5月5日菡子阿姨给我的信中，捎来几张照片，她说：“附上照片两张，一张是有你爸爸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在梨花林拍的，我父亲和钱阿姨面朝梨花林，望着一望无边的花海，一定浮想联翩。

1981年2月9日菡子给父亲来信，一开头就问春节好，大概立刻想到“说拜年已是迟了”。马上话锋一转，就汇报自己的情况。她说：自小年起，就下乡做调查，“访问了四个村子，十几户勤奋起家的人物。心里感到很舒畅……”

1980年秋至1981年年初，父亲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曾把这个消息告诉菡子，所以菡子在信中说：“看到一月廿日胡耀邦同志讲话，想起你们结业的情景，一定非常高兴吧。在这之前，你曾来一简函，我也没来得及复，难得你又来信致意，

言昭也老记挂我，十分感谢。”

最后，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说：“你的工作担子太重，盼善自珍摄。”

1988年2月4日菡子给我父亲写信，说到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相濡以沫，在1960年的农村，人民与我之间依靠这个积极力量和一点可怜的实际行动，赖以生存下去。我们老同志之间，你又提起这句话，使我泪下。”

那时，父亲已经离休，忙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出席纪念内山完造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陪同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地、参加巴人（王任叔）学术讨论会、陪同萧军夫妇谒鲁迅墓和鲁迅故居、出席张恨水作品研讨会……因此，菡子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出版社离休干部之间，大家也还亲切互相关心。你是我一向尊敬的，向你汇报一下写作和生活情况。”除了汇报，菡子还很热情地向父亲建议到深圳创作之家去，可以带老伴，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去申请等等事宜。还说上海的吴强、柯灵、王西彦、师陀、蒋孔阳、峻青等人都去过了。但是父亲没有去，因为他太忙了，竟找不到空闲时间。

在菡子的来信堆中，我竟然发现一封我父亲给菡子阿姨的信，没有寄出去。信中说了一件小事，可是体现了老同志之间的友情。父亲在信中说：“春节之前，我们几个人曾到你家访问，值你去金山，留

条而返。收到来信，刚好王观泉同志从哈尔滨来沪。他忘了把胶鞋带来，现要他和小丁写信给鲁秀珍同志，要她把鞋子寄给你。”

王观泉和鲁秀珍是一对夫妇，都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想菡子经常到农村去，需要一双牢固一些的胶鞋，因此托在哈尔滨的王观泉带鞋来。

2000年菡子阿姨想为自己编一本文集，这年4月8日写信给我父亲，说：“您那么忙，身体又不太好，我本该到府上拜访，并向你面述我的编书情况，可言昭说来取，大不过意了。”

2000年5月5日菡子写信给父亲道：“自您允承为我的文集写序之后，我一直愧疚莫名，那天言昭来拿《前方》，我也不敢打搅您的计划，没有半点催您的意思，近年来得到您的帮助太多，我铭记在心，并以您为榜样。”

父亲虽然离休了，可是党组织关系还在单位，他组织观念特别强，有啥事总是向党组织汇报。2000年6月7日父亲向当时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何承伟、陈保平、郝铭鉴汇报了自己最近的工作。他说：“菡子一二年之前，约我为她五卷本文集（将由江苏出版）写序，我断断续续写下一个初稿，今日交卷。这个初稿转菡子看后，商量修改。这份材料提供一些材料，作为我向组织的汇报。让你们对菡子

与我有所了解。”

父亲从2000年1月动手写到6月完成，写了5000字，此时他已有八秩，自我感觉不算老，只觉得精力不足，已极少动笔，尤其是为朋友作序，能推的都推掉了。但菡子请他写，他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他说自己“不能不写——我有话要说”。

从这篇序里，我也知道了不少事，他们俩怎么认识的，菡子的生平等等，读起来很新鲜。

上海解放初期，我父亲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就知道菡子的名字，知道她是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的女兵，但当时是知其名字，而不识其人。直到1979年父亲复出，才认识了菡子。

1936年菡子在无锡竞志女校读书时，即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无锡学社”。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参加新四军，在以聂绀弩为导师的战地服务团的抗敌丛书编委会从事各种文体创作。以后渡江北上，先后从事部队民运和行军作战，当过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淮南大众》的总编辑等等。如黄源以前为菡子《前方》序文中所称道的：“我们新四军里，有成千上万的有才能的女战士，其中不乏有文学才能的，但至今从坚持着业余创作，转而为有成就的专业作家的，实在太少了。我熟悉的只有二位。一位就是菡子同志。”

父亲说过，他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

事地下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上海文化部门工作，没有受过前方战火纷飞中的革命队伍的锻炼，也没有到过根据地接受斗争生活的洗礼。所以父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菡子一起相处的岁月里，并看了她的作品后，他在《飒爽英姿 女性荣光——〈菡子文集〉序》里说：

“我衷心钦佩菡子矢志革命，一心一意为战争的部队、为哺育我们的人民服务，写下了各种文体众多的光彩的篇章。”

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将这五卷本，压缩成三卷本，于2003年12月面世，可惜菡子却在2003年6月5日病逝于上海，没有看到这套书出版。为了纪念她，出版社在书里增收了一些悼念、回忆菡子的文章。

对我的关爱

1980年4月15日菡子阿姨写信给我，一开头便说：“谢谢你写信给我。其实我们是熟识的，在那样的创作会议上，你是唯一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人。那时我们是言明没有创作任务的，记得第一次你从谈起珍珍而把我列入阿姨一辈，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在那次创作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菡子阿姨，觉得她很男腔，长得高高大大的，没有女性的柔美。可是当我在她家里见到

一张照片后，我的感觉就变化了。那是她在国外拍的，身着蓝底白花的旗袍，眼睛望着远方，微风轻轻地吹着纱巾，真是美极了。

接着菡子阿姨提到自己近几年的感觉，她说：“我不大在上海，自‘文革’以来我逐渐觉得自己愚钝起来，但志气还是有一点点的，笨鸟先行，所以我总愿意在下面。我是容易接触普通劳动者并为他们所感动的，有时甚至认为这就是我的本分和乐趣。只是十年来脑子实在受刺激太多，很多字都荒废了，不容易把我感觉到的都写下来，我常常想如果别的聪明的同志大约可以写出许多小说了，我为他们不能写下来而感到遗憾。自然我更为自己的笨拙而感到更大的遗憾。”

菡子阿姨在信中说了自己的苦恼，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家都有的普遍现象，我完全能够理解。可是后面两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她说：“我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专望得到你的帮助。”

你想想，菡子阿姨是我的长辈，参加过新四军，受过战争的洗礼，写过无数的作品，我怎么能“帮助”她呢？幸亏她话锋一转，谈到我最近的工作：研究萧红。

菡子阿姨说：“你能首先研究萧红的生平和作品，我认为是有胆识的。萧军对于萧红书信的注释，以及最近《十月》上骆宾基的《萧红传》，都见到了吧！”

这些我当然都看过的。就在我专心致志地研究萧红的时候，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可以研究菡子阿姨。”于是我将这个信息告诉菡子阿姨，她在信中说：“你要研究我的生平和作品，使我惶惑不解，我的创作好像还没有开始，过去写的大都应各编辑部的差遣……有你研究的价值么？”最后说，“谢谢你的父亲和你对我的鼓励，并向你的妈妈问好！”

我听了父亲的建议后，就将家里有关菡子的书籍都找出来，我记得1980年之前出版的书有：《前线的颂歌》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晴集》1962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万姐》1978年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素花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我仔细地读着，然后开始写《菡子年谱》，完稿时间是1980年4月17日。我在年谱里分：大事记、文化动态、自述等几部分。从她1921年出生写到1979年。

菡子阿姨收到我那简单的年谱后，于1980年4月23日来信，开头写道：“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了这样好的工作，这使我想做的一件我目前能力还不能胜任的事情，我怕回忆，我怕想起那年已销毁的文稿……”但是为了支持我这项父亲布置的工作，在这封信的后面，菡子阿姨还是附了一份她1970年代的文学作品目录，她说：“手边刚好有一个不完整的材料。”

最后说：“你的计划和工作，使我羨

慕你，敬重你，但愿能见到你与你畅谈。”

可惜的是，后来我终于没能继续写下去。因为听说她不愿意别人写她。到了1990年代，有人又想给她写传，菡子阿姨婉言谢绝了。她说：“我的长篇还没有写完，现在写传，条件不成熟。”她说的“长篇”指的是1998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重逢日记》。

菡子阿姨从野孩子到女兵、女作家，成长的每一个过程都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看的小说。1999年的元旦，我收到她所赠的《重逢日记》，扉页上写：“言昭小友惠存并贺新年 菡子赠1999年元旦”。收到书后，我花了一个时辰拜读，不禁被它感动，好几次热泪盈眶。

天下还真有巧事，1995年菡子住进华东医院，不期与分离了40年的前夫吕蒙相遇，两人都百感交集，回想当年他们曾一起夜行军，一起渡长江……结婚时，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与友邻只以芦席相隔。他们爱在夜晚读书，点着一根灯草，熬到12点才睡觉。

可是这对恩爱夫妇，在1950年代却分了手。那是菡子刚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发现他已与著名作曲家黄女士生活在一起，她默默地走开，因为她爱他，只要他过得好……菡子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可是她从来不对人透露。菡子与吕蒙分手后，一直在照顾他的老父亲，想方设法让老人家

开心。

当菡子在华东医院再次见到吕蒙时，他已经3次中风，语言行动都极为困难，很可能在医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原本两颗紧紧拥抱的心，经过多少年的隔绝之后，再次重逢，感情的火花炽热如火，又清澈如水。以前吕蒙是怎样严重地伤害过她，但这些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了。

吕蒙对菡子说：“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说不出来。”菡子猜出他要说什么，马上接着说：“我不怪你，你也没有遗憾！”他无声地流泪，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双目对视，彼此都读懂了。

没有40年的分离，甚至并无感情上的裂痕，在我们一生的感情生活中，存在着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是的，没有什么欲望，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我们过去散步长谈的情景，没有私念，读的也是天上人间。但愿真有天空中的世界，我们一起飞去……（菡子：《重逢日记》）

1996年吕蒙走完最后的旅程，他没有遗憾，因为他在夕阳初照的时刻，沐浴过温馨的余晖。

菡子阿姨对我的创作也很关心。1990年代，我送给她一本《在男人的世

界里——丁玲传》，菡子阿姨在 1999 年 1 月 30 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言昭写丁玲的文章，确有特色，我花了 3 个晚上初读了一遍，现已推荐别的爱好者去看。她可算最能理解丁玲痛苦心情的人，写到冯达的一些事情，言昭是费了不少心血，那种善解人意，也可慰丁玲于地下了。言昭如你一样，引用史实务求准确翔实，特别是

传主心理方面也有合情合理的深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写不完的菡子，说不完的菡子，菡子阿姨已于 2003 年 6 月 5 日去世，但是她给我们的书信却永远留在我们身边，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就会想起与她相处的日子。

—— J·A ——

（本栏责编：路 明）

铜仁路的尽头，那栋楼

陈增爵



上海的马路、街道、弄堂、小巷等由来，及其周遭生发的世故往事，估计很少有人能完整细数。或许，有魔都之称的东方大都市开埠以来，历史饱经沧桑。那马路、街道，这弄堂、小巷，无形中曾见证一个个显赫门第的辉煌与衰败？这，即所谓历史、文化的积淀吧。

由此说来，上海的某条马路、街道边的建筑物，因它建筑设计师的匠心独运，广获赞颂；某栋楼房，因其居住者生活之独特“八卦”，流传市井。这马路、此楼房，就获得了“故事”属性。例如铜仁路就是如此。

铜仁路的一头，直抵北京西路。正是它与北京西路相交处的一栋楼房，由此名

声显赫。该楼房的建筑设计师为捷克人邬达克。邬达克设计的多栋建筑物均风格独特。由此，散见于上海众多马路边的它们，近年来仿佛成为上海都市历史的一个个标识，屡获广泛关注。铜仁路尽头该栋四层楼房，其建筑外墙的绿色面砖、整体仿佛轮船之形状，确实标新立异。这栋被称为“绿房子”的楼房拥有者，就是上海滩颜料大王的女婿吴同文。此豪门家族成员间的情感纠葛，一言难尽。就凭这般“话题”，铜仁路多年来“活跃”在所谓“老上海”的传说中。然而，铜仁路给我印象至深处，却是这条路的另一头。这里也有一栋楼房。

铜仁路这一头与延安中路相交。那栋楼房正置身此地一街巷的深处。这街巷

的“身份证”号码，是延安中路的门牌号。然而那条街巷巷口，直直对着铜仁路。我感觉中此街巷非同一般，犹如铜仁路越过延安中路之后悠然延伸的一截。

我如此认定之缘由，首先这街巷之宽阔体量、形状模样，截然不同于一般弄堂：

其宽阔街巷口的左右两侧，赫然竖立两棵粗壮大树，如同守卫一般。街巷内，树干一般粗壮的大树，居然一棵又一棵，参差连接，络绎不绝。仅此两项，即是上海一般弄堂、街巷无从见到的。这些树又非上海马路常见的法国梧桐，而是四季常绿的高大乔木。巷内，这般树木层层浓重绿荫掩映中，次第可见那些楼房，亦非沪上弄堂常见的“石库门”或新式公寓等，却是一栋栋西洋建筑风格的别致住宅。上海弄堂惯常的市井气息之逼仄，街巷中往往可见那悬晒衣服、被单的凌乱。诸如此类沪上民居“煞风景”的弊端，在这宽敞街巷里，居然悄然消失。

街巷外的延安中路，可谓贯穿上海东西方向极其忙碌的马路了，在此往返行驶有数条公交线路的大客车、众多的小汽车、货运车等。不无蹊跷的却是，踏进铜仁路尽头的这条街巷后，你会逐渐感受此地众多树木那重重叠叠的绿荫，滋生着别具一格的幽静。仿佛得益绿荫这份幽静之庇护，延安中路那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就此被隔离了。

步入铜仁路尽头这街巷幽深处之底端，就会看到其右侧，端端坐落的一座三层西式洋房。它，就是我印象至深的楼房。

这座西洋小楼房，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办公楼。它的庭院中，树木高大、绿草如茵。

说起来，那是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百废待兴的年月。该年头，新出版的一些中外优秀文学书籍，成为人们热情期盼、踊跃购买的“抢手”品。当时，我是个“跑”出版新闻的记者。这份职业让我对中文写作的能力司空见惯。然而，此刻回溯“文革”中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某些政策禁锢，相关的外国语言文化已惨遭排斥了十多年。而在当下、在此地，居然还能有同时运用中文和英（或法、德、俄、日）等另一国文字之写作者，不免令我惊异又不失敬佩之意，译文社陆续新出的外国文学图书，亦成了我心头之爱。对译文社编辑的工作，我兼具神秘感和好奇心。

我首次进入这座小楼那天，当时可谓行色匆匆。我被告知来这里取一份请柬。

这份请柬，使我有缘得以进入另一座宅邸。那是一栋上海花园洋房，建筑风格独特的它，位于上海淮海中路与乌鲁木齐路交界处。这楼房于我，素来是可望不可即的处所。它是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

第二天黄昏，来此地的我不免有几分沾沾自喜——今天的身份，居然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邀请的宾客！法领馆的请柬，正是那天我去那西洋小楼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取得的。

进入法领馆，迎面是宅邸门廊中数位礼服端庄的女乐手，随着她们手中小提琴、大提琴弓弦的颤动，优雅乐曲洋溢四周。随之可见站立一侧的法国领事夫妇，以极具礼仪感的微笑，愉悦相迎来宾。法领馆宅邸宽阔的花园草坪上，众多来宾这边或那边分散站立，疏朗有致，任意几人聚集、交谈，穿梭而行的，是几位手端托盘彬彬有礼的侍者。侍者托盘中，有的是精致西式小茶点，有的是盛有香槟等饮料的酒杯，供来宾随意取用。

那天，已值上海初夏，暑热始临。尽管黄昏时光，炎气仍盛。法国驻上海领事先生俨然西服领带，风度端庄。他与同样正装西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邀请来宾共同举杯，饮用香槟，以庆贺《世界时装之苑 ELLE》在上海的出版。随之缓缓步入草坪的，是数位服饰优雅、举止得体的秀丽时装模特——她们专程从法国赶来上海助兴。仪容出众、气质华美的她们将西方时装文化之美呈现于茵茵草坪，又展示得如此活色生香。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上海，竟然能如此近距离领略西方女模特的风采。

在法领馆之官邸，用香槟酒会发布《世界时装之苑 ELLE》在上海出版的新闻，在我这个“跑”出版新闻的记者看来，具有特殊意味。《世界时装之苑 ELLE》的出版，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用版权合作的方式，引进海外高雅时尚文化。那年月，尽管改革开放浪潮在祖国大地势头正盛，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一举措，却是中国当年的首创之举。

由此，我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感觉尤佳。我多次来这栋小楼采访，有幸与译文社多位翻译家交往，其中，戴骢先生是我最初结识之一位。说起来，我最喜欢的是他翻译的《蒲宁短篇小说集》，对该译本语言之华美文采极其赞赏。

记得那天我去译文社采访戴骢先生，对他说及自个对该书的阅读感受。我又听说戴骢先生正在翻译《金蔷薇》。俄国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写的《金蔷薇》，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佳作，我读后获益匪浅。只是，我曾阅读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此书的译者，并非是他。对此，戴骢先生释疑说，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几个译本，是出版界中常见的。原作的文学价值广获赞赏，其作者的文字必然值得细细读解，如何翻译方能体现原作神韵，亦是翻译家对译文“信达雅”的不懈追求。之后，他又赠送我一册他译的《蒲宁散文选》，我翻阅时，意外发现这本外地出版社印制书中

的文字有几处差错。戴骢先生居然已经用规范的校对符号标记画出，并一一改成正确之字。他那端正字迹令我顿生敬意。我在阅读书中的“译后漫笔”时又得知，原名戴际安的他最初接触蒲宁原作，是在“文革”期间！他在“偷食禁果”的喜悦中，开始翻译。然而，戴际安翻译的蒲宁作品，署以笔名戴骢之正式出版，居然是在十一年后。由此可见，戴骢先生为揣摩蒲宁作品，使自己的译文体现原作语言的节奏、色彩和气息，呕心沥血了十多年！

译文社有几位翻译家被称为“某公”。如“孙公”、“汤公”等。我暗自猜测：获如此“尊称”者，或许因出版译作较多、其译文又风采卓越的。“孙公”系孙家晋、“汤公”系汤永宽，均有多部译作问世。汤永宽的译作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永别了，武器》、雪莱的《叙事诗选》，也有泰戈尔的《采果集》、《游思集》等多部。孙家晋的译作更多，有《克雷诺夫寓言》、莱蒙特的《农民》（四部曲）、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还有托尔斯泰、纪伯伦以及印度、哥伦比亚作家的作品等等。他翻译最多的是泰戈尔的作品，可以说泰戈尔散文诗作，基本被他“一网打尽”，连泰戈尔的戏剧集《春之循环》，他也没有“放过”！

我接触的翻译家中，感觉“汤公”汤永宽先生以言谈直率，敢于针砭时弊著称。

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社会上外国文学作品出版状态有些“乱”。某些格调不高、品质低劣的外国小说译本也充斥其间。汤永宽先生对此很不赞同。他借用经济学的“劣币驱逐良币”概念，多次在出版专业会议上，慨然发言斥责这个“乱”。他认定，出版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出版，必须选择历经岁月洗练，被世界公认的佳作。阅读这些文学名作，有助读者培养积极健康的人生观，有益人们提高文化修养和鉴赏水平，他认为这是中国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我采访汤永宽先生时，他就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者，应该有如此使命感。同时他又说，倘若要在翻译中有所“成就”者，必须是个“双枪将”。就是对中文、外文的语言文字以及文化方面，都要熟练掌握，还要对该作家的语言写作方式娴熟于心。具备如此的语言文化功底，才能在翻译中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达外国文学原作神韵。“我的翻译，仅仅是一种引导，引导中国读者发现和欣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那天，汤永宽先生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谦虚表述自己多年来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甘苦。

译文社的这座小楼聚集了众多熟练掌握中文、外文两种语言的编辑。倘若，你对西式洋房式样饶有兴致，那么进入其中，仔细观察、揣摩此小楼的门道、庭院、台阶、楼梯、阳台以及楼梯扶手等等，片

刻间，你就能从容领略西式洋房独特的建筑风格。

一天，我完成采访任务离开小楼，漫步庭院时分，感受到这栋小楼及其周遭的氛围，仿佛洋溢着别具一格之美。它是蕴含心灵间、可容纳思维从容驰骋悠然品味的美。我细细思量、辨析着这份美，思绪隐隐：莫非，它得自该社出版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之潜移默化？

对如此美感之领略、感悟，是因结识并求教“孙公”孙家晋先生，因而我获益极多。

“孙公”孙家晋先生的译作出版时，多署以笔名“吴岩”。他是苏州人——“吴岩”，估计是他自谦为“吴地一石”之意吧。我曾经参加过上海出版局组织的编辑工作会议，采访过当时还在译文出版社社长之任上的他。回想起来，那是我有幸与他“近距离接触”之始。

孙家晋先生之言谈风采，尤具谦和。他曾热情邀请我去他寓所“坐坐”。那天，我这个出版业的“后生小子”，有幸在一杯清茗的茶香中，听这位翻译界之“尊长”，徐徐细数自己翻译泰戈尔散文诗作之体会：“诵读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品味美的一种高尚享受。我读泰戈尔的启蒙者是西谛师、郑振铎先生。”他所翻译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循循善诱了我。“郑振铎先生，字西

谛。我称之‘西谛师’是对他的敬重，可能是我们‘老派’人的做法——学生、后辈对自己老师，直接称呼姓名有失恭敬。”孙家晋先生对我如此解释道。

那天傍晚，我向“孙公”告辞后，他的话语似乎还在耳边萦绕：“泰戈尔的作品，我尤为欣赏、喜爱。那些散文诗含蓄、朦胧，表述的哲理甚至有些晦涩。可是其激情、意境、韵味，在他描摹自然景物之美中缓缓流露，他甚至会用借助幻觉呈现的文字表述。如此语言是这位诗哲作品独特的个性。‘光风霁月’是泰戈尔早年、中年散文诗作句的基本风格，他驱使美文描摹想象，其中蕴含哲理的凝聚，充分流露在他的《吉檀迦利》中。《吉檀迦利》该篇的英译本出版，引发了西方多位著名诗人的赞叹。由此，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时光如梭。多年后的一日，我又来到译文社的这栋小楼。此时已临炎夏，我登堂入室，进入这座小楼的二层。推开落地钢框嵌玻璃的门，迎面是个相当宽阔的大平台。平台一侧植有数棵葡萄。夏日时光，葡萄的绿叶随葡萄藤的攀爬，蔓延于平台廊架上，生成疏落有致的绿荫。置身于平台上的我，俯瞰底层的庭院。庭院里树木高低不一，有一棵高大的广玉兰，独立其间，绿叶茂密，分外醒目，它那茂盛绿叶间有数朵皎洁如玉的玉兰花，静寂地盛开着。

我想起对作为出版社领导的孙家晋先生那最后一次的采访。那天，“孙公”告诉我，自己即将退休，离开译文社，言谈间，他又说到了泰戈尔。

他说道：“泰戈尔本人将他用孟加拉语写就的《园丁集》《流萤集》《茅庐集》《飞鸟集》等，翻译成英语。我搜罗这些英语之作，包括后人汇集他另一些诗作的《集外集》，共计十集。我均翻译成中文，汇编而成一册出版。我取书名为《心笛神韵——泰戈尔英语诗汉译》。泰戈尔写过这么一句：‘世界的吐气在我们心灵的芦笛吹奏着什么样的调子，文学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这就是书名《心笛神韵》的由来。这些年来，我翻译泰戈尔作品，对欣赏他那语言之美，颇有体会。我将此种感悟，写成《无限与有限》《神与人》《爱与恨》《生与死》等数篇，整理汇聚后以《望霞听雨札记》为名，投稿《读书》杂志。1991年《读书》刊出了此文。泰戈尔他曾自叙：‘自己的哲学像云，能化成时雨，染成彩霞。’我此文之篇名亦因此而来。《望霞听雨札记》亦被我汇收进《心笛神韵》中。”

“您作为翻译界声望卓越的翻译家前辈，译作有《克雷诺夫寓言》、莱蒙特的《农民》（四部曲）、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还有托尔斯泰、纪伯伦以及印度、哥伦比亚作家的众多作品。您对自己翻译

的作家、作品，是如何选择的呢？”我问。

“孙公”作答曰：“假如说我有选择，就是选择文学名著名篇，尤其是我自己欣赏、喜爱的。有些是我认为对人性的描摹，比较出色的。例如《小城畸人》，还有一些是中国读者不太熟悉，可我认为语言具有值得赞赏之美的作品。比如被称为‘印度夜莺’的印度女诗人萨罗吉妮奈都的《金色的门槛》，当然，我尤其欣赏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的语言可谓是清词丽句，着墨不多。他用比喻熏陶读者，用形象启发读者，驰骋他们的想象。我努力用自己的译文语言，将如此清词丽句之美，传递予中国读者。我期盼，自己的翻译文字能引导人们欣赏文学名著的美，由此激发读者的想象，有助于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优秀文学作品赋予的人生智慧。”

此刻，回想当时的情景，品味“孙公”如此一番话语，又联想起来这小楼，与戴聪先生、“汤公”汤永宽先生等翻译家交谈的种种过往。这栋西式小洋房为何予我印象至深？或许，有不少翻译家辛勤笔耕于此，他们将优秀外国文学作品陆续推向社会，给遭受“文革”浊流摧残十余年后，迎来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文学名著对真善美的歌颂，给予众多读者滋养。看似无形的滋养极其有益，它能帮助人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我，正是这芸芸众生之一呢。

回声七次

李疏朗

90年代上海的饭店，流行一种洋伞形状的牙签。伞柄负责牙签原先的功能，伞面由彩纸糊成，有时是绿底粉樱花，有时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小归小，却也像真伞那样可以撑开来、合拢来，考究一点的，还配一根极小、极短的橡皮筋，用来束牢合拢后的伞。用慧娟的话讲，这就是上海跟外地不一样的地方——考究呀。

一只圆台面往往只有一盘水果，整盘水果上面往往只配一把这样的小洋伞，要是一只圆台面上只坐一个小人，伞的归属没有悬念，随便哪个大人都会讲，喏，拿去玩呀。要是还有其他小人，洋洋就晓得今天拿不到小洋伞了，因为妈妈会讲，这个让给妹妹好吧，妹妹比你小，或者，这个给姐姐玩吧，你家里已经有很多了。

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妈妈和爸爸结了婚，再碰到去外面吃圆台面，爸爸会在妈妈开口之前就先讲，洋洋欢喜这个对吧，一边讲，一边小洋伞就已经从水果盘里来到了洋洋面前。洋洋开也开心死了，哪里还顾得上旁边的其他小人眼痒不眼痒，以

及妈妈回家后埋怨爸爸的那句“一点也不识相，不晓得难为情的吗”。

所以洋洋和爸爸卫民有数。虽然小时候没有骑过爸爸的肩膀，读书开始没有坐过爸爸的脚踏车去学校，洋洋还是觉得，自己和爸爸就像长绳两头负责甩绳子的人，只要交换一个眼色，就晓得应该往哪个方向甩，从不出错。至于妈妈，妈妈是总也踏不准时间点跳进绳子里的那个人，还老凶，但这个游戏又不好不带妈妈一起玩，真让人伤脑筋。

90年代的圆台面也会推陈出新。有一趟，亲眷六十大寿的圆台面没有出现小洋伞，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锃锃亮的新玩意。支柱仍是牙签——但有一次性筷子那么长、那么粗，数条剪成0.5厘米宽、15厘米长的金色反光纸被局部固定在顶端，没固定的部分就像烟花那样自然下垂，向四面八方绽开。洋洋都看呆了。

谁晓得爸爸正好去洗手间了。很快，金色烟花落到了一个3岁男小人的手里。他拿着它满场飞奔，上天入地，嘴里喋喋

不休地发出“咻咻咻”“piu～”“冲啊”之类的声音。疯够了，他坐回圆台面，开始撕扯一条条金色反光纸。固定用的玻璃胶带本来就缠得不多，很快，那束烟花不见了，地上落满金色碎纸。男小人开心地笑起来，拍手叫道，结婚了，结婚了。洋洋简直要哭了。

后来卫民请学校里教美术的同事帮忙，从文具店买来一包金色反光纸，自己剪，自己粘，做了一个样子差不多的烟花给洋洋。月珍讲，你不是教地理嘛，手工倒也蛮灵光。卫民笑笑，开头也没做好，粘得稀稀拉拉，像只痢痢头。月珍痴头怪脑地笑，你不要惯着伊，小人想要啥就有啥，以后不晓得轻重。卫民讲，那有什么关系，洋洋蛮懂事的。伊把剪刀拿给我的时候，晓得尖的那头不能朝向别人。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教我和慧娟的。

1997年7月1日，卫民坐在公园长椅上，回想起这些往事，在心里哭了哭。

月珍是带着洋洋嫁给他的。介绍人讲，伊在南京路中百公司做营业员，蛮好的对吧，稳定。卫民“嗯”一声。介绍人又讲，小姑娘也蛮乖，以后你们要是再养一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卫民再“嗯”一声。介绍人讲，老实归老实，你也不要一直不响，晓得吧。伊脾气是有点的，人是好人。你不响，就被伊吃死。卫民笑了，晓得了，吃来吃去，难听吧，我就是想寻个人好好

过日子。

后来月珍告诉他，介绍人跟月珍讲的版本是，伊在中学做老师，教地理，蛮好的对吧，稳定。副课也不像语数外那么忙，又有寒暑假。月珍讲，其实教地理还是教数学，有没有寒暑假都无所谓，我是觉得做老师的，总归会对我小人好一点。月珍白他一眼，继续讲，谁晓得你对小人比我还好，你看看家里面现在多少小洋伞了，摆摊头啊。

结婚那年放暑假，他们带着洋洋去了趟青岛旅游。三个人鞋子一脱，赤脚踩在沙滩上，海水冲过来，脚下的沙就陷下去一点，人像陷在一个沙坑里，两只脚慢慢看不见。月珍大喊，啊呀啊呀，人变矮了。他看看月珍被风吹乱的头发，再看看沙滩上忙着捡贝壳的洋洋，心里感慨四十岁之后才过上好日子，晚是晚了点，总好过无。

这时听见月珍讲，可惜上海没有海。他讲，也不是没有，就是稍许远了点，金山、崇明……去一趟半半六十日。月珍讲，我没去过。和这里的海一样好看吗？他想一想，答，那还是差一点，没有这么蓝。他又讲，你晓得上海的简称为啥叫“沪”吗？老早，苏州河下游靠近海的地方，渔民用一种竹编的闸网捉鱼，涨潮，落潮，鱼啊虾啊就落到网里了，那个工具叫“扃”，就是“沪”的繁体字“滬”右面那个。月珍讲，啊？繁体字，我不懂的。他想一

想，从沙坑里把两只脚拔出来，拉月珍到一旁，在略干的沙滩上用脚写出一个“滬”字。月珍讲，地理课也教这些吗？他笑了，课本上没有，课本只讲潮汐现象——涨潮，落潮，大潮，小潮，春潮……但我欢喜给学生讲那些课外知识，他们也欢喜听。月珍大吃一惊，不照课本讲，不会吃排头吗？他讲，不会啊，课堂气氛好，学生学东西更快。我要是卫生课老师，我就给学生讲泪腺在哪里，为什么哭的时候鼻涕也会一起流出来，有劲吧。

月珍忽然来了兴致，泪腺我晓得，小时候我对着镜子观察过，发觉眼睛这里有个老小的洞洞眼，两边眼睛都有，眼泪水肯定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她一边讲，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只霞飞牌粉饼盒子，对着镜子扒开内眼角，确认那只“老小的洞洞眼”还在，随后稍稍调整角度，把卫民的头也纳入镜子里，兴奋地讲，看见了吗，就是这个洞洞眼。卫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想一想，索性有样学样，也扒开自己的内眼角，假姿假眼讲，哦哟，原来我也有这个洞洞眼。小时候姆妈一直跟我讲，男小人不好随便哭，要被人看不起，我蛮好叫她帮我这两个洞洞眼缝起来算了。月珍扑哧一笑，十三点。嘴巴缝起来我倒是有听到过。他讲，对对，小时候是有这种讲法的，不过我话不多，不用缝起来。也就跟你话多一点。

月珍呆一呆，讲，两个人是要讲话的，不讲不讲，到后面就没话讲了。他心思敏感，猜到月珍兴许是想起了之前的男人，只好不响。每个人的过去都是被石头压住的一摊树叶子，就算本人暂时把石头搬起来，旁人也不好探头张望那些树叶子的具体种类、数量、大小、颜色。他觉得那是不上路的。

顿一顿，他想到可以讲，你平常上班，要讲很多话对吧。月珍“嗯”一声，讲话要看山水，你不要看我卖的是男式衬衫，实际上，买不买、买哪件大多数还是女人做主。两个人前后脚过来，看上去像不搭界一样，一般就是两夫妻，买了衬衫也不会一天到晚穿的，你讲，这件出客穿蛮有派头，伊听了会买。年纪轻轻，看上去还在轧朋友的，你就讲，弟弟啊是在外资企业上班啊，不管是不是，男的听了觉得有面子，小姑娘听了也捂心，这时候你再讲，这件料作好，挺刮，多洗几趟也不会起球，上班穿老登样的。卫民听得入神，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只阿木林，根本不会讲话。月珍继续讲，还碰到过一个老头，女儿陪着来的，买件新衬衫做六十大寿。我开好单子让女儿去收银台付钞票，老头没跟去，跟我讲，从前百货商店付钞票哪里要跑来跑去哦，营业员头上一根钢丝，带只夹子，钞票、单子往上头一夹，用力道一掼，就直接沿着钢丝飞到收银台去了。

那边再把找下来的钞票、收据什么的老样子飞回来，多少省力。我只好讲，多动动对身体好，人看上去也后生呀，像你一样。伊听了眉开眼笑，电视里讲，上海人平均寿命有七十几岁了，我买件衬衫，也还有十几年好穿。穿衬衫看上去后生。

卫民讲，那种钢丝，我小时候看到过。有趟姆妈领我去店里买“的确良”，拣了半半六十日，拣中一块黄颜色的。那时候好像刚刚开始流行这种料作，出口转内销，不要布票，直接付钞票。姆妈讲，买一块给大姆妈过生日，伊皮肤白，穿黄的应该好看，这个钞票不好省。月珍讲，大姆妈。卫民“嗯”一声，自家姆妈叫姆妈，大姆妈，是阿爸大老婆。你晓得吧，解放前头，蛮多这种的。月珍讲，我以前不晓得。卫民点点头，小时候我不懂，为啥我的裤子变短了，姆妈就给慧娟穿，但是我阿哥阿姐的裤子短了，就不会给我们穿。到底不是一个肚皮里养出来的。姆妈过世前两年，有趟跟我讲，其实解放后，国家有规定，以后不可以有大小老婆了，但是历史遗留问题怎么办？国家又讲，要看女方的想法，假使女方不想走，就还是老样子。我姆妈就没有走。

这样七搭八搭讲半天，太阳落下去，海水渐渐变暗。洋洋捧着一马甲袋贝壳来寻他们，三人走进一片小饭店，开国语点菜，再要一瓶青岛啤酒咪咪。洋洋在暑

假作业簿的作文里写道：青岛的海真蓝，风把海浪一阵一阵推着往前走，像海里长出一座座流动的小山。上海的苏州河如果也有这样漂亮的颜色，该多好。

到1997年7月1日为止，苏州河仍旧是黑的。卫民坐在公园长椅上，望着面前另一条不晓得名字的河，把那些细碎往事想了又想。要到这时他才想起，青岛那天忘了告诉月珍，其实泪腺不是内眼角那老小的洞洞眼，而是在靠近外眼角的上方，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位置。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根本不可能“缝起来”。而哭的时候之所以会流鼻涕，是眼睛和鼻腔之间那条叫“鼻泪管”的通道在起作用。以前人家总说，女演员假使哭不出来，就滴几滴眼药水做做样子，其实真哭还是假哭，门槛精的观众还是晓得的，看她有没有流鼻涕就晓得了。

月珍几乎不哭。即使婚后的好日子转瞬即逝，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套路，她也只取其中第二项。卫民在学校加班，call机每隔10分钟就响一趟，无奈回电到家里，接通后第一句往往是，你快点给我死回来，你自己看看现在几点钟了。他匆匆应两句，挂断电话，继续备课。课本上的教学内容早已熟透，他真正花时间去备的，是那些拓展出去的课外知识。下一课他预备给学生讲讲德国的国王湖。他当然没有去过，但有次在周末的文庙旧书

市场上，他淘到一本封面落光的旧书——书名已无从考证，兴许是《世界奇观博览》之类的。书里讲，位于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有一处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的狭长形湖泊，碧绿如玉，名叫国王湖。大部分游客都会体验乘船游湖。船开到一半，船长会打开舱门，拿出一种叫粗管短号的乐器，对着山谷吹奏。根据天气情况，人们能听到一至两次山谷间的回声。据说从前，船主曾在此鸣响火药枪，枪声在山谷间反复回荡多达七次。他心想，明天最好再请教一下教物理的同事，山谷回声是如何形成的，回声次数和天气又有怎样的关系，那帮猢猻假使在课堂上问起来，自己也不至于闷掉。

晓得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小猢猻，是从无意中看见月珍的病历卡开始。医生天书般的字迹应当入选世间百大难解之谜，但卫民到底身经百战，考卷上什么风格的字迹没见过，“因节育环引起的炎症”那几个字，再潦草崎岖也明明白白落入眼里，日期新鲜。月珍眼睛不看他，我要是打算瞒住你，也不会把病历卡随便一摆。他不响，问不出一句为什么。月珍继续讲，我不准备再养了，就没拿出来过。有洋洋一个也够了。洋洋跟你蛮有数的呀。他想讲，总归不一样的。还没讲出来，又咽回肚皮里。小时候姆妈总是讲，话讲出来之前，要先想想看该不该讲。要是吃不准该

或不该，不讲比较好。又想起介绍人讲的，你也不要一直不响，你不响，就被伊吃死。他想到底还是自己姆妈晓得自己。现在，他吃不准那种话该不该讲，于是他站起来，只讲一句，我去小菜场买点菜。

菜场附近是熟悉的公园。买完菜，他照旧想到公园里走一圈，发觉出门时忘记拿公园月票，只好花5角钱买一块圆形塑料牌子扔进检票口，拎着一条鱼、一盒豆腐和一把葱进门，在大象滑滑梯旁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此地的滑滑梯已经有点岁数，一个个小人从尾巴处的楼梯爬上去，再沿着象鼻头滑下来。有种皮大王干脆坐在两根滑道中间往下滑，还有的，先从象鼻头倒爬上去再滑下来，疯出一头汗。过两天，办公室教生物的桂老师讲，家里刚满两岁的小人最近爱玩一种新游戏，叫大人屈膝坐在地上，小人爬上膝盖，再沿着小腿滑下来，赛过滑滑梯。桂老师讲，余老师，等你养了小人，你也试试看呀。你人长脚长，小人肯定滑得开心。他听了鼻头发酸，脸上努力笑着，到时候再讲，到时候再讲。

母亲过世前两年，兴许是晓得自己时日无多，话明显多起来。最常跟他讲的是，是姆妈不好，姆妈晓得，慧娟不结婚，是她欢喜挑挑拣拣，你不结婚，是照顾姆妈，耽误了。他别过头去，瞎讲有什么讲头。房间里窗式空调轰轰作响。母亲继续

讲，等姆妈走了，你就没有负担了，寻个人结婚，养个小人，一个人总归是要结婚养小人的。他讲，老茧都听出来了。母亲用手绢揩揩眼泪，卖相不是最重要的，人好最重要，晓得吧，结了婚就不好离婚的，老法讲，离婚伤元气。他心里面想，离婚伤元气，所以姆妈才没有离开那个家吗，即使自己只是小老婆，即使国家已经讲了，去留主要看女方意思。母亲像是看懂他想什么，轻轻讲，我18岁就跟你阿爸，走，能走到哪里去，那时候别人家的小老婆大多数也是不走的，做了那么多年家庭妇女，出去靠什么生活。他“嗯”一声，想起被姆妈领着去买“的确良”的事情。姆妈讲，这个钞票不好省的。那个年代面粉1角2分一斤，棉布3到4角一尺，一件“的确良”衬衫要卖12块钱——尽管这些是他长大后才从报纸上晓得的，但当时年幼的他已隐隐懂得，自己正置身一种不便言明具体条件的交换游戏，大姆妈给自己和慧娟的每一颗糖、每一支铅笔、每一次笑脸，难说不是那块出口转内销的“的确良”在起作用。

他讲，姆妈当时应该给自己也买块“的确良”穿穿。母亲笑笑，当时在店里，我也有看中的，白颜色底，上面一朵一朵蓝莹莹的花，做条裙子应该蛮好。但我们这趟出来是给大姆妈买东西的，自己也买一块，讲不过去。假使大姆妈做“的确良”

新衣裳穿了，我也不好马上穿的，不好让人家觉得，我在跟伊别苗头。他讲，我们买给伊的是黄颜色对吧，好像也没看伊穿过。母亲点头，从来没穿过。他顿悟，所以姆妈后来也一直没给自己买那块蓝莹莹的布。母亲忽然想起什么，讲，你晓得吧，后来有一天，石门二路那片服装店，讲有一批“的确良”衬衫要上市，结果店里人潮潮翻翻，挤来挤去，玻璃挤碎，有几个人受伤，有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人也没了。他惊讶，就为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母亲点头，就为了一件“的确良”衬衫。

母亲过世那天，“一条龙”的人来，第一句话讲，家属把金戒指拿一拿吧，过会儿就不容易拿下来了。他照做，然后抽空跑去南京路中百公司，买下一条“的确良”裙子。火化那天，工作人员拦住他：涤纶衣服不好摆在棺材里。他捧着裙子发怔。工作人员又讲，家属注意，眼泪水不好滴在棺材里，请大家配合。慧娟哭得更大了。

后来慧娟出嫁，伊学生时代玩得好的几个朋友来家里帮忙缝被子。南京路协大祥商厦买来的绣花缎子被面摊开在床上——鸳鸯戏水，龙凤呈祥，百子图。卫民看着心里高兴。他没有告诉慧娟，这些嫁妆底下的棕绷床垫，因母亲常年卧床而形成了一块不小的塌陷。从前母亲睡在上面，他不晓得；到母亲被“一条龙”运

走，他仍旧没发觉。大殓结束，豆腐羹饭吃完，他一一送走宾客，回家，忽然就做了一件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他躺到母亲那张床上，凝视天花板上20支光的电灯泡。要到这时他才感受到那块塌陷。他起身看它，然后再次躺下，心里晓得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已从红色变为和阿爸、大姆妈一样的黑色，再无逆转可能。地理课上他曾经教过学生，地质运动是不可逆的——比如地壳发生褶皱隆起形成的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再比如岩体破裂形成的东非大裂谷……母亲的死不是隆起的山脉，而是刀痕状的裂谷。他不知不觉睡过去。醒转来，灯泡仍旧在头顶上亮着，依稀听见门外玻璃牛奶瓶的轻微撞击声，然后是奶箱打开，牛奶瓶放进去，门再关上，上锁的声音。他晓得现在约莫是四五点钟。他心想，是该像姆妈讲的那样，寻个人结婚，天长日久，在同一张棕绷床上各自睡出一块塌陷。兴许不是棕绷，结婚的话，换成席梦思好了。慧娟讲过，现在流行席梦思。

1997年7月1日，卫民结婚两年，确诊尿毒症半年。每个礼拜三次透析，每次420块——“的确良”裙子可以买三四条。没有小人，也不可能再有小人。有时候会在家里吐。起先没有经验，喉头涌上来，已经来不及奔去灶披间，月珍也不讲什么，拿拖把拖一遍，湿揩布揩两遍，开

窗通风，买菜烧饭。后来他时常拿一只塑料袋在手里，一有吐意，就凑上去，最后把塑料袋扎紧扔掉，对月珍抱歉地笑笑，下次你去买菜，问人家多要一只塑料袋好吧。月珍讲，你当要两根葱那么简单。但“你快点给我死回来”的话毕竟是不讲了。有天他精神尚可，坐在沙发上陪月珍看香港电视剧《天地男儿》。香港电视但凡有人去世，镜头里的人一律黑衣、黑墨镜，连撑的洋伞都是黑的。他眼睛仍旧盯牢电视机，轻轻讲，阿爸姆妈当时买墓地，有个旧邻居讲，要么把子女的墓地也一起买好算了，便宜点，一家门都在一起，蛮好的。月珍答，后来没买吧，上次你领我去上坟，只有你阿爸、大姆妈、姆妈三个人的合葬墓。他讲，嗯，不过他们家就是那样买的。当时他三个儿子都只有三十出头，一共买了四只双穴。月珍讲，二四得八，八个人。他讲，包括媳妇。没两年，大媳妇生病走掉，大儿子重新讨了老婆，怎么办，只好叫人把原先老婆的名字铲掉，重新刻上后面那个老婆的名字。月珍“啊”一声，还有这种事。他接着讲，又过两年，大儿子好像也生什么病，走掉了，这下僵掉，女方三十几岁，总归要重新结婚的，只好叫人把女方的名字再铲掉。不晓得的还以为在寻开心。月珍不响。他停一停，讲，到时候买一个单穴就可以了。月珍一下子别不过来。他讲，到时候，给我买一个单穴

就可以了。他深知世间诸多疾病之中，尿毒症是不可逆的一种，如地壳隆起、岩体破裂、母亲的死。

有时在家他也看书。文庙淘来的各种旧书，洋洋学校里叫大家买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余秋雨的《山居笔记》，还有翻了很多遍的《挑战罗布泊：余纯顺徒步中国纪实摄影》——那是1996年年底在“孤身徒步中国：余纯顺摄影纪实展”买的。那年6月，和他差不多年纪，同样喝黄浦江水长大，甚至连姓氏也一样的上海男人余纯顺在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时遇难。在电视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前他就晓得这个名字，晓得他已经花了八年时间徒步中国，完成了很多探险项目，访问过几十个少数民族，全方位走遍“世界第三极”西藏，“喝过不下1000条河的水”，并且喜欢写日记。去罗布泊之前，余纯顺上过电台节目——他记得那档节目叫《人到中年》。有听众打电话进去，问他走过那么多地方，途中有没有遇到过死亡，你对死亡是什么看法？余纯顺答，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也是最公平的归宿，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他听过也就算了。直到死讯传来，他去图书馆坐了整整一天，翻阅各种有关罗布泊的资料，想弄明白一个四十多岁的上海男人究竟为什么执着于踏上一条条陌生且充满危险的路，满面尘土，不问归期，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答案。各种

资料显示，罗布泊曾是广袤三百里的泱泱大湖，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完成了人类在罗布泊的最后一次泛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此成功爆炸。70年代，罗布泊彻底干涸，湖水中的盐碱沉积凝结成坚硬盐壳，在高温影响下，形成隆起1米以上的龟裂状地表。电视里、报纸上、展览现场，人们都称余纯顺为“壮士”，这和壮士本人生前在采访里讲“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的气概倒是一致的。但这是之所以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吗？卫民想不清楚。人与人是那么不同。此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一个上海男人会和“壮士”这个词有什么关系。他想起月珍看着电视播出的死讯小声嘀咕过一句，伊肯定没有养过小人。此时回想起来，他想兴许她是对的。自己没有图书馆和展览寻到的答案，被一个养过小人的女人轻易点破了。有小人的人是江、是河，是可以汇入浩瀚大海的存在。没有小人的人只能是湖，封闭、孑立，因为没有可以汇入的地方，所以不管去往哪里，其实都只是在原地打转。当躺在蓝色帐篷里的遗体被找到时，余纯顺已离世五天。从盘旋在罗布泊上空的搜救直升机上看，那是无垠盐泽上的一个小蓝点。假使时光倒退二十余年，便是泱泱大湖里一叶孤舟。

学校党委书记带几个同事来家里看

过卫民，跟他讲，余老师，好好养病，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讲，看看能不能帮你。小人爱坐膝盖“滑滑梯”的桂老师讲，你带的几个班级，期末考试地理成绩都还可以的。他笑笑，考得好是他们自己争气。事到如今，他晓得没人会再提起他没评上职称的事。每个学校都有评不上职称的老师，如同每个沙滩上都有没被人挑中捡走的贝壳。去年的一次公开课上，他给学生讲江、河、湖、海的区别，举的例子是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淀山湖、东海——江即大河，因此黄浦江虽然称江，实质上仍是一条河流。他顺带讲起上海的简称为什么叫“沪”，因古代松江下游近海段的渔民常常使用一种叫“扈”的竹编工具捕鱼。“扈”即后来的“沪”的繁体字右半边。他讲，古代的松江也就是今天的苏州河，苏州河在外白渡桥汇入黄浦江，最终流入东海。所以除了“湖”是陆地围起的大片水域，自成一体之外，江水和河水都是大海的子民。坐在后排听课的几位领导微微点头。后来他辗转听说，区里另一所学校的地理老师讲到江、河、湖、海，举的例子是长江、黄河、青海湖和黄海、渤海，听课组里一位来自北京的领导赞许其讲出了伟大中国幅员辽阔的特征，那位老师顺利评上了“一级教师”。

今日一过，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将重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为“幅员辽

阔”添上世纪末重要一笔。早上电视新闻里播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走出官邸时的画面，老头热泪满眶，讲自己舍不得香港，舍不得这个他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卫民差点也哭出来。他心想，就今天吧。他不是刻意选定这个日子的，他觉得这件事兴许就像结婚，一旦想好要结婚，五月份结婚还是六月份结婚又有什么要紧。出门前，他把广合腐乳的盖子用力拧紧，用菜罩子罩住吃了一半的泡饭，在床沿上坐一坐，然后出门走向公园。不晓得是时间不够久，还是席梦思质量好，结婚时新买的床垫并没有睡出什么塌陷。今天他仍旧买一块圆形牌子丢进检票口，虽是7月第一天，已不必再办一张“上海市公园月票”。公园里人不多，连平常热闹非凡的大象滑滑梯也无人问津——黄梅天里，水磨石有点泛潮。他的心里也有点泛潮。

坐在河边的几个钟头里，来过一对推着童车的老夫妻。车上小人两三岁，或者三四岁——他对小人几岁大概是什么样子没什么概念——手里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连接着几块不同动物造型的积木，底下有轮盘。童车在走，那些动物也就在地上一磕一磕地走，象鼻头在走，孔雀在走，河马在走，狮子也在走。还来过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带着照相机，对牢河边堤岸的铺路石横拍竖拍，偶尔拿出笔在簿子上写点什么。他猜他们是在研究这些用墓

碑残片充当的铺路石。他自己先前发觉了铺路石的秘密，后来再来公园，就常低着头刻意观察——不晓得的人肯定以为他在寻皮夹子。墓碑主人似乎信教的多，“赐伊永安”“永光常照”“息止安所”这类字他见过好几块，还有英文“R.I.P.”，十字架，各种认不清的花体英文字。他听母亲讲过，公园建成前曾是农田、池塘和零星坟地，不晓得是不是和这个有关。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讲给月珍听。他几乎能猜到她的反应：皱皱眉头，讲一句，触霉头事情，不要多讲。她是那种上完坟回到家，要把从里到外所有衣物统统丢进洗衣机的人。

他把人生中那些细碎往事想了又想，有的事情想过一遍，牵出另一桩事，另一个人，过一会儿，兜兜转转又回头想起这桩事，像山谷间来回呼应、久久不息的回声。然后他就记起那本封面落光的、原本可能叫《世界奇观博览》的书里提到的国王湖的回声。那次他的同事、教物理的徐老师告诉他，声音在传播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物，部分声波就会被反射回来，形成回声。国王湖的船长对着山谷吹奏乐器，船主对着山谷鸣枪，山谷就是一种障碍物。那为什么回声的次数每次都可能不一样，少则一两次，多则七次，徐老师又讲，比如阴天，空气密度比较大，声音传播速度快，反射效果强，回声就会比较明

显，再比如气压高低，声源距离反射面的远近，反射面是光滑还是粗糙，都会对回声产生影响。他心想，或许每个人的生命尽头都是一座山谷。历经不同的人生，产生不同的回声。此刻他的山谷笼罩在黄梅天的低气压下，天气阴沉，人烟稀少。生命尽头的那些回声——月珍，洋洋，妈妈，大妈妈，慧娟——兴许永远弄不清楚究竟回荡过多少次。不过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天色终于慢慢暗下去，眼前的河水也一起变暗。电视里预报过，今晚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下有庆祝香港回归的晚会，好像还会放烟花。他没有亲眼见过烟花，但他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众烟花升起的时候，能把夜里的海水都照得发亮。他曾经用金色反光纸给洋洋做过一个小小的烟花，那是哄小人用的，照不亮已经变暗的河水。他苦笑一下，起身向河里走去。他不会晓得，香港维多利亚港在这天晚上也有盛大的烟花表演，1998年，一部香港电影以此为背景，取名《去年烟花特别多》。此后每年的回归纪念日及国庆节，维港烟花成为一个全城瞩目的固定节目。

2017年7月1日，共39888枚烟花在5艘趸船的簇拥下于维港上空华丽升起，与全国人民共庆回归二十周年。此时的洋洋已在香港结了婚，有了小人，小人指着电视里播放的烟花秀第一幕主题“香港·我家”问，妈咪，我到底算香港人还

是上海人？她答，妈妈是喝黄浦江的水长大的，妈妈的爸爸妈妈也是，不管我们现在住在哪里，你都不好忘记自己是半个上海人。想一想，她又讲，不过其实，爸爸妈妈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一家人的意思就是，你小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的名字也会刻在

我们墓碑上。她明白小人还小，不晓得能听懂多少，但她不忌讳谈论这些，人和烟花一样，早晚总归是要落下来消失不见的。她只是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天，听到爸爸跟妈妈讲的那句“到时候，给我买一个单穴就可以了”。当时她似懂非懂。

—— J·A ——

看见软烟罗

杨 铭

我有一个奇怪的能力，只要和人聊过几句，便能看见他的未来过去，好比三体人只消开口就可同气连枝，我的更进一步，旁征博引，什么样的际遇塑造了眼前的人，带着条件概率又将往哪里去，环环相扣，有迹可循。如同看书，我常在无聊的时候挑个人看，很快练出挑好书读的本事，有些人看似跋扈乖张，其实索然无味一如白纸，有些人潭面无风，却静水流深。这本领唯一的漏洞是看不清自己，没关系，看看别人足以让我有所消遣。如此看来，去，我看见了干爹。

干爹是大我四岁的同系师兄。其实他的故事并无标新立异之处，高招政策无常下的不甘，落后培养方案里自寻出路的胆魄，组建科研内阁的见识，或者更实在一些，两个月后热门方向免试研究生名列前茅的成绩，很难说清到底在干爹身上看到的哪一节哪一句，使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老成持重，却读出了弓背霞明剑照霜。于是在一个晚秋的雨天，我用亦舒言情里忘带伞的那套将他拿下，此后某些性格侧面退化为幼女形态，烫了娃娃卷，短裤背心洞洞鞋，牵着和退休干

部只差皮带上串钥匙的他出门。一天我去医院送便当，在公园鱼池一样挤满张口锦鲤的正畸科，他头戴手术帽，环卫大爷一般生无可恋，“吃饭了，干爹”，隔着鱼群，我脱口而出。

一个地方的人看腻了，就想换个地方看看，因此我常常瞒下亲人独自旅行，自负看人的本事天然消灾。我喜欢极致的人，江浙沪极致的精明计较，云贵川极致的原始坦荡；我也喜欢反差的人，新加坡严苛律例下巴刹夜市成箱啤酒边上的各色人等，泰兰德四面佛目光死角处浓妆艳抹的妖姬。在这本科阶段的最后一个长假，我想去美利坚看看。

干爹是第一个知道我要去美利坚的人，假托访学之名。和过去所有图穷匕见的独自远行一样，暴跳如雷痛心疾首顾影自怜，指斥我毫不顾及他的感受，然后无可奈何地送我去机场。这套流程我早已烂熟，干爹相当于安全演练，不出意料，得知真相的父母掀了屋顶，老骥伏枥，不甘放弃自我安慰，豁老脸拜托酒桌微信好友之交某局某董，发了些不明就里的在美联系人截图，留了我打不通的国内电话，拍

板，“已安排对接”。

随他们去吧。

小学一年级诵经一样熟练的弟子规，已在摇头晃脑里洒出大半，可就算只记得出必告反必面，也一字一句直戳脑门定罪我的不忠不孝。好学生干爹曾被我诓去苏州，陪我买博物馆的黄牛票，在身份证上换脸。他这样一根筋的人不会理解我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的心思，遑论用毫无营养的水课听完蒋勋说红楼后想看看与谁同坐轩的急切，但他还是来了，扛着平板电脑换个地方开组会写论文，到哪都是工作。

扪心自问，我没有干爹那焚膏继晷的情操，学医不过息事宁人，听话换取相安无事，自知叛逆难以释放，忍耐到阈值就是自毁性的爆发。期末对着不愿也不能背下的思修大把掉泪，枯坐到十二点，打车去酒吧学抽烟，浪费无聊的一小时后被同校师长劝返；既不一时冲动也不徘徊逡巡，拿着自己画的橄榄枝，找到藏在林立的高层居民楼里逼仄的一间纹身店把它种在脚踝；此类种种，让管中窥豹的干爹痛苦不堪。

“就是过检的猪肉也没人想吃盖章的那块。”

天高皇帝远，长期禁足下潜滋暗长的爆发力，终于释放在华灯初上鱼龙混杂的纽约，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踩着开裂的帆布鞋在积雪中四处搭讪，寄宿在华人优

步司机反复告诫晚上不要出门的黑人街区，每天四刀公交进城，跟流浪汉学会坐地铁，吃卫生堪忧的墨西哥餐车。其实没人管得了我，可我还是厌倦剪不断理还乱的实时监督，淋雨发烧也懒得说，情况严重的一天早早回房睡觉，耽误了晨省昏定，醒来收拾鸡飞狗跳。

偶遇过一个澳大利亚的飞行员，是那种包装精美内容规矩的书，不过早生一年，离特色行凶还欠一张三级飞照和一点开窍，穿着大衣紧扣帽子，一副担心被劫财劫色所以冷若冰霜的表情。他和我一样坐错了车，一面闲聊，一面警惕十米开外一群正在抽叶子的流浪汉的下一步动作，同样在陌生城市旅游，不像我开着谷歌地图也要原地转三百六十度才找得着北，专业的方向感双手插兜就把我带到目的地，然后走了。

干爹认定我喜欢无事生非，隔着十六个小时时差坚持晚睡早起和我通话，然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人之所罕至焉，我是那个兴冲冲的探洞人，干爹则怠而欲出，就这样带着还未冷却的兴奋余悸分享以身涉险的奇遇，毫无悬念谈话一定导向争吵。当然，矛盾在二十四小时内一定拥抱收场，我深知干爹并非不在意，他只是不能明白我在意什么，仅仅是这点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我始终没能戒掉。

就算不爱学习，来到大都会博物馆也自觉拿起地图草稿笔记。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盛满海鲜的瓷盘，其间生猛奇绝，宜清蒸宜红烧，看得我流下感动的口水。有个老学者把双肩包放在地上，单膝跪地细细欣赏的，久久方直起腰，见我看他，直呼惊艳。我问他老人家解释其中玄妙，他说这盘子制于15世纪，流通于全球各地的互市，他之所以为之深深着迷，是因为这海鲜盘是《海底两万里》灵感的滥觞，而这部小说打开了他少年时期许多挥之不去一探奇谲瑰丽的渴望。

《海底两万里》是我半途而废的考纲书，但我懂老头儿的意思，这是一种经由基因偷渡至今的情结。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饮中八仙歌，在高考后的暑假，心中块垒无处抒发，通宵设计了一幅壁画并付诸床头白墙。那是一幅杜甫看了也会拍拍肩膀称赞我少年可期的巨制，右首是嶙峋险峻的巍峨泰山，杜拾遗盘坐山巅，双掌垂下化为瀑布，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汹涌至山脚就成了滔滔黄河，漩涡里有贺知章和他的小船兴风作浪，岸上是绊住汝阳王的酒车，崔宗之举着费玉清角度的纤纤手臂，焦遂破口大骂，李白驾白鹿射月而过，苏晋和弥勒在云端干杯，黄河流到尽头，被左相血盆大口一饮而尽，落款饮中八仙歌，草书大字，最后一捺边上 是挥毫的张旭。那晚我是怎样亢奋猖狂心满意足地入

睡，天明破门而入的母亲发出了怎样心跳骤停的呻吟，在两个月后的梅雨时节又怎样小人得志地电话告知我的杰作毁于一旦，已经过去太久，但我觉得这个呈上海鲜盘的人，他和他的母亲，我和我的母亲，没有什么分别。

关于我的母亲，其实我逍遥在外时不会想起她，尽管她知我此行一人后提心吊胆以泪洗面。进入大学，我觉察到自己越发难以和家人沟通，其实我可以看见他们，可我始终不愿意。

好景不长，离开纽约去往加州，第一天我就知道自己绝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生活，假使犯了重罪，加利福尼亚必定成为我的宁古塔。美剧里小资单层带草坪车库的家，摊开全景才看清是踞坐在怎样孤独的空间里各自为政，公共交通甚至双脚已失去意义，私家车是唯一的出行工具。第一次意识到过去的独立实则依附于庞大的社会体系，我恨这种被彻底剪翅的感觉。

我的寄宿家长名叫玛丽克什，认亲的那晚，我记得她口红好看，美利坚的洋娃娃老去大概就是她的模样，皮肤依旧白皙，发色依旧白金，只是吃过的甜食多于我的米，棉花糖一样可亲。她备了大筐礼物，美利坚国旗徽章颈枕饼干名片硬币精装百科全书自制衬衫生活用品事无巨细，我感到甜腻的负担。

被平和外表骗过，我不曾看看玛丽，

几天后才发现自己进了这个专制集权的牢笼，玛丽要求所有房客遵从她的规矩，从第一顿肯德基严格的分食制度初露端倪，此后，是香肠必须做成热狗而不能单食，生蔬菜可以手拿蘸酱但不能用叉子因为污染了口腔细菌，指责我不吃赞美过一次因此大量囤积却无疾而终的冷面。尽管她是一个进步的老太太，同时经营地产中介和花店，可她禁止我独自出门搭车，就是在邻居街道散步转悠也不行，这种回家的感觉令我如鲠在喉。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想家的孩子，这点天赋自小显现，比起第一次出门远门就哭鼻子打电话煽情自己多么想念小桥流水人家猫狗鸡鸭鱼虾的表哥，外婆曾带着轻轻叹息，说我离家从来快乐。摸着良心，我毫无愧疚，这旁枝错节良莠不齐的家让我承受太多，若在格林童话里，以我的配置，必有一劫，而本公主的七个哥哥夙兴夜寐劳苦奔波，替我饮下毒药化作乌鸦，在我戴上钻戒那刻解除诅咒皆大欢喜。现实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我之上，确有七只乌鸦。仙之人兮列如麻，我不愿反复赞美他们的四肢发达，只说离我最近的一只。他的父母名存实亡，外公承担着主要教育工作，中考拼凑了毫无意义的两百分，由叔父托关系加塞进技校，临近毕业仍有十多门课无法及格，不知亲人用了何种手段保他逃离学海

进入工厂，只因小事就与人争执随便辞职，运货途中与人磕碰毫不在意，遭人碰瓷万元，亦不知亲人用了何种手段找交警调停。这样的剧情是家常便饭，我关闭了所有家庭群朋友圈，不愿庸人自扰，我不是不能通过洞悉亲人来换取一些尘埃落定的平静，只是看过后的试图理解让我难以消化。读红楼每逢薛宝钗，都会鼻子一酸，宝姐姐何尝不想成为林妹妹，可她必须为自己想办法，大家只看见她漂亮大方地出现，大家以为她什么都得到了，其实她什么也没得到。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玛丽的过度管制让我心存芥蒂。有一晚玛丽来接我，停车场边的加油站开来许多警车，第二天得知，一些非法移民举行抗议，一个穿着墨西哥国旗的小女孩挨了一拳，有人把枪口对准了拳头，因此产生冲突。玛丽觉得施暴者有错，女孩的家长也不负责，移民应该走正规途径拿绿卡，非移不合老美的规矩。一耳进一耳出，我无话可说，至今没出过国的玛丽太乌托邦，哪有什么规矩，在美生活的这些天，穷得一刀也要分两次切，见过偷渡来的南美小国优步司机，帮我买票但我最终敬而远之的黑人流浪汉，只拿绿卡打工寄钱回家的福建人，越发感到现实和幻想的无法跨越，她生在这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而我挣扎在宿命里。我粗粗看了一眼，玛丽确实不信教，她永远

无法理解神佛前的双手合十里，有多少尽人事不肯听天命的倔强。

这种不愿理解贯穿了之后生活，所幸没有太多时间和她互动，直到最后一晚我没话找话夸玛丽睫毛膏刷得好看，她轻描淡写自己年轻时常化妆跳舞，出入酒吧，抽烟磕药，并展示她众多前男友之一的照片，那种八块腹肌的长发牛仔，我想看见更多，于是回家听她翻相册讲故事。

开篇是她和第一任丈夫的婚纱照。玛丽十七八岁高中辍学结婚，只说不想读书了，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叫克里斯娜，一个叫唐尼娅。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丈夫出轨，遂离婚单亲，四十五岁幡然醒悟重回大学，考了地产经营资格。独身的日子里谈过不少男人，有幸留下照片的，一个杰克和她去墨西哥旅游，一个泰德长得像布拉德皮特，一个麦克因无法戒酒放浪形骸而出局，还有本不该开始的第二任丈夫杰瑞，风流歌手，六十几岁死前仍给了后来的太太一个遗腹子，出轨被发现，卷铺盖走人。我看见这戏剧性的一晚，有过警察训练的玛丽扭断了杰瑞的手腕，杰瑞报警诬告时她正在睡觉，蒙蒙胧胧看见警察站在床边，惊呼，这是梦吗？我喜欢制服男孩。

念念不忘一个叫吉米乔的牛仔，酒吧认识，夜半叩窗，他说你好我叫 Jimmy Joe（吉米乔），她说你好我叫 Mary Jo（玛

丽乔），很传神的来回，Jo 是她不常用的中间名，直到我明白随夫姓的习惯。这个好男人吉米任女儿把他的头发染成奇怪颜色，吵凶了被重重砸伤也不记仇，不喜欢狗但拗不过玛丽想养，后来那只小狗的警报让他们逃过一场火灾。吉米是高压电线工，意外事故从高塔坠落还能爬起呼救送医，活下这遭却死于辐射，玛丽说看到火球坠落的一瞬就像过去了一辈子。

用玛丽的说法，她对女儿们很好，但姐妹都不成器，埋怨母亲离婚，相互争斗，孙辈也净是纨绔。这是实话，随便例举我看到的一节，唐尼娅的儿子伊瑟瑞乖戾暴力，为了息事宁人唐尼娅会主动帮他买大麻，伊瑟瑞在家通宵游戏大呼小叫，玛丽摔烂了房门，伊瑟瑞揪住她的头发想打却被制服，反咬未成年人家暴，玛丽在准备去监狱前打电话断了家中水电，吓得伊瑟瑞撤销控诉。一年前为了摆脱唐尼娅一家无止境的寄生，玛丽卖掉大房子换了两套小的，一套用于安置唐尼娅。意外事故烧毁了她的住宅，尽管房产均在她名下，女儿们置若罔闻，玛丽在大众 SUV 里度过疫情中的一年，终于攒够钱租下现在的房子。两天前保险公司告知她医保失效，同样的邮件寄给克里斯娜被误解为医生的讣告，克里斯娜告诉了自己的女儿奥娜，奥娜转告唐尼娅的女儿海蒂，海蒂再传给唐尼娅，彼时玛丽正在养老院做手工，错过

了这一波三折的信息轰炸，事后姐妹俩一致觉得这是她设的圈套。

故事期间有其他房客凑过来，捡拾几个折箩杂拌，应付几声叹息，我只是沉默。为保证绝对的崇拜和高尚，家人总是对长辈的历史三缄其口。外公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昏是我的母亲，小女儿黄梅是乌鸦的母亲。罹患肺癌前，我的外公常在饭后蹲坐于经脉盘虬的大榕树下，独自吸完一包烟。黄口小儿不知轻重，我好奇在他眯着眼的一吐一纳里，品出了什么中华之外的味道，便自作主张看过外公的故事。

外公曾是铁路兵，退伍后在建筑公司谋事。我家也曾经历一次火灾，在母辈的少年时代，厨房失火困住了黄梅，这把火烧毁了她的半边脸颊，也烧出了她一劳永逸的人生。我不知她是否完成初中学业，只知外公设法将她送入电子厂工作，找了赘婿，缝补上完整的生活，电子厂倒闭后，黄梅就在亲戚管理的幼儿园后厨做事。我觉得黄梅受火灾影响并不大，或者说，她得到的补偿已然溢出，她天真快乐，色厉内荏，常常用词凶悍口无遮拦，而面对乌鸦逐渐成长起来的野蛮和小儿科式的离家出走，软弱没有办法，靠外公攒钱买下村外小区一间三居室，给乌鸦留足后路，挥霍无度。

玛丽的相册里有很多唐尼娅女儿海

蒂的照片。海蒂很漂亮，我看得出来，玛丽也承认，她最喜欢这个女孩，为她攒下所有缺席的生日节日礼物，尽管长大的海蒂不顾阻拦夜会男友，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归于结婚，产前产后从不负责，致使儿子罹患自闭。玛丽拿出一张照片，给你讲个小故事：唐尼娅十五岁怀孕离家出走，直到三十二岁，十五年里，我不曾见过她和她的孩子。有一天，我去超市买东西，看见最可爱婴儿照片评比，其中一个孩子冲我笑，就像我已故的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海蒂。

不似玛丽一家爱恨决绝，乡土社会自身的保守性，为我的家族留存了最后一丝体面，女儿们被保护得羽翼尽失，省下翅膀变硬的后顾之忧，年迈而被迫坚守的外公躲过在耳顺之年与我相认的精彩瞬间。小时候，我看过父母的曾经。母亲成绩并非优异，但留级意外带来的竞争力，让她顺利考进师范。欣然依从命运的按部就班，毕业后分配工作，在领导的撮合下与父亲认识结婚。比起母亲，父亲更像一个搏命的人，只不过他的方法，是把自己嵌入更大的按部就班。八九十年代院校合并的红利，给父亲添了985的头衔，也成了他今生唯一的谈资，理工科毕业后考公留在省会，大学教育化作屠龙之术，施展于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我承认父亲刻意而不甚高明的经营确有一些作用，至少，就算是

用酒杯打开，也打开了我重点校片区的户口。父亲很得意，从此在为亲戚规划人生这条路上一去不返，把不学无术的送进技校，把可雕可琢的骗进编制，家族里一直没有医生，我身先士卒。我记恨父亲靠影响他人生活获得可怜的成就感，也含怨母亲毫无主见只会附和，我知道父母对对方的家庭都有嫌怨，他们以为尚未开化的大脑没有记忆，常常各自在四下无人的时刻向我倾倒垃圾，这种在幼年时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灾难降临的恐惧，压榨出了我怪人的怪异能力。确定性让我感到安全，我看出他们不会分开，一个需要借助姻亲的裙带，一个需要判断决策的安排，可我也憎恨这些无法划清界限的亲人，他们既不生恶，也不生善。

我对这份痛苦无能为力，因此不愿再看与我有关联的人。高考前常做一个噩梦，一群没有面孔的东西，手持锄头拦在面前，顽固地捍卫着什么。反复多次后实在无法承受，哭着告诉当时唯一有空听我讲话的母亲，母亲没听懂，一味让我不要焦虑，而且我明白这毫无意义，因为母亲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抵是对自己无需拼命也无所贪图的人生颇为满意，母亲希望复刻自己坦途，把我培养成一个澄澈无邪的孩子。幼儿园中班时，母亲让我接触到了第一本书《海蒂》，这阿尔卑斯山爷爷的海蒂和我同

年，亦如加利福尼亚玛丽的海蒂。我很喜欢这本书，羡慕海蒂一无所有的自由，我想我的喜欢来源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人生，这无论魏晋乌托邦的世界无意间触发了我探险欲的开关，构成幼稚的对欧罗巴大陆模糊又准确的向往，这份向往直到半年前有机缘来到希腊，行前苦读古典名著，犄角旮旯里读到奥德赛在独眼巨人岛上告诉同伴：“我要前去探索那岛上居住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强横、野蛮、不讲正义的族类，还是些尊重来客，敬畏神明的人们？”无所贪图，只是看看，我明白自己能力的动机不止于避险。当然母亲无需知道太多因缘，仅仅是喜欢，就正中下怀，尽管后来父亲为与人攀比引入的三国演义破坏了这份纯洁。

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我不喜欢，一如反感所有光耀门楣的牌坊，支着脖子等一个幻想里的承诺。母亲也不喜欢我的名字，而她的想法夭折于从未提出。改名是不可能的，有时在发呆走神的空档儿我会起一溜名字，等着未来的阿猫阿狗一一继承。常常在睡不着的夜晚里满脑子跑火车，如果生女儿，我想叫她玦，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感觉，她有缺点，但仍然是个好东西。

出于对性骚扰的警惕，玛丽的父亲从小就告诫她不可让异性触碰，可父亲没料到女儿反向骚扰的情况，像她这样富有主体意识的人，遇到言语骚扰就打，看上眼

的男孩就亲，我隐约明白这样高度独立且自我过强的人坚韧而磕绊一生的因缘，玛丽不间断强调自己最终选择独身，在她生命里流过的男人尽数死去，成王败寇，玩够了。

时间不早，和玛丽互道晚安后回房，我却睡不着。一人躺在黑暗里，我开始看玛丽，像对照参考答案一样，一面比较自己年少是不是比她过火，一面掂量自己而立之年能不能比她挺拔，比了一会也自觉无趣。我看见天明后会发生的事。玛丽有数不清的洋娃娃，金发碧眼妆容华丽那种，锁在嫁妆一样的大木箱里，其中一些是母亲的遗产，但现在她想将它们处理掉。其中一些已挂上标价，很划算，大个儿的才三十刀，玛丽不愿在网上拍卖，想办个派对，为娃娃们找个合适的归宿，带着嫁女儿的神情。我想要一个，于是玛丽铺好床，把娃娃们一一从箱子里取出摆好，让我自己挑就离开了。这些娃娃的衣服已然暗沉，和它们的眼睛对视久，聚焦到瞳孔，黑色的两个空洞让我越发不安，为什么洋娃娃没有笑容，整齐死气地躺在那里，一同望向虚无。我拧了拧一个有发条的女孩，弹簧力竭后缓慢吐出 la si sol la，这是一朵玫瑰凋谢掉落最后一片花瓣的声音，在这死亡的寂静里，我看着一床娃娃，听见玛丽在厨房掷地有声指导闺蜜做聚会午餐，似乎理解了贾母让凤姐处理掉储藏多年御

用软烟罗的用意，树倒猢狲散，像是撞见了一个人最幽深晦暗的隐私，我看见玛丽走到这一步。

我承认自己迷信于看人的本事，隔岸观火。警幻仙子好心，对十二钗判词开诚布公，可就算看过答案，直到身披猩红斗篷雪地赤足盈盈拜倒的那刻，才解出个中滋味。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就在玛丽死亡误解那天，我因其他房客的冒犯回应决绝，玛丽闻风而来，在我委屈掉泪的一刻紧紧抱住我，轻吻额头。这样的安慰，曾出现在面对不公竞争向母亲的无力哭诉中，出现在与干爹直逼底线的争吵中，出现在见习课病房外相对无言的家属中，出现在我看过的所有人的终点里。

这许许多多人的面孔一时间涌进来，浸成江河，我看见剪断脐带的新生儿，红润皱缩，看到将行就木的老人，沟壑纵横，看到爱恨交织的男女，噙泪吞吐，看到碾骨成仇的宿敌，终归于尽，我看到云气未开的青狮白象，莲花谛听，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一样拈花微笑。我陡然看见自己的脸，自己的眼，茫然无措，晦暗狡黠，湿润殷红，澄澈明洁，它闪耀出光芒，光芒将它吞没，一时间地动山摇，河流冲进烈焰，一张张面孔浮泛交织，生生灭灭。水尽河枯，浓烟散尽后，对岸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我闭上眼，赤足走下河岸，走过河床，走进将我环抱的绿色里。

蔷薇蔷薇处处开

张 蓉

一

站在提篮桥监狱大门外面，胡炎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夹着支骆驼牌香烟，久久地注视着面前这扇巨大的黑色铁门。黑色铁门外侧是用红砖砌成的极富透视感的叠涩拱，再往上看，粗粝的水泥横梁上是可译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的大写英文。缠绕在横梁的藤蔓上，粉色的蔷薇花依旧开着，寒风却已经开始透骨了。

胡炎紧了紧身上的警察制服。突然一只足球蹦着跳着滚过来，他停住球，一脚还给从摩西会堂方向一蹦一跳过来的几个犹太小男孩，眼睛却依旧盯着铁门。他知道，很快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溜光水滑的壮硕男子会从右侧的黑色小铁门出来。他手臂上搭一件破棉长袍，长袍某个难以觉察的缝隙里，一定有不能见天日的秘密。他得在他出来的一瞬间做出决定，是留下这件破袍子，还是依旧让他带走？这事关自己那个疯狂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这个时候，胡炎已被解除上海市警察局堡垒总队二队队长职务，从福州路 185

号发配到提篮桥监狱。毛森为这个还专门召集全体处（科）长和分局长开会。会上他用江山口音的国语训导说：同为浙江警官学校的模范毕业生，同为飞行堡垒的年轻队长，我不能不说，黄凯明和胡炎两位同志实在是有着云泥之别。国难当头，戡乱剿共之时，领袖教导我们要隐忍艰苦。作为党国精心培养并委以重任的年轻警官，我们这位胡队长整日混迹舞场与各色女人周旋，出入证券交易所低买高卖，被称作上海市警察局最著名的花花公子还沾沾自喜，心中哪里还有领袖的教导？哪里还有礼义廉耻？有人说我毛某人军统作风，心狠手辣，请问，如果你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胡炎这样的人，你会把他放在什么位置？请他去提篮桥，毛某已经做到亲爱精诚了。如果他依然故我，我要告诉诸位同仁的是，想拿警察薪水的人已经排到黄浦江边了……

胡炎听后就一如既往歪嘴一笑，他知道自己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毛森上任后戡乱剿共首战未捷，仅仅抓到一个名叫姚克勤的共党嫌疑分子，气急败坏之时总得祭出一只替罪羊吧？队长不大不小正正好。当

然，局长大人说的那些事情，他胡炎也没什么好辩解的。这些事在他的前任俞叔平局长看来，不过是小节，在他看来就事关礼义廉耻。总统和夫人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这位局长大人一直忠诚践行，一辆抗战胜利时接收的旧雪佛兰，用到现在了，发动机声音老远都听得到，不照样开？他还知道，如果局长大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一定会后悔自己如此亲爱精诚了。

走的时候，黄凯明要开飞行堡垒那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牌照的吉普车送他，他笑笑说，胡某一摊烂泥，不要污了凯明兄的清名。黄凯明也笑笑，笑得清汤寡水。他说，只要炎兄想，何止清名，以炎兄在金都宪警冲突和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绑架案中的作为，盛名亦是唾手可得。我私下猜度，炎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依同意吗？说罢，深深地看了胡炎一眼。胡炎歪嘴一笑，没有接他的话，而是从椅背上拿起长袍，拎起藤箱，走出福州路185号大门。

提篮桥监狱素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整个监狱是一组钢筋混凝土建筑，得经过四道大门才能进入狱区，每道大门的门楼上都建有机枪楼。监房之多，据说一个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每天换一间新监室，直到出狱，也不能把所有的监房住遍。狱区像个巨大的回字，有内外两道走廊，所有监房要么背靠背，要么肩并肩，也就是说，每间监房的三面墙外面还是监房，隔墙薄

且坚固，监房里有任何动静都会传出去，号称固若金汤，从未有人逃脱过。

姚克勤是因为他才被关到这个地方的，他得想办法让他出去。胡炎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就如同爬在钢筋混凝土浇筑成的高墙上那些蔷薇一样顽固和疯狂。

二

姚克勤被移送来那天，胡炎专门等在新收监。人没进来，先是哐啷哐啷金属撞击地板的声音，接着，两个黄凯明的人挟持着姚克勤出现了。他戴的是T形的手铐和脚镣，只能用碎步子一步一步跳着走。脸浮肿，眼睛一条缝一样几乎看不见，额角和鼻子下面糊着血痂。靠过来的时候，身上散发出虚浮的热气和血的腥气。他需要云南白药和盘尼西林。胡炎心想。云南白药不难，南京路上那些药店就有，但是盘尼西林可能只有在复兴岛美军物资基地找得到，而且差不多和黄金同价。

姚克勤是在市立图书馆被抓的。他接到通知来二楼阅览室碰头，却不知这个消息已被变节者卖给了飞行堡垒。胡炎以最快速度把消息送出去，可惜他收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直到把福州路185号底楼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都试过一遍之后，姚克勤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格致中学的英文教员，

到那个地方是还书借书的。抓到的时候，他手里确实有两本书。黄凯明的人去学校调查过，姚克勤和妻子老母同住，未见有可疑行为。一间客堂一间亭子间被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临走的时候，在大门外一只铸着鸽子、写着姚宅字样的信箱里，发现三份宣扬共党主义的传单。这三份传单被鉴定是姚克勤本人的笔迹，但他根本不承认，他说家门口的信箱谁都可以往里面投东西，怎么能说是我写的呢？

这些信息胡炎是在讯问笔录里看到的。他的上线“蔷薇”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大黑板上的命令翻译出来就是，他务必设法尽快拿到姚克勤手里未及送出的名单并立即销毁。

姚克勤的家是不能贸然去的，随身物品中，以黄凯明和飞行堡垒总队那些人的细致缜密和嘈嘈切切的求功之心，也一定不会有。那这份名单现在哪里？

查房的时候，一进姚克勤的单人牢房，扑面而来的还是先前那种气息，只不过更加浓烈了些。胡炎皱了皱眉头，喝令姚克勤把所有用品都摆放整齐，告诉他有违禁品的话必须上缴。即使不是隔墙有耳，更多的话也不能说。姚克勤肿得两条缝一样的眼睛并不看他。走的时候，他掉了两小包东西在床铺上。姚克勤明显愣了一下之后，嗖地一下把东西撸进被垛下面。

再一次去的时候，姚克勤脸上的浮肿已经消下去很多，热度几乎感觉不到了，伤口也渐渐结痂，但人看上去虚弱得厉害。信任关系不建立，他怎肯说出名单在哪里？体力不恢复，这座监狱那个人尽皆知的记录怎么打破？于是他用很严厉的语气问他，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姚克勤说，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传单的事情一定是有人构陷他，乌有的事情他怎能招认？胡炎说，那证据呢？姚克勤说，会有人为我搜集证据的。胡炎说，那最好了。他的语气听不出是希望能搜集到证据还是相反，但是他袖管里滑出两袋小包装的美国奶粉，被姚克勤再次迅速撸进被垛下面。

第三次他掉在姚克勤床铺上的是一张叠成手掌大小的《大公报》，谁知这次他叫住了他，他说，胡课长，您掉东西了。他笑着说，哦，对不起，谢谢。说完捡起报纸走了。这期《大公报》上有徐蚌会战的消息，他特意叠在外面。姚克勤叫住他，说明他有戒心。云南白药、盘尼西林和奶粉，即使是饵料，也说得清楚，但《大公报》在此地绝对是违禁品，如果这位胡课长是另外一个黄凯明，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调查他呢？

你没法救一个不信任你的人。胡炎想。但组织有纪律，所有人只能与自己上线和下线联系，他和姚克勤是横向关系，不可以擅自联系，这条纪律在他们举起拳

头宣誓那天就被非常严正地告知过。纵向的线断了之后自动进入沉睡状态，不要妄想主动寻找，要等有人来唤醒你。如果永远没有人来，那就永远沉睡。所以，姚克勤对自己抱有戒心是绝对正确的。他只能等他的上线告诉他。他只相信自己的上线。

无论是要拿到名单，还是要救他出去，胡炎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他的上线。

为了这个，每天下班后胡炎还像以前在福州路185号办公一样，赶去汉口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局长大人的话，就当成空气流动吧。他得在证券交易所大厅里那个写满证券行情和贴满分析文章的大黑板上再次寻找“蔷薇”对他的指示，同时就这个事请示他。

他喜欢他这个新上线的代号，蔷薇蔷薇处处开，多好，蓬勃，葳蕤，春色无边。上一次，还是三个月前，当他眼见着前上线“老船长”被黄凯明的人枪杀，绝望地以为自己变成了秋后农田里一只深埋在地下被农人遗忘的地瓜时，是“蔷薇”用大黑板上的一条信息唤醒了他，让他终于可以重见天日。

但直到第七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他只好把自己一篇写在印有蔷薇图案的朵云轩稿笺纸上关于证券行情的分析文章贴了上去。他期待被看到。

谁知两张稿笺纸刚刚贴好，糨糊尚且

湿着，就被一双手揭了下来。不用看，仅仅从身上的雪茄味，就可以判断来人是黄凯明。他头也没回，而是对着大黑板温存地说，莫非高洁如凯明兄如今也对孔方兄有兴趣了？黄凯明喷出一股雪茄，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回头是岸啊炎兄，局座只是给你换了个地方，没有把你一撸到底，我想原因无非有二：一、你我都是他浙江警官学校的小师弟，他念的是同校之谊；二、如此局势，前方和后方都需要人才，局座惜才爱才，让你去提篮桥只是给你提个醒。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你浓油赤酱这么多般本事，眼下正是施展之时，荒废了只怕可惜。胡炎歪嘴一笑，局座的美意连同凯明兄的苦心，胡某谨记在心，不过，谁叫我是个没有追求的人呢。

稿笺纸被黄凯明揭去，胡炎相信在那六七百字里他找不出什么破绽，但再去贴一遍上去显然此地无银三百两。情况紧急，名单多一天在某个不确定的地方，就多一分危险。

于是，他决定自己行动。他叮嘱手下的狱警，姚克勤是要犯，所有会见必须经过他批准。

三

一个钟头前，一个壮硕男子拿着一份

家属委托书来到总务课，说自己是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要会见姚克勤。接过委托书和律师执照，胡炎莫名地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戏。

会见室在原来专门关押西人囚犯的十字楼二楼，胡炎不远不近站在窗前，一个人静静地抽烟。整个过程中，两个人的对话没什么值得挖掘的地方，姚克勤讲自己怎么莫名其妙被抓，律师满口承诺为他做无罪辩护。会见结束时，门打开，一阵冷风吹来，姚克勤低头看了看身上破绽百出的棉袍，对律师说，难为情，我身陷囹圄之人，依晓得很多事情都做勿到，天一天一天冷下去，这棉袍太薄……律师哈哈笑着说，姚先生，我身上这件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说着，他脱下自己的大衣，递给姚克勤，姚克勤也把自己的棉袍递过去。

没等律师出来，胡炎先行离开。做警察久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比如，即使不知道姚克勤的真实身份，他的谈吐举止，他的沉着，决不是一个中学教师能有的；还比如这位律师，首先应该是姚克勤信任的人，而且是此刻他认为能够帮他的人，至少可以充当他和外界的信使。这些迫切的需求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见律师眼中的不安。胡炎继续往下想。律师若真不安，其原因大抵不外有三：一是因为身处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二是因为自己是姚克勤的上线担心被狱警发觉，三是因为

某件事情愧对姚克勤。再用排除法，他这个年龄，加之是律师，身经百战，阅人无数，第一个原因可以忽略；如果是姚克勤的上线，做交通时间应该不会短，这点底气和镇定应该有，那么只有第三个原因了。如果自己的直觉继续准确的话，这件破棉袍一定是一个伪装过的信封。如此一来，这便是黄凯明的人费尽心机也没有找到的那份名单被找到的最佳时机。如果这位律师可靠，名单便会安全转移。否则，便是灭顶之灾。眼下，没有时间去调查这位律师的身份，到底是留下还是放走？胡炎得在他离开的那一瞬间做出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黑铁的边门咣地打开了，律师侧身出来，眉宇间的放松和得陇望蜀之色显而易见。这个发现让胡炎心头一紧，他痛苦地知道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看到胡炎站在大门外面，律师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僵住了。胡炎没有看他，而是认真地看着自己抛光得照得见人影的皮鞋，话却是对着他说的：想必大律师不用我提醒也知道违禁品是不可以带出去的。

律师做出讶异又讨好的样子说，那当然，不过我不清楚您说的违禁品是什么？在哪里？

胡炎嘴巴朝他手臂上努了努。

律师继续笑着，语气中有了讥讽，难怪胡队长深得毛森将军的器重，莫非上海市警察局那些案子都是靠罗织才破掉的？

胡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丝毫不为他的话所激怒。

律师继续笑着说，但却听得出其中包裹着的气急败坏。哦，我搞错了，您现在已经不是胡队长了，应该称您为胡课长，不过有件事情我肯定没搞错，现在是宪政时期，法西斯那套早该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胡炎接过他的话说，军政、训政还是宪政，我胡某人不管，我只知道作为一个狱警的职责是严禁违禁品带进来，或者带出去。

说完，他高声对着墙内喊了一句，来人，这位先生手上这件棉袍需要扣留。两个身穿黑色制服打着绑腿的警察应声出来，一个拿过律师手中的棉袍，一个往表格上写字。胖律师只得听命。

回到办公室，他让下属把棉袍送进来。摊在桌子上，棉袍里沉郁的监房味道和陈旧的汗腥、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看得出，面料和手工都不错，可惜的是很多地方绽开了，衬里的背部和胸腹部位有陈旧的血迹，可以想见姚克勤受过的酷刑。胡炎鼻子一酸，我的消息要是再早一点送出去，他就不会受这个苦了。

仔细捏过一遍，并没有夹带任何纸质的东西。在要求写认罪书或者自白书时，狱方会提供纸和笔给人犯。当然，纸，发出去几张得收回几张，就为了防止这事。他不甘心，继续找，这次他把注意力放在

布上。纸管得住，笔你管不住，他多写几个字少写几个字，回收的时候根本无法觉察。如果他在这件棉袍某个不易察觉的地方写了什么呢？可是直到下班时间，还是一无所获，他决定叫姚克勤过来谈一次，试探他，有可能的话和他摊牌。

姚克勤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人也显得很放松，可是等他的目光落在胡炎办公桌上时，眼神霎时直了，但他几乎没有让这个表情在脸上停留，继续昂着头站在那里。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胡炎问。

这是您的权力。姚克勤答。

我知道你在外面有件非常急的事情要办，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胡炎踱步到他身边，几乎和他耳语。

哈哈，我急的事情很多，我的学生需要我上课，我的老人需要我供养，我的妻子需要我陪伴……没等姚克勤说完，胡炎轻声打断他说，那么这件棉袍怎么解释？

姚克勤听后仰天大笑，胡课长，我对党国的警察本来是充满敬意的，可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白痴呢？这件棉袍怎么解释？您应该问您那些可敬的同事去，问问他们不就清楚了？是他们，让这件棉袍从一个体面人的装束变成了这副可耻的样子。我不需要您任何帮助，您和您所在的上海市警察局，能够代表国民政府严格执行中华民国宪法，保护人权，就是我身为国民

最大的福分了。

姚克勤的话音刚落，办公室门口即刻响起了数记响亮的掌声，接着是黄凯明的声音：说得好，我们上海市警察局就是为严格执行中华民国宪法保护全体国民人权而设的，但是，姚先生，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正是因为您与和您信仰同样主义的人，破坏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如此一来，我们做警察的坐视不管，岂不是失职？岂不是尸位素餐？

姚克勤转过身去，对着正在说话的黄凯明不疾不徐道：说得好的应该是黄队长，不过卑微如我一介书生，尚且知道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之规定，中华民国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国民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都受宪法保护。至于黄队长一定要说我信仰什么主义，我只好说，您是执法人员，请您拿出证据来。

黄凯明哈哈大笑说，会的，我当然会的。说着踱步到办公桌前，单手捏起那件棉袍一只角，做出迷醉的样子对着它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任它自由落体，这才又转过身去对着姚克勤说，姚先生不用急，我们正在找，比如通过这件棉袍。

姚克勤轻蔑地笑笑，请便。

胡炎站在一旁。黄凯明怎么会突然到这里来？要提审，他不会一个人来，况且总务课也没有接到飞行堡垒要提审的通知。这么说，果然是那位胖律师？如

此一来，前面留下这件棉袍的决定是及时的、正确的。

等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黄凯明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扁的骆驼香烟铁盒子，砰的一声打开，递过来。待胡炎抽出一根香烟，他又拿出芝宝打火机砰地一下点燃，凑到胡炎唇边。两个人默默地吸了一阵香烟之后，黄凯明开口了，对不起了，炎兄，人是我的人，袍子我得带回去作为随案物证。

胡炎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于是从地板上捡起棉袍，拎起领子，捏起两个腋窝，先把两只袖子的中缝捏在一起，再从袍子的中线折叠后背，等棉袍变成长长的一条时，他把它摊在办公桌上，准备把它叠成更规则的方块时，突然眼睛一亮，发现那些绗缝在棉袍衬里上的线，有着莫名的规律感，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更长，有的更短，明显是人为的痕迹，自然破损，遭到野蛮拉扯，或者皮鞭抽打，都不会形成这种痕迹……

这个时候，他唇间的香烟积出的灰已经弯折下来，稍稍用力，烟灰便散落在棉袍上。他嘴里自责地啧了一声，复又拎起棉袍的领子，将烟灰抖落。这样，他有了第二次机会观察那些绗缝的线。黄凯明在他身边踱步，用探究的眼神看着他。他装作专心叠棉袍，在确认自己记住那些长长短短线条后，顺手的样子把几根绗线抽

掉扔进纸篓，再把抽起来的线缝扯平。

黄凯明走后，他关好门，拿出笔，把那些线的长短和排列顺序在纸上复原出来，然后用自己知道的几种方法破译。拉丁语的数字？摩尔斯电码？卦符？某种宗教的咒语？令人失望的是，直到深夜，面对这些长长短短的绉线，胡炎依然束手无策。

姚克勤是把这件袍子托付给胖律师的，他要保证胖律师看得懂。租界时代就开始严格记载的户籍资料，使身为警察的胡炎有条件轻易找到胖律师的住所和他供职的律师事务所。他当然不会去找他，而是不远不近地观察。他是想顺着他的视角来看这些线条。可是一周过去了，依旧无解。

胡炎转而再次阅看姚克勤的案卷。一只手表，两本书，三张传单。表是罗马表，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两本书中，一本是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一本是英文版的《悲惨世界》。只有这三张传单，目前算得上过硬的证据。黄凯明以写交代书为名，多次要求姚克勤写字。姚克勤当场写的字，和他们查到的传单上的字，看上去并不是同一人书写。

既然取不到姚克勤的信任，也一时找不到他的上级，那么只能将他尽快救出，让他自己把名单尽快转移和销毁。怎么才能做到？

夜很深了，执更的狱警来回踱步的声音，挂在他们腰间的来自伦敦霍勃·哈脱

公司的牢房门钥匙相互撞击的声音，给更表上发条的声音，囚犯们的鼾声、咬牙切齿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远近可闻。

胡炎丝毫没有睡意，他打开窗户，一阵清冽的寒风卷进室内，曾经爬在对面水泥墙上的蔷薇藤蔓忽地被卷起，后又被甩下，在半空摇摇欲坠，只有墙上的爬痕证明它曾经葳蕤过。

证明，对，证明。既然过硬的证据是那三张传单，那有没有办法证明姚克勤不是那几张传单的书写者？犹如神助般的，胡炎有了主意。关好窗户，关好门，拿出纸，研墨，仿写。写完一张，不像。撕碎冲进马桶里，再仿写。不十分像，再撕碎，再冲，直到天亮时分，终于像了。于是，他用冷水抹了把脸，调匀呼吸，戴好手套，端稳手腕，把三张传单抄写了一遍，抄在前一日的《大公报》上。

三天之后，有人在仙乐斯舞宫的座椅上、女化妆间和吧台上分别发现三张宣传共党主义的传单，直接交到福州路 185 号上海市警察局。

因是涉共犯罪，五分钟后这些传单就到了毛森手里。他紧急召来黄凯明。看着传单，黄凯明一眼就发现它们和姚克勤案中的传单，从内容到书写习惯都非常相似。但他没有说出来。如果属实，这三张传单写在数日前才出版的报纸上……换句话说，报纸出版之时，姚克勤已经关在里面，也

就是说，姚克勤没有作案时间……这样一来，上次行动中唯一抓到一个共党嫌疑分子的嫌疑就彻底洗脱了。这个结果他不能接受，局座也不能接受。

虽说没有当场说出来，黄凯明还是把传单拿给刑事处鉴识科，结果悲哀地证明他是对的。姚克勤铁定一共党分子，要不是还需要他，需要通过他把活动在上海的共党骨干分子一网打尽，以局座的脾气，他身上的弹孔怕都筛子一样能透出亮光了。

这个可笑的不在场证明，是谁帮他弄的？未免太幼稚了吧。非常时期，宪政这块遮羞布不要也罢。

四

徐蚌会战烽烟乍起之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巴大维将军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自我到职以来，没有一次战役是因为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据我看来，这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他的结论是蒋介石军队撑不过两年，他建议立即停止对其援助并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

崩溃比预想的还要快。南京方面发来指示，无论如何要死守上海。汤恩伯将军命令在西南和北面修筑防卫圈，誓将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完全可能，英美列强不会坐视他们经营了上百年的东方大都会落入

共党手中。退一步说，那些土包子泥腿子，即使打得下上海，管得好吗？

防卫圈修筑好了，上海便固若金汤。让军队做这个事情是不可能了，几个月前的抽签征兵，因大量男青年暗里逃离上海几乎成了笑话，眼下，连扛枪打仗的人都不够。征用民工？可以，但需要钱，而此时，太子苦心经营的币值改革事实上已宣告失败，苏州河北岸的印钞厂里每一台机器都热得发烫，还是完不成国民政府的印钞计划，哪里有钱给民工？于是，关在提篮桥的囚犯被想到了，但只限于身体健康的刑事犯，每天出三百个工。

狱方的方案是，每十个囚犯一组，路途中两两用手铐铐住，只有干活的时候打开。每组两名看守，带出去多少人，必须得带回来多少人，各个部门负责人轮流充当总带队。凡是出去修筑工事的囚犯，每人每天增加三两糙米饭。这个优待让很多人一开始都争着抢着要去，但几天之后，个个腰酸背痛，花的力气三两糙米饭根本补不上，开始想方设法不去了，行贿的，装病的，自残的。没办法，军令难违，狱方每天得出三百个工，起先定的规矩开始睁眼闭眼，连政治犯也被拉出去了。

传单的事情，听闻黄凯明拿去刑事处鉴识科时，胡炎一阵激动，但后来竟然没有泛起任何涟漪。气数将近时，遮羞布是不需要的。气馁之余，他觉得自己太天真

了。是这次修筑工事让他觉得机会再次来了，他提了两罐希尔兄弟咖啡，找到为囚犯施工提供工具的工头，一个满口苏北话的大胡子。

大胡子看到他手里的咖啡就哈哈大笑起来，先生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啊，咖啡刮油，我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油水给这洋玩意刮？把它换成米再来找我好吗？胡炎听后再次觉得自己真是天真。亏了父亲开米店，否则连吃饱都成问题。而且这两罐希尔兄弟是存货，金圆券一日三跌，叫他现在买也买不起。

见胡炎一个派头十足的绅士被自己说了个大红脸，大胡子不再开玩笑。两个人认真地讨价还价，最终以两条小黄鱼成交。不要看胡炎头发梳得溜光水滑，一身西装革履外加枪驳领人字纹大衣，其实这两条小黄鱼是他现在所有的家底。

次日中午放风时，他把姚克勤叫到办公室，告诉他第二天要去挖壕沟，每两个囚犯之间有十米间隔，收工前会有民工来收工具，看到民工来，你假装倒在壕沟里，他会跳下来，这个时候你把监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然后穿上他的衣服扛起工具只管自己走，不要回头。他说这些的时候，姚克勤用不解加上不信任的眼神看着他。胡炎纨绔地笑笑，拈起一根香烟说，拿了人家的钱财，总要替人家消灾吧，除非你姚先生不想让我胡某人赚这笔钱。姚

克勤沉默不语。

一切按计划进行，胡炎总带队，姚克勤算在三百人里面，具体编到哪一个队在哪一个位置，亦按和大胡子的约定进行。

第二天天刚亮，要出去修筑工事的三百囚犯早饭已经吃好。待要出发时，一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吉普车大声叫着横着闯进来，是黄凯明的人。他们要提审姚克勤，同时宣布局长令，请监狱总务课课长胡炎当天配合飞行堡垒黄凯明队长共同办理姚克勤共匪案。

一同坐进那辆吉普车后，姚克勤找到胡炎的眼睛，千回百转地看了他一眼。胡炎的喉结动了动，面无表情地朝窗外看去。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当天他们的目的地，依然是福州路185号南楼底楼的刑讯室。

五

战事越是吃紧，领袖骂娘的频率越高。外面寒气逼人，福州路185号北楼五楼这间最狠的办公室却温暖如春。毛森局长太知道如何抚慰领袖那颗受伤的心灵了。只要把姚克勤后面的那些人杀个片甲不留寸草不生，他至少这个年不会太难过。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不指望，要是能像造一幢大厦一样也行。可眼下党国这座大厦，唉，若仅仅是四面漏风，身为领袖

最信任的人之一，他毛森做好一个泥瓦匠、木匠、铁匠、篾匠或者糊裱匠，也不是很难的事。但问题是柱子已空，石础已风化，无力回天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的是不是此刻的我？姓姚的看来抱着必死之心的。如果党国也有一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像他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走到今天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了。我们曾经有，可是为什么后来就失去了呢？算了，不要再想这些没用的东西了，姚克勤得靠胡炎来突破。如果胡炎是其同伙，两个人必会有交流，有交流必会有破绽。如果不是，这对胡炎来说是个绝好的翻身机会，他不会不卖力。

所以即使知道胡炎身上存有疑点，毛森还是不动声色地做出一个决定。他给黄凯明把任务交代好之后，低声淡淡地补了句，那个姓胡的，听说和你是一把韭菜不零卖，如果有些韭菜坏了呢？黄凯明一个立正，请局座放心，凯明分得清楚。

走进刑讯室，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姚克勤的手铐和脚镣随着走动发出空旷的回声。没有人说话，两个人把姚克勤扳倒抬起来，放在屋子中间那张水泥台子上，手和脚用镣铐固定好，接着，把一个橡皮管从他喉咙插进去，然后有人开动高压水龙头，随着痛苦的哀鸣，铁链不断撞击水泥台面，他的肚子很快像吹气球一样鼓了

起来，等鼓得不能再鼓时，两个人一人一边，抬起一根大棒，碾过他鼓胀的胸腹部，瞬间水从口和鼻子以及肛门喷出，等瘪下去，再来一遍，直到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才有两个人将他扶起抬下，放在一张铁制的椅子上，复将他的手脚固定好。这个时候，他的脸泛出青白，浑身过电一样不受控制地抖动，根本无法坐稳。

黄凯明看了眼胡炎，打开随身的扁铁盒子，递到胡炎面前。待胡炎抽出一根香烟，黄凯明又啪的一声打开了芝宝打火机。

炎兄，我说局座不舍得你离开 185 号吧，他果然召你回来了。这下，你得表现给他看看。

胡炎吹了吹烟灰，看着自己光可鉴人的皮鞋对黄凯明说，承蒙局座错爱，凯明兄尚且不能，胡某就更不能了。

黄凯明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说，炎兄没有试，怎知自己不能？我看你呀，还是暂且委屈一下，不能太任性，局座今晚就要结果。

胡炎捏灭烟头，抬起脚朝姚克勤走去。脚步在空旷的刑讯室响起了清晰的回声。他站在姚克勤身边，低下头去和姚克勤耳语，他想说的是，我得到的那笔钱实在太巨大，大到我有义务必须把你弄出去。但没等他说完，姚克勤整个人就瘫了下去。他只好转过身来，对着黄凯明耸耸肩，摊摊手。

黄凯明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之后看着他问，我想知道，炎兄刚刚在对这个人说什么。

胡炎说，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局座说了，只要交交警方尚未掌握的情况，他本人会将他保护起来，还会把全家专机送往台湾。谁知他竟没有福分把如此优厚的待遇听清楚。

姚克勤被拖到医疗室紧急抢救，刑讯室里只剩下黄凯明和胡炎。黄凯明拿出姚克勤那件破棉袍和胡炎粘贴在证券交易大厅黑板上的那两张印有蔷薇图案的稿笺纸，慢条斯理地对他说，我相信，这两样东西是侦破姚克勤共匪案的关键，我同样相信，炎兄对此有很多话要说。

胡炎歪嘴一笑说，听说共党一直攻讦党国腐败无能，在下还真被他们说中了，破袍子我的确认真看过，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至于这两张纸，凯明兄要罗织，在下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黄凯明大笑，哈哈，罗织？我罗织你？别忘了，我们是不能零卖的一把韭菜，金都血案中，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来送到红房子医院的，是你拿枪逼着只会看妇产科的医生给我取出子弹，是你撸起袖子给我输血的……说话间，黄凯明的声音似有些哽咽，他仰头看了看天花板，顿了片刻，接着说，哈哈，你言称在下，难道我们已经不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了吗？难道

现在的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说实话，我是走投无路了，才请你帮忙的。

请我帮忙？笑话，视我作嫌疑犯还差不多。不然，凯明兄为何要保存这两张破纸头？胡炎想想索性一搏，把脓包戳破。

呵呵。黄凯明尴尬地笑笑，戡乱救国的特殊时期，人人自危，相信炎兄能够谅解黄某人的无奈之处。嫌疑不嫌疑，若是炎兄能攻下此案，那不就不洗自清了？局座有令，姚克勤不必押回提篮桥监狱，直接关在 185 号，接下来，两条路，要么枪毙，要么放掉。但我知道，过了今晚，如果还是不能突破的话，我只好弄几个替死鬼帮助局座糊弄南京了，当然，姚克勤如果还这么不识抬举，我只好把他算进这个名单里面。总之，今晚要见分晓。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看胡炎，然后请他一起去医务室看姚克勤。

今晚要见分晓。我该怎么办？踩着黄凯明的脚步，走在空旷的走廊里，胡炎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

六

一进医务室，一股皮肤和毛发烧糊的味道，姚克勤胸前有电击的痕迹，但人是苏醒过来了。胡炎上前，正欲替他掩上衣服。突然，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是提篮桥监狱打来的。一政治犯趁修筑工事，将

一收取工具的民工打昏，换上民工的衣服后脱逃。民工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押回监狱后，大呼冤枉，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毛森听后大为震怒，饭桶！谁批准你们让政治犯出去了？现在，该抓到的没有抓到，已经抓到的倒跑了。于是当即发出两条指示，一是对民工严加审讯，看是否有内外勾结；二是飞行堡垒总队除了姚克勤共匪案的办案警察之外，参与全城搜捕，务必抓到脱逃的政治犯。

在黄凯明接电话这个过程中，胡炎发现姚克勤眼睛突然亮了，他知道无论姚克勤认为自己是为财还是为了别的，此刻他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可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这点彼此都明白。如果有机会对视的话，他们还应该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对虚度时光的懊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焦虑和忧惧。

黄凯明在那边摇动电话手柄部署当晚的行动，两个他的人站在近旁，医生站在病床的另一侧，胡炎和姚克勤两个人心中有烈焰在炙烤……他突然发现姚克勤热切地看了一眼他，然后昏过去一样头耷拉下来。他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一阵虚浮的热气传来，没等他伤感，就感觉他在他手心里划着。不是笔画，是字母。是英文单词。是书这个单词的拼读。他没有写汉字写的是英文，应该是英文书。对，他抓到的时候手里有两本书，一本中文书，

一本英文书。那本英文书怎么了？

这个时候，护士已经冲进来了，配合医生给姚克勤再次实施电击。

他点起一根香烟，开始踱步。替代那个油头粉面的胖律师，此刻自己成为姚克勤的托付。棉袍上那些用线绗缝的长长短短的字符和刚刚他划在自己手心里的英文字母有关系吗？他抬起头，把业已印在脑子里的那些绗线构成的字符默在天花板上，然后瞅着结着蛛网的天花板发呆。

姚克勤再次发出凄惨的叫声，毛发和皮肤烧焦的味道再次浓烈起来。胡炎心里一急，被烟呛住了，连续猛地咳嗽，咳得眼泪都出来。等他睁开眼睛，见黄凯明站在他面前。

计划有变。今晚有行动，会抓很多人进来。黄凯明说，所以临时决定，你开车，两个飞行堡垒的兄弟帮你押送，姚犯还得回提篮桥，不过这次关在西人监房，由这两位兄弟全程看守。有问题吗？

突如其来的幸福又让胡炎更加剧烈地咳嗽起来。老天有这么仁慈吗？或者这是陷阱？等咳嗽止住，他回答说，凯明兄要是放心的话，那兄弟我只能遵命了。

车子开出福州路185号。等信号灯的时候，胡炎从口袋里摸出两包万宝路、两张百乐门的跳舞票，回过头去，两下里一左一右扔在两个飞行堡垒队员怀里。两人忙不迭接住，跳舞票塞进西装怀袋里，

香烟则马上就抽上了。胡炎刚要说话，又剧烈地咳起来。他得想办法坐到姚克勤身边。果然，其中一人开口了，仍称呼他的旧职。他说，胡队长你不舒服，我来开车吧。胡炎说，不用，我行的。说话间，那人已下车，站在驾驶室外面，胡炎装作勉强的样子下车，然后顺手的样子拉后座的门，谁知另外一个人说，胡队长你还是坐前面，前面宽敞，你这么长的脚，后面伸也伸不直。说着，下车将右侧前门替他打开。胡炎只好绕过去。

关在西人监房，两名队员全程看守，就意味着再也无法和姚克勤单独见面。而且，那样的话，更没有机会脱逃。怎么办？每过一个路口，胡炎都希望遇到红灯，希望红灯无限地长。他知道每一秒钟都是机会。

越接近提篮桥监狱，胡炎越绝望。毛森的冷血他已经见识过了，对政治犯，甚至不需要审判就可以枪杀。姚克勤要不是还有用，早就命丧黄泉了。他们要的是他手上那份名单。

车子转进了舟山路，再转一个弯就是长阳路了。胡炎莫名地发起了寒热，又一阵似乎要把肺咳出来的咳嗽，把脸咳得通红。

突然，一只足球直直地朝前挡风玻璃飞来，先是哐地一声砸上来，接着是哗地玻璃碎了，然后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

车子撞在马路中间的隔离墩上，前脸瘪了进去。驾驶员下车查看，另外一个则警惕地更加靠近姚克勤。几个从摩西会堂方向跑过来的犹太小男孩怯生生地围上来。

又突然，胡炎听到后座上一阵怪叫，是姚克勤用手铐套住他身边那位队员的脖颈，把他拖进自己怀里。接着他对胡炎说，胡队长，你同事的性命在你手上，乖乖听我的话，开车。

胡炎无奈的样子举起双手说，不要冲动，我可以听你的。说罢面无表情地侧身翻过汽车排挡，一只长脚越过方向盘，直接从副驾驶座坐进了驾驶座。

开车。姚克勤压低嗓子再次命令。

车子本来就没有熄火。胡炎倒车。外面那位队员帮他指挥，却没有料到车子倒好后却一加油门跑了，惊骇中他隔窗看见姚克勤的手铐勒在同事的脖颈上，跟着车子狂奔了几步后，急忙跑向路边的公用电话亭。

路灯渐次亮起，胡炎不动声色地看着后视镜里的姚克勤，只见他脸色煞白，额头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汗珠。人在极端情况下，会爆发出不可想象的力量，但一定是强弩之末了。他又在后视镜里扫视，那位队员居然乖乖地任姚克勤用手铐卡住脖子。这些队员胡炎是知道的，是俞叔平局长一个一个亲自面试，从全市一万多个警察中挑出来的精英分子，居然这么不挺括？

路上的车子渐渐稀少起来，窗外的路牌开始要么是国字打头，要么是政字打头，到江湾地界了，大人物未竟的大上海计划遗迹。胡炎转进一条小路，嘎地刹住车子，跳下来，拉开后门。他准备和姚克勤一起先除掉这个家伙。

谁知未等胡炎上车，这家伙一个反手，卡住了姚克勤的脖子，自己则脑袋一缩脱身出来，然后把姚克勤拖出车子，哈哈笑着对胡炎说，我的长官没有猜错，胡队长果然不牢靠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把姚克勤划在你手心的情报告诉我，我们一起升官发财，我可以装作没有看到你和这个共党分子串通；一条是你这条道走到黑，然后等着局座签署枪毙你的命令。

说话间，有巨型车的前大灯扇面一样扫过来，发动机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是飞行堡垒那辆美国 GMC 装甲车的声音。飞行堡垒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到达上海的任何一个地方，看来并非虚言。

姚克勤大叫，胡炎，开枪。不要管我，开枪。

姚克勤此刻还有用，还不能死。飞行堡垒队员欲将他藏在身后，两人扭打起来。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罩在装甲车炫目的灯光里。胡炎知道自己得立刻做出决断。但是，他马上看到惊人一幕，扭打中姚克勤瞬间又用手铐卡住了飞行堡垒队员

的脖子，他自己的脸和脖子涨得通红。他在逼胡炎，是要让即将围上来的那些人看到应该让他们看到的局面。

没有时间了。胡炎拉开保险栓，举起那把乌黑油亮的柯尔特。如果这位队员此刻死掉，他和姚克勤之间的秘密便无人知晓。而且，两个人打斗中，想要击毙这个，结果却误击毙那个，一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说法。尽管以胡炎的枪法，即使这种情况下，也打谁是谁。

枪声炸裂，飞行堡垒队员喉咙里发出哦的一声之后朝后倒去。就在他收好枪准备扑过去控制姚克勤时，谁知又一声枪响，姚克勤也倒在地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看着镶满繁星的夜空。

炫目的车灯中，黄凯明走过来，递给他一支香烟。胡炎在剧烈的咳嗽声中接过，并没有放在唇间，而是低头看着自己已经乌七八糟的鞋子。他发现脚下踩的居然是一片正在越冬的蔷薇花田。虽是隆冬，已有嫩芽冒出地面。

黄凯明问，怎么样，失去一位同志，炎兄有何感想？

胡炎等咳嗽声歇了才喘着粗气说，领袖教导说，革命就是牺牲。革命一日不成功，你我都可能不知道哪一天会躺倒在不知道是哪里的地上。

回城的路上，红色的装甲车隆隆地碾过寂静的街道，胡炎觉得自己就像因戒严

而阒无声息的城市一样绝望。这种感觉就算是几天后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最为喜庆的春节，也拯救不了。

七

胡炎误伤同事，毛森下令停止他执行职务，但并未限制他的自由。

下一个休息日，胡炎一身灰布棉袍走在福州路上，白色的长围巾绕过他的脖颈一前一后迎风飞舞。他手里拿一本英文书，他要去的地方是市立图书馆。

走到门前，他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站在马路对面，想象着数月之前姚克勤在初冬的寒风中被带走时的情形。当时他手中拿着的书里就有这本书。这里是他能够自由行动的最后的方方。

图书馆的外墙是文艺复兴风格，高高低低的廊柱，严谨工整的立面。望着那些廊柱，胡炎的目光突然定格在那块铸铁门牌上，突然鼻子有些发酸，自己一直纠结在姚克勤棉袍上那些绗线组成的图案上，却没有想到这些绗线中间空出来的部分构成的图案，就是这家图书馆的门牌号，567，福州路 567 号。

他疾步走进图书馆。里面暖若阳春，“春天是一个美丽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只要谁有少年的心，就配作她的情郎……”扇形的前厅角落里放着一架留

声机，龚秋霞正轻轻地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前厅墙壁上悬挂的中英文对照的“读者须知”告诉他自己手上这本书来自二楼阅览室。阅览室的借阅规则是，拿出书需要把借书证押在管理员处，而且书不可以带出去。当日当着凶神恶煞般的飞行堡垒队员，也许管理员只好看着姚克勤把书带走。这么说，姚克勤的借书证应该还押在这里。

果然，当胡炎把书递给管理员，管理员惊愕且同情地看着他。显然，她把他当成是那日被抓走的那个人。胡炎歪嘴一笑。在交足管理员算出的罚金之后，他拿到了借书证，一张手掌大小的纸片，有姓名，有住址，有照片，一览无余。没有关于名单踪迹的任何提示。他只好朝楼下走去。

胡炎有所不知，在他下楼的同时，四五个街区之外，飞行堡垒两辆红色装甲车已经在隆隆声中飞出福州路 185 号大门，一个左转朝西面驶来。铁青着脸的黄凯明身旁，小心翼翼地坐着那位胖律师。

胡炎在一楼找个角落坐下，继续查看手上那张借书证。龚秋霞还在小声念叨蔷薇怎么处处开。它令他想起自己的上线“蔷薇”。“蔷薇”同志，如果你是我，此刻，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把头从借书证上抬起来，茫然地扫视着大厅。新进来的读者，把随身的包递进服务台，离开的

读者，则从这里拿走自己的包……姚克勤有没有东西寄存在这里？胡炎疾步走向服务台，前面有三个人在排队。

外面空旷的福州路上，两行梧桐树凄凉地伸着枝丫，两辆红色装甲车驶过美国花旗总会大楼，驶过商报馆，驶过广益书局……

终于轮到他了，他把那张借书证递进去。里面的服务生查看后抱怨说，先生这个包在这里太久了，按照规定这个新年之前再不来拿，我们只好当无主物上交了。胡炎迟疑了一下，从已经瘪得不像话的皮夹子里抽出最后一张五元面值的美钞，递进服务台。服务生不再言语。

两辆红色装甲车正在驶过杏花楼，前

方是世界书局和吴宫大酒店……

胡炎别过身去打开姚克勤的包，包里是一本辞典，辞典封面内侧的夹袋里，有一张手写的勘误表。对照勘误表，他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他轻轻嘘了一口长气，用这张纸卷起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转身走出图书馆大门，灰色长袍和白色围巾被迎面而来的寒风吹起。

台阶下面，两辆红色装甲车趑趄中停下，黄凯明跳下车子，迎面朝他走来。胖律师善解风情地跟在后面。胡炎用力抽了几口香烟，歪嘴一笑着迎上去。

不远处，外滩的江海关大楼响起了悠扬的威斯敏斯特曲，一群鸽子盘旋在城市的上空。他想，姚克勤终于可以瞑目了。

—— J_{·A} ——

(本栏责编：吴越)

一字题（组诗）

李彬勇

度

我想让你更清晰地感知到我——借由这
苍白扁平的文字，真不知该有多难。比喻
常常会
引向歧路，而直抒胸臆，又把自己
抬到了过高的位置。真实的世界绝非这样。
要么我本就单一，缺乏装扮而成的庄严面
相。
要么真舍了自己——不退了，也不羞于臂
力
有限：如此用心，就是为了划开空气靠你
更近一些。

依

什么样的物事值得我信奉。
欢愉而非逼迫似的坚贞不渝。
什么样的目光可以如此温存。
看到春天烂漫，冬日冰清玉洁。

我能表达的仅仅是我一点点的心意。
如清晨的漱洗，父母的慈爱。
我见到的所有的生命既神奇又安详。
我感动于满足其中，轻易且单纯。

谛

是谁可以、又以何种情怀评判着我们的世界。

他滋生了超等的心智或者具有了足够的体
验。

我期待一遇。当丰沛的物质轰然而来
诱使我们变得惊恐、撕扯及漠然，
什么样的抽丝剥茧可以通达深秋般的明亮
与湛远。

刹那间的敏感很多时候是一种过度的压榨。
我们向自身返回，而自身又似流水一样难
以标注。

由此我愿留意或关注地铁上潮湿的脸庞，
这些拥挤的脸庞不能以枯萎的花朵来形容。
一切都在穿梭，只是各人抵达的站点各不
相同。

想

你与太阳之间，距我远的当然是太阳。
但失落的王孙却叹息：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当你想一个人想得太苦，你会感受炽热的
太阳更远。
可你从不会去想，太阳也孤悬着，也有燃
尽时。

想本身有时如阳光普照，有时如淫雨洒落。
它将每个个体浴洗剥离，光一束，雨一滴。

我们从来的地方来。畏因也是，畏果也是。
有多少时刻我们胸中怀着爱，嘴里含着香。

想足以调动我们所有的脏器。气沉丹田
让肺腑颤抖，声音向上发，如同唱起一首歌。

天子山写生（外一首）

梁志伟

苍凉微蓝的山峦
弥漫着一层层光晕
雨后石笋般的峰顶
耸起大自然的雄情

嶙峋岩石刻画着
岁月留下的纹理
暴雨后松树发出
……苍老声音……
云雾飘渺幽谷孤静

白色飞瀑纠缠水情
一刻不停一路高速
惊醒远方梦境……
昆仑峰上
居高临下看风景
整个大自然仿佛多在朝一个方向转行

空气里总有一种
幽深感拂面而来
脚下峡谷吸引眼神
吸尽所有风声

大自然山口、崖口
逼近人影与心灵
赶走人间天地喧嚣
独自潜入情感深处
用心作诗作画

浓浓淡淡水墨之间
找到自然与人
对歌的默契
宣纸上慢慢飘满
月光的声音……

早春抽象

醒目色块
绿——呼唤眼神

冰的裂变
梦幻出无数象形

线条似水流韵
立体抖去雪披风

白山坡融化树根
圆亦起始湿漉漉
……路径翻滚……

黎明鱼跃出薄冰洞
百灵鸣叫求偶可人

醒来原野淡香微风
灵蛇露出冬眠尾巴
……起劲摇动……

新场采风初夜入住湫竹酒店即兴（外一首）

铁 舞

没想到我们的采风一开始
就洋溢着古诗经的味，
——寻到这方名为湫竹的所在，
这里的竹，似从《诗经》中走来。

“彼湫之湄，有竹猗猗”，
那是千年古韵的迂回；
“露滋其节，风拂其枝”，
似在古老画卷中舒展翠眉，

竹影摇曳，是暗夜的精灵在舞，
风过处，沙沙作响，是古老的天籁。
在新场古镇的这隅，我们像古时的游子
找到心灵的客栈，诗意便如泉涌来。

我读到一个诗人的现代诗《园艺师》
是不是预示了现代诗艺早已是岁月的等待。
我们，是现代的骚人墨客，是文字的园艺
师啊，
手持古今智慧之剪，修剪心中那片芳菲。

古人以竹寓志，霜雪无惧，孤高似梅，
我们又该如何？让意境穿越时空去追。
是向着未来的星芒，编织梦的经纬，
还是在这湫竹之畔，找寻失落的纯粹？

月色洒在湫竹上似银霜皑皑，
每一片竹叶，都写满神秘的符牌。
在这古镇初夜，风带着竹香，

我们沉醉于古今交织的派对。

像园艺师般，用文字雕琢世事的精彩，
把平凡的景致幻变汇成艺术的大海。
怀揣对未来的憧憬似竹般指向天空，
让艺术之花绽放在时间长河永不会枯萎。

入湫竹之梦后晨醒

经过一个夜我饮下梦的酒浆
我悟到湫竹那隐秘的渴望
早晨车水马龙从高架旁的环城道上
奏响了喧嚣的尘世的交响
我坚定地想我是一株湫竹
在这繁华边缘守望
尽管时光的风会吹得人摇晃
辨别不出是今风还是古风在飘荡
我会问自己，能否像湫竹般倔强
穿越这灵旅的迷茫
我是那株行走在时光狭缝的湫竹
要用脚步丈量古今的街巷
在喧闹与寂静中生长
我的叶片，写满了故事的诗行
在晨风中沙沙作响
想必从酒店的幻梦到古镇的沧桑
我是湫竹就能有穿越千年的目光

桌上的常春菊（外一首）

天 谛

多么熟悉
我见过你
艳得灼眼
红得冒火
就像我心上人的脸
一样炽热
一样羞弱

嫩黄晶莹的蕊
一点点细碎的泪
这是她时常的伴侣
一见你，我的心就沉醉

花呵，在我眼前就这么一会
瓣儿卷边色彩变枯萎
你不再鲜洁也不再迷人
这不怪你
而是我犯的罪

我应该养起你来
让你的脚插在清水瓶内
清凉的甘泉滋润你的肤色
使你的玉容永不憔悴

可是你的眼色却那样呆滞
愁苦刻在脸上像块墓碑
怕我的心狠似尖刀吗
还是力不可支自弃自卑

我的疏忽请你宽恕
只有宽恕希望才放光辉
生命之火再燃在你的脸上
等于烧尽我心中的惭愧

振奋精神让我看看你
花呀别那样忧心忡忡
折你的人想不到你的死
不要紧，有我尽力地帮你生

翻箱倒柜

我翻箱倒柜找你
就像大海里捞针
我把一切打碎了
珍贵的旧时记忆
残留一丝如烟
烟的头绪难被拎起
就像绝望的最后一声
长叹

今个儿我发誓
彻删你的踪迹
哪怕一封信笺
一枚你寄来的书签
一个电话号码
一张便条
一缕发丝
一阵体香
一片惊喜的倩影
要不，我哪来安宁

皱纹（外二首）

沈 静

皱纹

皱纹，一个女人心底的疤。
藤蔓从树根长出，跃上枝头。阳光闭眼。
窸窸窣窣的，见证一个女人的衰败。
见证另一朵花的枯萎。瑟瑟的。

唯一可怕过死亡的，唯衰老。
因死亡不会被看见。
而衰老，每天都在即兴演出。
每一天，都如刀子。刻在脸上，钻进心里。

衰老却优待男人。那是他们的勋章。
他们挥舞着，金灿灿的。
将倒流的岁月，时间的馈赠，小心收入囊中。
还有美丽，还有青春，还有不朽。顺道一起。

女人的疤，隐匿在豆蔻女儿灿烂的笑嫣里。
母亲不言。倒数这心底的疤。低头。垂目。
殊不知，岁月和时间的手，已然张开。狂舞。
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了。

写风

夏末的夜 我努力听风
又认真地把它写下来

它却呼噜一下将我卷起

我可哪里写得动它

竖起猫的耳朵 我侧耳听
风里 有车轱辘 有老麦香
有人哭 有人叫 有人笑

有一朵褶皱的夜玫瑰
一面瞎了眼的空镜子
和一张寂寞的破椅子

还有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
我青涩的妈妈 正仔细扒在上面
蘸着一九八〇年代的墨水
喂我喝下 第一口乳汁
再把我卷起来 呈给未来

一个谢顶男人和他的茶馆

一个谢顶的男人 年龄不详
端坐 在一堆冷漠的茶杯里
木无表情 像隔壁瘫着的茶宠
嘴巴一张一和 木鱼迎着木槌

他熟稔的泡茶 工地上的机械手在摆
风从对面窗棱袭来 穿越他辽阔的头顶
“我是一个投资人”他露出两排白牙
初夏的欲望袅袅于杯底 茶馆更静谧了

“时间到了 你走吧 我不送了”
他用意念 挤出一丝诡异的笑
另一个男人踱了进来 擦着汗
好像一个茶杯盖子 丢了身体

听见 看见（外二首）

夜未安

我将星月藏入眼中
也将秋叶收入心里
我看见白昼的最后一丝光亮
月亮从星河中掩面而出
我在清冷的月夜里感受秋凉
亦在寒霜来临前
驱走黑暗

午夜不会为谁停留
它在呼唤并释放点滴光亮
我行走在白色的长廊里
听见 看见
感动并落下泪来

我在夜色里，聆听往事
明暗的黑 澄明的黄
一片叶子就这样落在脚边
落在肩上

风轻拂过脸颊
凉凉地，冷冷地

直至四周声音渐隐去
变成一粒尘埃

回到那不足两平米的
帘幕之中

那样的夜，深邃 寂静

也或许还有些许 轻吟流转的
人世间

是泪还是雨

天就这样阴下来了
毫无预兆
我竟不知
那是泪还是雨
只看见微弱的灯光下
那个身影犹在
悼念是一段往事
停在了一个夏天
现在
天完全暗了下去
藏在云层里的太阳
早已不见了踪影

无题

我曾在黑夜中看到太阳
也曾在白日里看见月亮
只是当我再次抬头
那里既没有星星也没有太阳与月亮
只有一片变幻莫测的天空
它对我说：请你将它完尽

回到至简至纯的起点

——评《猫猫的奇幻漂流》

孔 曦



来自拉脱维亚的小猫动画电影和它的团队，已经在世界各个电影节斩获 60 多个奖项，包括第 82 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第 52 届动画安妮奖最佳独立动画长片，以及第 97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

故事以猫的视角展开，导演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全景镜头，用低机位跟拍，以轻微晃动的手持感模拟猫的视野。这种拍摄手法和无对白的处理，让观众避开了拟人化的干扰，专注于动物们的眼神、动作和叫声，进入一个早已没有人类生机的动物世界。某日，洪水开始泛滥，几乎要淹没一切。机缘巧合，一只胆小的黑猫登上了

一艘破旧的小帆船，先后结识了水豚、蛇鹫、狐猴和拉布拉多犬，开启了一趟扣人心弦的冒险之旅，经历了诸多生存挑战。性格迥异的它们，以简单直接的思维沟通交流，从陌生、戒备到团结互助，患难与共，一起面对惊涛骇浪。尤其是小黑猫，一路上，它带领观众见证了那个奇幻世界里人类文明的孑遗。

本片的主角是上述 5 只动物，全片没有对白，但音频元素极为丰富。有猫叫、犬吠、鸟鸣、鹿奔，蛇鹫拍翅、狗儿喘气、大树折断的声音、洪水的涛声以及风声雨声……还有恰到好处的配乐。主角和配角们的行止，也完全符合动物的本性，没有一丝的拟人化。“没有什么人造哲学会比一次炸毛、一声呼噜、一只猫在舢板上追逐光斑，更贴近鲜活的生命姿态”（摘自《复旦青年》的《当一只猫猫跃入大洪水》）。

为了生动地呈现猫的形态，创作团队花了大量时间观看各种猫咪和狗狗视频，还看了许多水豚、狐猴和蛇鹫的视频，又到动物园实地观察，再开始形象地创作。养过伴侣动物的观众，不难从主角

们的行走、跳跃、攀爬和神态，联想到自家爱宠的种种。喜欢伴侣动物的观众，都能从影片中获得极大的治愈感。有趣的是，家有两只猫两狗的该片导演金兹·兹巴洛迪斯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虽然我也很喜欢猫，但我的愿望是做一只水豚。”这是因为，在5只小动物里，水豚的情绪最稳定，性情最平和。

金兹·兹巴洛迪斯从小不爱说话，制作时，也头痛对白难写，这两点，是影片没有拟人化对白的主要原因。其实，在单纯的动物世界里，语言本来就是多余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叫声，足以在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满足表达的需求。

这部花费350万欧元的小成本动画片，似乎并没有高大上的立意，不曾塑造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也无意讲述恢弘的英雄故事，只是以纯粹的动物视角，来观察、来感受末日之后的世界。这，正是它的不同凡响之处。

当洪水渐次淹没山间小屋，当人类遗留的瓶瓶罐罐随波逐流，当载着5只小动物的小帆船穿行在空旷寂寥的楼宇间，当巨鲸游到曾经的市中心……我相信，目睹这些景象，但凡对大自然尚存一丝敬畏之心的观众，心灵都会大受震撼。

感谢影片的创作团队，他们放下了人

类中心主义，以谦卑之心寻求万物共存的平衡。

有些评论写得真好——“洪水从不需要被歌颂或者诅咒，它只是自然的呼吸”（出处同上文）；“大自然正在收回这些地方”；“就算人类社会真的毁灭了，也只不过是大自然一次微不足道的循环”……奥斯卡金像奖名导吉尔莫·德尔·托罗称赞“这部动画电影绝对会永垂不朽”，我深表赞同。

高明的电影，无需大开大合的情节、疾言厉色的台词和声嘶力竭的演绎。平缓的情节、平和的叙述，也能体现深刻的哲学思考，呈现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

反观当下，活在“万物之灵”的优越感当中，对大自然的馈赠毫无感恩之心的人类，为数不少。对动植物的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仍在发生。如何唤醒这类人？怎样才能让他们遏制永无止境的欲念，收敛贪得无厌的恶行？我想，信仰之外，能起到一点作用的，或许就是本片这样的艺术作品。

感谢金兹·兹巴洛迪斯和他的团队，带领观众，在奇幻的观影体验里，回到了至简至纯的起点——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但这部作品的创作初心，一定不是希望当下的世界真的回到这个起点。

—— J·A ——

夏舒的“哭”和宏宇的“笑”

王安诺



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之二》中的夏舒，出场时是个典型的白富美，当官的父亲被抓，无家可归的她去投奔罗英子，罗英子也刚失业，正与合伙人邱华筹建律师事务所，邱华不同意收留夏，善良的罗英子说，她的工资我来付。

落难小姐还没走出原来的身份，卡里只剩四千块敢刷六十买一顿早餐；洗完澡站在浴室里大叫罗英子取干净浴巾……她的成长是在现实的残酷、创业的艰难中，亲眼目睹罗、邱的努力打拼过程中渐渐完成的。内心的倔强、机灵，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一点点苏醒，确定生活目标就是证明自己。她接下专业律师都畏难的讨债

案，只身坐火车去了千里之外的内蒙，一路上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她的勇敢机智、随机应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先是差点被黑车司机绑架，她及时发现报了警；接着通过假称自己是老赖女友的闺蜜，引诱老赖暴露自己的所在地，当得知老赖要拉着骗来的货物转卖时，她躺在车轮下把命赌上来阻止货车前行，罗英子和邱华遥控传递信息，债权人及时赶到现场，最后老赖无奈与债权人达成协议，答应转卖货物后就还款。

下一个镜头是在饭桌上，夏舒换了一副面目，与老赖碰杯喝酒说笑打闹，俨然一个应酬能手。这时手机响了，是罗英子打来的，她一直担心这位没有经验的大小姐案子办得怎么样，夏舒拿着手机走到门外接听，这时演员的表演令我意外，意外之后又立马回过神来禁不住叫“好”！本想，她应该高兴地向罗英子汇报自己把案子办成了！不料想，她却哭了，哭得泣不成声……这一路上，面目狰狞的男人，荒凉的沙漠，黑夜中的车行，前途未卜的案子，危险，压力……她这个锦衣玉食的娇小姐从未经历过这一切，当听到罗英子为

她着急、担心的声音时，内心的委屈、后怕、感动，以及回到亲人身边的喜悦一下子全涌上心头，这时的夏舒卸下面具回到她的本我，成为那个娇柔的被呵护的女孩。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委托人过来问她怎么流泪时，她又立马回到现实中，擦干泪板起脸：八十万律师费拿来！这个人物在这一集里显示出性格情绪的丰富复杂和起伏多变，尤其是她的哭，处理得好，符合特定情境和人物关系。如果反应是喜悦，就单调得多，也不能凸显人物性格，因为任何人办成案子都会喜悦。

后来夏舒又哭过一回，是在成为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时，那是高兴的泪。也就一般化了。

电视剧《六姊妹》中有一场戏，老六得了白血病，需要细胞移植，姐妹里只有大姐家丽中了，也就是说只有大姐能救

她的命，而大姐正是当年老六为了独吞房子被赶出娘家门的那个人。为了救妻子的命，老六的老公宏宇只得上门求家丽做细胞移植，进门就跪下道歉，家丽当即答应了，此时，演员的表演令人意外，宏宇竟然笑着站起了身，那种笑是目的达到之后松了口气的笑。这样处理好不好呢？在剧中，宏宇是个老实憨厚、事事听老婆的人，一些事他也认为不妥但不敢反对，应该说，善良的本性还是有的，按这个人物性格，被自己妻子伤害过的大姐竟然不计前嫌愿意牺牲自己伸手相救，他应该感动、悔恨和羞愧，同时心里又放下一块大石头而流泪才对。

一个笑，既不合情理又破坏了人物性格。

表演的准确，是对演员的最高要求。准确，就是自然和真实。

—— J_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外公，外公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初三(7)班 张靖芝

“吾小辰光啊，一惹在这里白相的。”外公在经过外滩的时候这样说，“前面就是福州路，再往前一条马路又是广东路……”他看着车窗外的外滩，那些依旧的建筑与那些奢华的商店，他回忆着过去的岁月，他感叹着时间的流逝。

外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出生于解放前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从女子师范学院毕业，是一名钢琴教师，他的父亲懂英文，在大学里教英语。而外公是家庭中最受宠的小儿子，他的爸爸妈妈爱他，他的哥哥姐姐爱他，他的生活中没有柴米油盐的焦虑，没有动荡不安的时局。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快乐的。

我小时候和外公聊天时，他总会提起他的学生时代，即使大多是些被老师丢了粉笔头这样的糗事，他说的时候也总是笑得很开心，年少时的自己映眼中，简单纯粹的快乐洋溢在故事里，怀念从语气词中流露。那段时光一直留在他心底，他不用回忆就能看见。

后来，他一直读到高中。后来，他的日子里少了那一份快乐。后来的日子，他从未对我提起过。我是从母亲口里听到的，他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插队去了

长兴岛前卫农场，回来后成为锅炉房三班倒的工人，和同样插队回来的外婆结了婚。母亲也不愿多提，寥寥几句概括了不知多少年。

结婚后，他的新生活开启了。他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有一个恩爱的家庭，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切向好。拥有比别人多一个孩子的负担并没有压垮他，他去了第一牧场当辅料采购员，工资的提升缓解了生活的压力，他仍旧往这个家中注入了充足的爱。从单位里回来时他会在棉帽里藏着烤红薯给他的女儿们吃，休息时会捉几只知了、蟋蟀带给他的女儿们，他会在冬天的锅炉旁烘棉衣，在夏天带冰砖回家。

他就这样一直工作到退休，过上了现在的生活。

他退休后，我就出生了，他已经陪了我十五年了。

在我的回忆中，他从来没有改变，流经他的时间好像就此驻足。他总是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骑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他总是为家里人烧菜，他烧的菜每个人都称赞；他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脱排油烟机都清爽明亮。他总是乐呵呵地陪着我玩耍，他总是惊讶地说“长噶高啦”，

他总是笑着安慰伤心的我。他总是调侃自己老了，念着“么多少辰光好活来”。他的悲伤与苦难好像在年轻时耗尽，老时就只剩下乐观了。

当我主动回忆起这些时，他身穿蓝色条纹的衣服裤子，手上系着纸带，躺在病床上面，连厕所都不能自己上了。我知道，病服下是淤红的伤疤，伤疤下是金属的支架，纸带上是他的住院日期，病床上是他想要挣脱的病躯。那段时间我一直怕，怕他身上哪个旧疾又突然复发，怕他只能在医院中度过余生，怕他一语成讖，怕他真的离开了我，他病得很重。

或许好像真的是年轻时吃尽了苦，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万幸，他已经康复了。

我知道，病躯中，是他坚韧不屈的灵魂。

他依旧每天乐呵呵的，只是很少再出门买菜，烧菜也要搬个凳子坐着烧了。他

依旧惊讶于我的身高，只是无法再亲手丈量，只能弓着身子抬起头看着我笑。他依旧说着自己老了，说着“么多少辰光好活来”，只是他的语气添了几分认真，说时多了几次停顿，话中还带着对后事的安排。他选好了去世后穿的衣服，总结了所有的菜谱，吩咐这个家哪里需要清洁，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他不愿去养老院，也不愿找个护工，他要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中过完所剩无几的生命，独自面对时间的流逝和停止，奋勇然后休息，结束他微小的一生，完成他伟大的人生。

外公又出门买菜了，恍惚间，我看见摇摇晃晃的他，在市井街道中前行，迎着朝阳的余晖，穿过商店，穿过迎面的风，坚定而坦然地面对老后的生活，前行。

就如年轻时那样。

（指导老师：郭 芳）

从可乐到茶汤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初一（8）班 袁润秋

预初报到那天，我带着一罐冰镇可乐闯进陌生的教室。易拉罐“嗤”的开启声引得前排同学回头，碳酸气泡在喉间炸开的甜腻，像极了我对青春的所有想象——

张扬的、沸腾的、带着虚张声势的快乐喧嚣。

直到第一次月考的英语试卷成绩瞬间把我冰爽浇醒。放学后我蹲在便利店冰柜前，突然发现可乐罐上凝结的水珠和印

象里爷爷茶壶里升腾的白雾原是同一物质，却丈量着截然不同的时间。爷爷总说茶是“草木之灵”，他指着被沸水冲得旋转的枸杞：“你看，多像《瓦尔登湖》里梭罗笔下‘黎明的微光’。”那时我不懂，直到某天深夜重读梭罗那句，“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忽然怔住——原来真正的清醒，是听见冰层下流水的声音。

一学期后，当我的座位换到了靠窗处，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只漂亮的玻璃花瓶，午休时我总喜欢透过花瓶看蓝天，竟发现比游戏里虚拟的胜利更让人踏实。同桌的小蕊突然收走了花瓶，归还时却插着不知从哪儿摘来的野菊。“《归去来兮辞》里陶渊明采菊，是为‘守拙’。”她指了指花瓣冲我微微一笑。那天放学，校门外那驼背老汉烤红薯摊的炭火噼啪作响，让我想起《年月日》里先爷在旱灾中护着最后一株玉蜀黍苗。驼背老汉守着微弱的火苗，如同守着生命的本真，我竟第一次懂了“人间至味”原是这样平淡。

暑假的夜晚，窗外的蝉鸣声渐渐低了下去。我蜷在沙发里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那句“人们总是让我想吐”

还停留在耳边。母亲已无声地在我面前放下一杯熟普，暗红的茶汤在杯里轻轻荡漾，像一轮被夜色浸染的月亮。母亲突然开口：“要是有人请霍尔顿喝杯热茶，他还会觉得所有人都是伪君子吗？”我捧着杯子的手微微一颤，茶汤表面升腾起来的热气模糊了书页上的字迹，霍尔顿那张愤世嫉俗的脸似乎也跟着柔和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塞林格笔下这个满嘴脏话的少年，要的或许从来不是麦田，而是一杯可以捧在手心的温度。

昨日清理储物柜，过期可乐已发不出清脆的气泡声，如今我的保温杯里总漂着些什么，杭白菊是陶渊明的风骨，陈皮是先爷的坚韧，野山茶是梭罗的觉醒。爷爷看着我晨读时杯口缭绕的白雾笑道：“《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你倒比我更早寻得这份静气，在茶香里安放自己。”

静水流深，终成其安。原来成长，是从追逐碳酸泡沫的甜，到懂得一叶清茶的醇；是从渴求外界的热闹，到在内心修篱种菊。这些来自文学与生活的馈赠，像茶汤里舒展的叶片，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真谛：唯有沉淀，才能照见生命的澄明。

（指导老师：梁 冰）

着“24365”——这是我们的约定，意味着24小时365天永不间断的陪伴。

离别之际，她留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信纸上印着南山公园新栽的梧桐，遒劲的根系穿透纸背。里面是两片晒干的羽毛，还有张字迹歪扭的纸条：“梧桐树七年成材，格桑花永远盛开，我们的故事会长过布达拉宫的红柳，永不凋零。”

仲夏的风又上心头。我不禁恍惚起当年九月她递来的哈达，此刻像极了雅鲁藏布江上空一汪融化的蓝天，带着酥油茶暖的暖香落在掌心。我瞥见窗外的骄阳正好，看到蝉蜕仍粘在梧桐枝桠上，而树影已悄悄爬上共康中学朱红的门楣。

（指导老师：梁冰）

光阴里的幸福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初三(2)班 张浩月

总有些穿越时空的事物，承载着最动人的情愫，闪耀着光阴里的过往，自由而灿烂。

——题记

窗外，蒲公英开了，馨香而烂漫。

秋日，习惯性将最灿烂的衣服挂在显眼之处，我终于将手伸进了黑暗的柜脚中，一阵预料中的刺骨的寒意钻进了衣袖中，可突然间，一股久违的暖意涌上了手心，在心底荡漾。仔细一看，是许多年前外婆织给我的毛衣，褪了色的针线在暖黄的光中泛着点点灰尘，往昔的回忆便化作点滴的温暖，恍然间，有一种柔声告诉我：有一种幸福，总隐藏在流年的角落中。

碧绿的草，鲜红的花，游离的飞鸟回荡在蓝色苍穹中；苍翠的树，清澈的溪流遍布广袤的黄土之上。在这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沃土上，阳台中苍老而不失整洁的外婆才是那里的主人。而我，则永远遗忘不了的，是那件承载着光阴岁月的毛衣。

童年的记忆中，外婆的双手一直是魔术般的存在。在那些悠长的午后时光中，远远站在河边的我就映着暖阳，望见她坐在散发着梧桐清香的竹椅上，缓缓地缝补着，转眼间，缕缕零散的毛线随风飘落，夹杂着蒲公英和花瓣的柔香，弥漫在自由的空气里，如波纹般洇开，不远处的阁楼上，她用灵巧的双手为我织出了一个个美

丽如童话般的梦。

外婆织毛衣，是个漫长而享受的过程。戴上老花镜，打开针线包，拈起麦色的毛线，紧接着，便是长针穿梭，缝缝补补的时光。从金色的艳阳流淌进每一个角落，一直到橙黄的落日留不住人间的芳华，她捏着针的手指在空中——迷乱如蛛网般的细线里穿梭、飞舞，似轻盈的蝴蝶肆意漫游在百花丛中，为我带来短暂而雀跃的幸福。

漫天的晴朗，舞动的美好，与外婆慈祥的笑颜一起，构成了我童年中明亮而温暖的底色。

直到现在，它们被重新翻找了出来，破旧的布料上仍包含着醉人的馨香，那份沉甸甸的深情原来从未隐没，只是躲在了时光的背面，停滞不前。但望着鲜艳的衣柜，与麦色的毛衣是那样格格不入，初春的小区仍带着些许料峭的寒意，不知怎的，心中却涌起了久违的感动。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传承这份手艺，外婆也应该会很高兴吧。

回到家中，我模仿起外婆的动作，可不管从穿针引线到缠线拉线，再到最后的挑线与收线，我都显得那么陌生，曾经的记忆仿佛停滞在幽冷的空气中，令人颇感压抑。只是，每每遇到难题，外婆和蔼的、在风中缝补的场景总会一遍遍浮现在脑海中，仿佛就在当年，对着灿烂的光，外婆

的生命之火在光明中燃烧，外婆的生命之花在沃土上绽放，直至现在，直至未来。

此时，我已不仅是时光的过客。

跟着爱的指引，追随时光的脚步，我仿佛对于编织毛衣愈发娴熟，无师自通的背后，是日日夜夜、风雨兼程的陪伴，在我奔波于黑暗的路中，转角处的爱一直等待着我。

数周的努力，终于成就这件米白色的作品，当我亲手为外婆穿上的时候，往事如电影般一帧帧在脑海中播放，不知怎的，眼眶刹那间红了。望着她浑浊的眸，我再次感到，她的毛衣，她对我的爱，是我的天空，我的星星，我生命中的平凡的幸福……

总有些人背负着深沉的行囊负重前行，总有些事物超脱时空的界限依旧温暖，即使时光的默片蒙上厚重的灰尘，即使记忆时而变得模糊，但，这些都是承载着光阴里亘古不变的回忆，流动在我们炙热的脉搏中，陪伴我们走过风雨晴空的时光。也许，登临南极的辽阔雪原，能引领我们欣赏华丽的群星与幻昼，与外婆陪伴的回忆可以永远跑在时光之前，清晰而幸福。

鎏金色的光影碎了满地，但那件古朴的毛衣，仿佛在时光中孕育了新的生命，那活力，那热爱，绽放的早已不仅是编织艺术的光辉。

站在时间的河边，涓涓的溪流拍打着

我的心底，裹着亲情的大河，将毫无保留地带着我，走向更辽阔的未来。

光阴里的幸福，是外婆吗？是毛衣吗？是蒲公英吗？
一定是的吧。

我仿佛知道，蒲公英开了。
蒲公英，开了。

（指导老师：陆凤妹）

灶膛里的光阴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 初二(8)班 赵予菡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香漫过乡野，我坐在老灶膛的门槛上，看青烟从黛瓦缝里袅袅升起。馥郁的香气回旋流转，我忽地想起那些，在灶膛里的光阴。

作为土生土长的崇明丫头，我打小就馋那锅咕嘟冒泡的骨头汤。那时，只要听见灶膛里柴火“噼啪”欢唱，我准会满怀期待地攥着板凳往添柴口挪。奶奶总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忙碌，火舌从灶眼蹿出来，也将我的脸烘得红扑扑的。“哎呦，离远点，火星子要蹦到鼻尖上咯！”我偏不听，调皮地嘟着嘴，看奶奶急得直摆手。她故意板起脸，学我撅嘴的模样——我们两个都开心地笑起来。待骨汤熬得乳白，奶奶会掐来园子里的香葱，青生生的碎叶往汤面一撒，热气裹着香就往人鼻子里钻。我捧着碗吹气，奶奶便笑着往我碗

里添肉块：“慢些喝，小心呛到咯。”汤头顺着喉头暖到胃里，连指尖都浸着柴火的焦香，恍惚间觉得，这世间的温暖都化在了这碗汤里。

“奶奶，为什么一点调料没加，这汤还是这么好喝呀？”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啰……”

后来读书忙了，老灶膛的烟火气也渐渐淡了。直到一个深秋的午后，接到奶奶生病的电话，我才急急忙忙回老家去。推开门时，门框上的灰尘扑簌簌落下来，曾经热闹的灶膛间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柴火无力地蜷在墙角，灶台上的裂纹像道伤疤，连铁锅都泛着冷光。午饭时，妈妈也给我熬了骨头汤，但喝进嘴里却总觉得少了股子柴火煨出来的醇厚，就像心里空了个角，怎么都填不满。

为什么奶奶烧的骨头汤，就和别人的不一样呢……

好在春节返乡时，奶奶的病已好了不少。跨年夜的鞭炮刚响第一声，就听见她在外边喊：“囡囡，要不要来看灶膛？”木门“吱呀”推开的瞬间，热气裹着肉香扑面而来，凝结成凉丝丝的水珠挂在发梢。灶膛里的柴火正“噼里啪啦”地跳着舞，整洁的墙面上新贴了张灶神爷画像。灶神爷笑着，奶奶也笑着。奶奶系着蓝布围裙站在光晕里，鬓角的白发比从前多了些，可眼里的光却像当年一样暖。氤氲水汽中，我扑进她怀里，闻着熟悉的柴火味，突然觉得，这才是回家的味道。

“尝尝看，还是当年的老法子。”奶奶递来的碗沿还带着灶火的温度，汤面上的葱花随着热气轻轻打旋，恍惚间又看见年幼的自己趴在灶台边的模样。窗外的寒风呼呼地拍着窗纸，灶膛里的火却把整个屋子烘得暖融融的。汤勺碰着瓷碗发出清

脆的响声，奶奶笑着往我碗里添肉的动作，和记忆里的画面叠在了一起。

“奶奶，为什么您熬的骨头汤，就这么好喝呢？”

“奶奶我技艺高超，你不佩服不行。哈哈……”

听了奶奶的话，一家人都被逗笑了，可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

秋风又起，桂花瓣落在灶台上，空中的灶烟朝一旁弯了弯腰。奶奶的呼唤穿过菜园子：“囡囡，外头冷，进来吧！骨头汤要收锅喽！”我应着声小跑着钻进灶膛间，看她往灶膛里添上一捆柴火，火星子蹿起来映亮了她的笑脸——原来有些味道，早已随着柴火的温热，融进了岁月的褶皱里，只要想起，心里就会腾起一片暖融融的烟火气。

我突然明白，奶奶的骨头汤不需要很多调料，但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指导老师：钟莉）

遇见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初三（4）班 胡睿舟

光阴轮转，弹指间春秋几载。我们总抱怨时光易逝，彩云易散，匆匆的一面之间便已错过。但或许向前一步即是遇见，

如果我们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抛下过往的成见与执念，或许就能遇见春风拂面般清澈的美好。光阴里，是我迈出那一步，使

我遇见了你，青铜器。

我本来并不爱好历史与文物，书上枯燥乏味的术语，错综复杂的时间与事件让我倍感乏味。那时的我认为历史不过是白纸黑字记下的往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样的话而留有一丝敬畏之心，但总觉得历史往事总不似当下生活里可以感知。历史厚重，就这样被书上的一张张图片封印成了往事，我也跳进了乏味的怪圈，陷于此而不自知。但正是我无意间迈出那似注定般的一步，使我跳出了画地为牢的困境，遇见了你，青铜器。

被你的雄浑大气所吸引，我走近细看，青铜器斑驳的表面，排布着细密的花纹，红褐色的铜锈与青铜苍翠的绿昭示着一种跨越时代的庄严大气。这每一处精雕细琢，每一处斑驳的痕迹都赋予这件青铜器生命力与光阴的痕迹。你看那四羊方尊，四尊羊首双目圆睁，两角盘曲自然，末端微上扬，口似含物般微张，羊角上的盘纹极细而传神。而从羊角上扬的程度仅有细微不同，又能明显看出工匠们力求传神的严谨风范。再看那利簋，方足圆腹，两耳似妇人饰面般堆叠着纹样，腹内四行铭文极小极细，而字字分明，笔画断连清晰，记述下武王伐纣这一史事。笔画粗细几近相同，让人叹为观止。笔笔郑重间，我看到匠人们一丝不苟雕琢的虔诚态度；字字庄严里，我看到皇家的雄伟气派、君临天

下的壮志豪情。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无可复制，无可替代。这次遇见，才能跨越光阴般，让我触摸到历史尘埃里残留的一点温度，看见历史的风沙从中原的黄土层席卷而来。

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断翻阅各种书籍，一步步想下去、读下去。从青铜器的雄浑大气到木刻竹雕的精巧细密，从简朴的古陶器到鲜明的唐三彩，从绢帛上潇洒飘逸的行楷，到宣纸上栩栩如生的工笔画，每一件文物都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透过文物的窗，历史不再是白纸黑字的乏味过往，而成为开卷就能遇见的活生生的人。其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时代的缩影。最终，当我钻透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地层时，我已深深爱上了历史。

向前一步跨过千万年的光阴，我看见无数次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与月亮走碰了头”的壮丽辉煌，是沈园那堵斑驳的墙上的错与莫、瞒与难，是陶土遇见火才有了瓷的温婉。人生长路，或许也不过光阴里一次次的分离又相遇，相遇又分离。而我何其有幸，作为后人，我在一首首千古杰作间遇见李白与杜甫，在沈园斑驳的树影与墙上遇见陆游与唐婉的聚散，在青花婉转勾勒里遇见瓷窑流转。跨过时间的河，我遇见了青铜器，遇见文物，遇见历史，遇见文明。我知道那文明的火种在一次次相遇里传递交接，从未熄灭；我知道那

文化的种子只需热爱就会发芽；我也知道文物是星火汇聚成了指引前路的光。我更知这次光阴长河里的遇见点燃了我血液里流淌着的沉睡的火花。这颗文化的种子在我心里种下，这粒文明的火种我亲手接过，

也将尽我绵薄之力热爱它、传承它。

光阴里我们相遇，星火传递，新种发芽。

（指导老师：陆风妹）

世外仙境是松阳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预备(7)班 缪筱歆

提起松阳，很多人都会感到很陌生。松阳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这里群山环绕，绿水长流，是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今年五一假期，爸爸妈妈为避开旅游大军，特意选择了这个“冷门”的景点，也意外地让我领略了醉人的风景。

我们选择乘汽车前往景区。盘山公路十分陡峭，一面是山壁，一面是树林和山崖，汽车沿着蛇形的盘山公路缓缓驶入大山深处。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抹抹深浅不同的绿，汽车走了一会儿，遮挡视线的树林不见了，只看到一座座山峰连绵起伏，层峦叠嶂。山崖上零星坐落着几个小村子，群山像一个摇篮，把它怀里的小山村摇进梦乡。车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山间云雾缭绕，我们仿佛置身仙境一般。

汽车爬呀爬，终于爬到了目的地——

陈家铺村，这也是一个山崖上的小村子，依山而建，上上下下共有几十户人家，多数都经营着客栈、民宿。我们找到了预定的民宿安顿下来，晚饭时，民宿主人在闲聊中提到了陈家铺村的历史。陈家铺村是浙江传统村落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它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阶梯式的村落风格，被列入传统村落名录，也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江南最后的秘境”。听完叔叔的介绍，我惊讶极了，一个小小的村子竟然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地位，能来这里看风景也算不虚此行了。

我们在民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起床望向窗外，一条小路通向远山，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晨曦初照，薄雾中的小山若隐若现，像极了含羞又娇俏的少

女；刚出门，天下起雨来，山路湿滑危险，便待在屋里听着雨声看书。中午，太阳出来了，山中的雾也慢慢散尽，我满心雀跃。吃完美味的农家菜，我们便进了山，细心的老板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雨披，以防不测风云。经过雨水洗礼的山林更显得苍翠欲滴，山间的风清新透亮，深吸一口再吐出去，感觉五脏六腑都涤荡得一尘不染了。傍晚时分，日落西山，余晖横照，“少女”显得妩媚娴静；待到入夜，她便悄无声息地隐没了身影，温柔乖巧地等待下一个黎明。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山的美原来是如此多变而有灵性的。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松阳最著名的景点——松阳老街。街口立一块铜牌，上面记录着老街的历史：松阳老街始建于唐宋，兴于元明清，是松阳历史最悠长、文化沉淀最深厚的街区，彰显了历代市井的景象。老街很窄，最宽也就七八米，但比起那些商业化严重，人山人海的古镇，这

里有着当地人特有的生活的痕迹，既清静，又别具风味。

老街虽小，但里面的小吃各式各样，绝不会让吃货们失望：煨盐鸡香气扑鼻，咸鲜且有嚼劲；灯盏盘外面炸得金黄，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唇齿间净是葱香；状元饼外酥里嫩，荤素甜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酸梅汤精选当地草本植物，大锅熬煮而成，酸酸甜甜，一口入魂。丰富的美食让我对这里又平添了几分好感，我好像真是爱上了这个地方。

松阳风光旖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虽不似杭州西湖、山东泰山那样闻名遐迩，但它就如同一块藏于江南的绮丽瑰宝，神光内敛，只待有缘人去发现这处世外桃源的美好，期待松阳山涧的风，林中的雨能化作如梦的清辉，成为播洒在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指导老师：夏 雯）

外婆家的杨梅林

上海彭浦初级中学预备(1)班 倪 可

炎炎夏日，鸟语蝉鸣，绿树成荫。每当路过水果铺，看到那杨梅时，外婆家的杨梅林便如画卷般在脑海里缓缓展开……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牵起外婆那饱经沧桑的手，拎着篮子，穿过外婆家后门的竹林，前往我心目中最有趣的避暑胜

地——杨梅林。

进入杨梅林，便响起那悠扬的蝉鸣，微风温柔地拂过我稚嫩的脸颊，拭去了我脸上的汗水。杨梅树高大挺拔，茂密碧绿的枝叶一簇簇、一丛丛，不畏酷暑，如一把把绿伞，遮挡刺眼的阳光。绿荫照在地面上，为杨梅林平添了几分清新和生机。我抬头看，一只只硕大的杨梅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圆润饱满，十分诱人。

我抿了抿口水，迫不及待地拿起梯子，靠在树上，往上爬。外婆赶忙扶住梯子，大喊：“小乖乖，慢点啊！”“知道啦，放心吧！”我一级一级往上爬，目光锁定一只圆滚滚、紫红紫红的大杨梅。我伸出手，向杨梅伸去。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去，“哎呦喂！”我吓了一跳。很快，我稳住手脚，再次向杨梅伸去。一、二、三，抓到了！我轻轻地握住杨梅，生怕捏碎它，用力一扯，一只杨梅便完好无损地、静静地躺在我手中。这只杨梅色泽紫红，能清楚地看到一粒粒果刺，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有汁水溅出。我想都没想就将杨梅送入嘴边，外婆的声音响起：“乖啊，不洗就吃会肚子疼的！”嘴馋的我哪里会听外婆的劝阻，一把便将杨梅塞入口中。咬开的第一口，紫红色的果汁便在味蕾上如花般绽放，果香萦绕在口腔和鼻腔。

咀嚼果肉，那种甜和酸的滋味恰到好处，炎热和烦躁仿佛一下子被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凉爽和快乐。

“嗯，也太好吃了吧！”我擦了擦嘴巴，但口中的清香挥之不去。我精挑细选了更多的杨梅，放入篮中，下了梯子。“外婆，您尝尝！”我挑出一只最大最圆的杨梅递给外婆。“不用了，都留给宝贝孙女吃吧……”外婆露出慈祥的笑容。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外婆身上，银色的发丝上，明亮而柔和，我望着外婆，外婆望着我，美好的时光便这样定格成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面。

回过神来，再注视着水果铺上的杨梅，我的口中仿佛流入了杨梅的汁水。店长看着我，热情地说：“小姑娘，拿一只尝尝不？”我接过杨梅，咬了一口，还是一如既往的酸甜可口，只是少了一种独特的滋味……

《社戏》中迅哥儿忘不了的是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的滋味，而我忘不了的是外婆家杨梅的滋味，那是在杨梅林亲手采摘的快乐滋味；也是与外婆相依相伴的幸福滋味；更是童年时简单、自在的纯真滋味，这些难忘的滋味我会存于心房，永远珍藏！

（指导老师：夏 雯）

—— J_A ——

（本栏责编：濮麟红）

追凶

——谁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章慧敏

2021年的盛夏，我和静安区公安局的一帮年轻人走进了上海黄河路一条颇有年代感的弄堂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见一位耄耋老人，他叫鲁全发，曾任静安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在一间老旧的公寓里，我们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鲁老。面对年轻一代的民警，他习惯性地坐在已经泛黄发亮的藤椅上，讲述起他侦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了明禅师”雷恒成的细枝末节。

当年，鲁全发还只是位19岁的年轻侦查员，虽然事隔70多年，但说起那段经历他依然清晰如昨，终身难忘。在鲁老的叙述中，这段尘封的往事被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一封检举信——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仍逍遥法外

1952年的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的局长马益三眉头紧锁，一支烟夹在手指间却任由它渐渐

燃尽。此时，他的双眼紧盯着办公桌上摆放的一封信而陷入了沉思。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这封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马局长再一次拿起信细读了一遍，脑海中却掀起了波澜。他想起在1949年2月2日的上午，北平市公安局的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当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十分的刺目，他当时就问一名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个旧警察回答说：“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的首领李大钊。”

尽管这个声音很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三个字无疑如巨雷般地震响着。他连一秒钟也没停顿，几乎是吼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道：“你们把它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当天回到局里，朱文刚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汇报了情况，得到了妥善保管好的指示。转眼到了1950年，负责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的王冶秋心心念念要找回杀害李大钊等烈士的绞刑架。当时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东城找到西城，打听绞刑架的下落。

当谭局长得知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寻找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他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当即指示谭政文，由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这座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文物，摆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谋又在哪儿呢？

追查凶手的迫切愿望成了公安民警统一的心声——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

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莒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1951年6月20日，化名吴博哉的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他还交代了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检举信就摆放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杀害李大钊烈士的主谋之一吴郁文已被依法镇压，而另一主谋雷恒成显然已潜逃到了上海。上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洞也必须把他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目标清晰，却查无此人

当王天杰股长来到马局长的办公室，马局长只是把那封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得很慢也很细，当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

马局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给你3天时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

王天杰一个敬礼，“一定完成任务！”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鲁全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接受任务时的情景：那天傍晚，他从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见王天杰股长已经在等他了，把信交到他手里。

李大钊是谁？年轻的鲁全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可是检举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不由他义愤填膺。他的心在滴血，想到“南陈北李”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酷刑中坚贞不屈，最终慷慨赴死，他愤怒到恨不得立即把主谋绳之以法。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商量着侦破方案：检举信里的线索指向一个路径和方向：“了明禅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毕竟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门洞里？这就需要找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了解情况。

目标明确，鲁全发“蹭”地站起身，信心满满地根据检举信上的线索去黄陂派出所查阅户籍资料。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去，鲁全发把每一张户籍都翻看过了，并无此人，连户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恒成的。

结论自然是查无此人！

鲁全发不死心，他又在户籍登记中再

仔细查找，突然，一个“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纪、籍贯、职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相仿。鲁全发心想，会不会雷恒生为掩盖真实身份用了假名？

据派出所民警反映，赵志安夫妇是从台湾迁到上海来的，因为年老体衰，几乎足不出户，对他的了解只限于户籍登记上的那些内容。

离开派出所后，鲁全发决定走访附近群众，请他们辨识一下没见过有这些特征的以“卖卜”为生的老头？可是，虽然“猎人”鲁全发已然嗅到了狐狸的气味，但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居民，都说不认识有这些特征的老头。

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马立斯路周边少有行人。就在这时，鲁全发看见有位穿旗袍的妇女正走进一个门洞。他紧走几步，再次掏出照片询问。那位妇女对照片端详了许久，迟疑着说：好像见过这个古稀的北方老头，好像称自己是“了明禅师”，算命很准，平常很少和邻居来往，有时听见若隐若现的木鱼声从他家传出，好像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

谢过了妇女，鲁全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可是妇女的回答都带有“好像”、“可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他觉得是时候正面侦查了。

巧改扮、识凶犯

第二天中午时分，鲁全发来到局里的仓库挑选衣物。在上午和股长制订的行动方案中，他觉得化装侦查是个好办法。雷恒成既然是个“卖卜”的，那他可以假扮成算命的人上门，这样才不至于引起怀疑。

但是，什么样的服装才合适身份呢？思忖再三，他选了件灰色长衫，一顶铜盆帽和一双方口布鞋，穿戴整齐后，便朝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走去。

鲁全发径自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5楼的“赵志安”家。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吃惊地盯着这个上门的陌生小伙子。鲁全发赶紧说明来意，他是来请了明大师算命的。老太太点点头，转身朝里面招呼了一声：“老头子，有人找！”将鲁全发引进了门。

鲁全发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房间并不大，他一眼就看到有个老头坐在藤椅上，身形消瘦，脸色灰暗，但一撮山羊胡子却很醒目。

老头见了鲁全发，挤出一丝笑意问道：“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他说话的口音是纯正的京腔京味，那一口黄牙却在张口间暴露了出来。

鲁全发回答说自已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找先生算算命，测测自己的前途。老头“嗯”了一声，让鲁全发报上生辰八字，

然后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一忽儿猛地睁开眼睛道：“小伙子，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双运”，鲁全发心里有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此间，他已看得分明：老头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他的黄牙都和检举信上列出的特征对上了号，可是，在证据不能一一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决不可以随便抓人，他明明看到老头的头颈里戴着金挂表，却无法验证挂表的内壳究竟是不是末代皇帝的御像？

他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让老头打开挂表？趁着老头喝水的间隙，鲁全发有了主意。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下时间，我3点钟要去新闻路桥那里报名招工，现在走过去时间还来得及吗？”

老头很自然地打开挂表，就在那一刻，鲁全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末代皇帝的头像……证据确凿，老头就是雷恒成，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就在眼前。

鲁全发付了算卦的钱便离开了马立斯公寓，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局里。当晚，鲁全发和战友夏咸俊及潘澄一起去了雷家，这一次是上门对雷恒成实行抓捕的。敲开门时，他们看见雷恒成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下午来算命的乡下小伙子此时却穿着警服，立刻都明白了。

在当地治保主任的全程见证下，鲁全

发对雷家进行了搜查。

他们搜出了几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雷恒成的身份证明以及多张任职证明，有他在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及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等各种他辉煌历史的证明。此外，还有德国军刀一把以及五六块各式金挂表……

善恶有极，告慰英灵

1952年10月20日，对雷恒成的审讯正在进行。在雷恒成的交代中，他的这段叙述还原了当年的情景：“1927年左右，我在做侦查处帮办时，北京邮政局在信中发现有共产党员在俄国兵营里住，报告京师警察总监后，总监陈兴亚让侦缉处负责侦察，处长吴郁文派侦察科科长杨某负责具体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有时我是参加的（看阅公文），因地点在俄国兵营内，抓捕时必须事先和外事团各国（美英日法德）交涉妥当，才准军警入内，约一个月，由外交部与外事团交涉后即让军警入内，逮捕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余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执行逮捕是由吴郁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抓来后把二十余人连文件带武器一道移送给警察所司法处审阅，审问后就移交法院了。后约有十

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恒成率领军警执行张作霖发布的“四六”大逮捕命令。当时，吴郁文是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将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抓捕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有关那天的抓捕情况，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已记录在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之中。她回忆道：“4月6日的清晨，当父亲李大钊还在屋内写字，自己坐在外间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大钊听到动静后，安慰了女儿几句，便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向外走去。“很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之后，军警们夺走了李大钊的手枪，进行搜身后将他绑起来拖走了。这个夺走

李大钊手枪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雷恒成。以后，他还将那把小号勃朗宁手枪占为己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一共被关押了 22 天，受尽折磨，甚至被残忍地拔去了手指甲。临刑前，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完成了 2700 字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这篇革命文献是李大钊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一曲豪迈的正气歌。

李大钊慷慨就义时年仅 38 岁。那天，他和其他 19 位革命者行刑的绞架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的。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正常的绞刑时间是 20 分钟，而刽子手对他施刑竟然长达 40 分钟之久……

在审讯中，雷恒成对当年作为主谋之一杀害李大钊的事实供认不讳。华东公安

部在处理意见中证实了雷恒成大汉奸的身份，明确了他谋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多名同志的犯罪事实，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3 年 4 月 26 日，雷恒成被执行了死刑。那天，鲁全发也在现场，他听到雷恒成还故作镇静地对执行民警说：“先生，待会儿打得漂亮点。”

今天，这段尘封 70 多年的往事被呈现在国人面前，它的意义无限，可歌而可泣。正如李大钊站立在绞架前的慷慨陈词一般：“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当鲁全发讲述完这段往事说：我亲手办了这个案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凶手的落网，彰显了正义和公平，也因此告慰了李大钊等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魂。”

—— J_A ——

(本栏责编：程庸)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感受乡土之美

卢璐

初冬，果实挂满枝头的柿子树，叶子刚刚转黄的樱树，收获之后正在晾晒的豆子们，苏南地区常见的瓦房和小院，竹编的各式器物……

这是传统文化原创绘本《馋嘴灶王爷》翻开第一页的画面。

《馋嘴灶王爷》是《游侠小米的中国奇遇》十二本绘本中的一本。整套绘本以时间为线索，将自然物候、习俗风物和历史文学融汇在一个名叫小米姑娘的冒险故事中。这套绘本发端于2012年，当时为了给上海嘉定区的近20所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现在上海的这些孩子已经并入公立学校就读）提供乡土课程而编绘。这套乡土课程至今迭代了4代，从上海市郊走向全国26个省市300多个教学点的数十万乡镇儿童。而绘本在使用中逐渐被大众和出版圈所知，在2017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第一版8本的版本，2019年完成全部12本出版第二版，2023年由磨铁印发第三版，从乡镇走向了城市。我们的小团队孵化出了一个专注于本土体裁的原创儿童文学工作室，我则继续从事公益乡土美育工作。

遥想2007年，我在伦敦进修身体剧场。一日，老师让我们找一首家乡民歌转作练习用。那晚我失眠了，搜遍了记忆都没能找到那首“家乡的歌”。第二日，我只好用“著名”的《茉莉花》充数。剧场里，挪威的同学、希腊的同学、英国的同学、日本的同学都吟唱着自己的歌，他们的声音、身体、记忆、情感还有灵魂在那时那一刻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场域，而我如孤魂野鬼般在一旁飘飘荡荡。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所来处的文化，我能创造些什么？毕业后我回到了国内，想找到问题的答案。很快，我遇到了不少和我有同样疑问的伙伴。这就是禾邻社的由来。其实答案已在我们的中心——我们相信与自己的文化连接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随后而来的问题才是最难的，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怎样习得？又怎样转化为创造力？

让我们还是以本文开头的《馋嘴灶王爷》为例。这本绘本采用了彩色水墨动画的画面语言，故事并没有直接选用老的传说故事，而是将灶王爷融入现代的日常生活。因此，无论是故事还是画面都充满了生动的细节。在故事开头，小米同父母及

外婆在院子里做着家务聊天，图中丰富的细节展现了初冬江南农村的自然风物。往下一页页翻看，灶神为了吃到外婆腌制的咸菜，悄悄跟着小米去菜园摘菜，暗中出手相助、躲在屋顶偷看大家洗菜晒菜、为了救掉在缸里的小米打破了腌菜缸、以为打破腌菜缸吃不成咸菜嚎啕大哭、缸补好后悠然自得地在房顶上看着小米一家腌咸菜、最后偷偷从灶台上溜出来偷吃咸菜……学生跟随好玩的灶神和小米一路了解了冬天江南的水果蔬菜和腌制过程，见识了补缸的手艺，体会到腌咸菜背后浓浓的乡愁亲情。

让孩子们感受“本土”文化之美，首要关键是审美。审美在语言之先逻辑之前。简单说就是以何为美：遇落英缤纷是否目生留恋？见黛瓦白墙是否心有所动？捧青瓷苏绣是否爱不释手？听夸父逐日、哪吒闹海是否津津有味？诵唐诗宋词是否唇齿生香……这些个说不透摸不着的好恶，教也教不来，若强着来，怕是常得出反的结果，只好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因此，不需要耳提面命孩童们记诵传统知识点，只需领着儿童少年以轻松愉悦的身心神游历史文化之中，护着他们天生好奇的双目在生活周遭左顾右盼，以敏感的天性发现不同寻常，以好奇之心追寻，以能动之手模仿创造。乡土美育不是为了固守老旧，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体会其形成和流变

的脉动，吸收其生生不息的能量，从古往今来和生活周遭获取创造的自信及力量。

尽管《游侠小米的中国奇遇》的缘起是教育功用，但是在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个创作前提——孩子们即使没有成人的教导，都能被有趣的故事吸引，通过阅读绘本感受本土之美，并产生主动探究传统文化的兴趣。因此，创作团队虽然考据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且多次实地采风，但是正文没有直接抛出任何知识点。所有传统文化的知识点都被揉进了故事和画面中，只是在文后由故事角色顺着故事情节展现几个有延展性、适合儿童独立探究的知识。

小米的四时节令课程目前有3个版本：基础版-美育视频课、升级版-跨学科创作课以及地方特色版。

基础版课程是一套制作完整的12课时视频课，每个课时的前半部分是阅读赏，后半部分则是从每本绘本中选取一个美学要素作为创作主题。例如《馋嘴灶王爷》故事里的秋收冬藏涉及时间流转和色泽变化，选取了时间和色彩主题，让孩子们用画笔将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一年四季或者一天日夜的色彩记录下来。这套课程简单易操作，注重审美体验和感受表达。

跨学科创作课则复杂很多，每本绘本对应着4个主题（阅读表达、自然物候、风俗手艺、历史文学）3个学习阶段（探究采风、探索实践、展示交流）共12个

模块的课程教案。我们鼓励老师从个人兴趣和学生学情出发，结合本地文化风俗资源，选择一到两个主题开展课程。

还是以《馋嘴灶王爷》为例，有两种课程使用方法更受孩子们欢迎。

第一种是从孩子们对灶神的喜爱出发，结合阅读表达和历史文学的6堂课，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演灶神、聊灶神、画灶神。有一位外地老师因为想起了母亲叮嘱她小年回家祭灶神的事，和原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发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习俗，孩子们第一次知道了一起上了两年学的同学都来自哪里，第一次知道了地方差异，第一次和别人聊起离开家乡的忧伤。

第二种是从孩子们最爱的“食物”出发，选了自然物候的蔬菜观察记录和习俗风物一共4堂课。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选菜摘菜、洗菜晒菜、切菜腌菜到开坛品尝，一步一步体验，学生们从热切的好奇到自觉地组织起来轮值晒菜收菜观察腌制过程的变化，最后绘制了腌咸菜的流程图，达成了从学习一个知识点到在一件事的实践中自我学习的转变。

地方版课程则是由全国各地的老师

在教研专家的支持下，以绘本为出发点，结合本地的本土人情和个人专业设计全新的课程。在北京郊区给流动儿童上课的社工王老师，将戏剧教育和绘本相结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在戏剧表演中探讨生活环境突变带来的文化隔阂，在理解文化多元性的同时提升自信心。同样聚焦于文化多样性的还有来自云南勐库的支教老师方老师，她带着孩子们走村访寨，用影像和诗歌来记录不同民族的节日风俗。

距离游侠小米和小读者们一起经历四季时光体验风土人情，已经13年过去了，小米通过绘本成为了全国几十万孩子的朋友。不仅如此，我们的原创绘本开设了民间想象力系列、非遗家系列、田埂童年系列、珍惜动物科普系列等。我们的乡土美育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平遥古城的孩子们一起做动画、和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的孩子们一起设计生态游戏……

乡土美育是鲜活而热烈的，跨越了学科界限，存在在孩子们的身边。孩子们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只要用旺盛的好奇心打量世界、打量生活，便会惊喜地发现：原来万物相连，事事有趣。

—— J·A ——

(本栏责编：吴越)

及物，具身与痛感：关于韩江的《黑夜的狂欢》

黄昱宁

一

故事从春夜的第一人称叙述开始。

隔了好几页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在开头“被人流推出闷热的地铁站”的年轻女子叫永珍。故事的第一个悬念是永珍与同住一个小区的独腿男人冥焕之间的奇怪纠葛。三天前，冥焕说要把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给永珍，而永珍坚辞不受。看起来，这像是一个女人要努力逃离一个男人强势PUA的故事。

从永珍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她住在16栋13层，而冥焕在15栋14层——俯仰之间，他们都有便利的视角，可以互相窥视。她发现他的房间从来不亮灯，而他凭着她客厅里透出来的灯光，就能看见她蜗居的阳台上的一切，包括被褥和书堆的轮廓。

这是疯狂变态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吗？似乎不是，至少永珍要比黛西穷得多也轴得多。她说她在这里住了五个月，但周围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道巨大的阴影，让她无法融入这小区里“数百个家庭，数以千计的人”。楼上窗口的小女孩

孩探出头来，她的眼前便会浮现她从那里跳下来的幻觉。因此，在冥焕日复一日的逼迫中，她的反应是迅速在别处签下一间月租房，像蚂蚁搬家那样，每天将行李挪一点过去。

跟着这样的叙述，我们很快就读到了小说中出现的第二组关系：永珍与仁淑。五个多月前，她们俩本来住在城里的另一个角落，合租同居在一套全租房里。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韩国全租房与月租房的区别（小说中译本似乎缺了这么一个关键注释）。月租房押金不多，但需要按月支付租金，续约时租金还可能上涨；全租房需要一次性支付高额押金（比如房价市值的三成到八成之间），房主一般用这笔钱去投资，租期内不用再付月租，期满后押金退还。也就是说，全租房实际上是用一大笔无息押金来换取免除月租的福利。对于这两个来自同一个乡村的姑娘而言，凑出这样一大笔钱显然绝非易事，永珍不仅押上了她打工四年攒下的积蓄，还向公司贷了款。

但凡借债出现在小说里，这笔钱十之八九就会危在旦夕。果然，永珍迎来了让

她一夜长大的雪崩时刻：仁淑偷走永珍的合同，私下找房东退了所有的押金，这番显然出自蓄谋的操作把无家可归的永珍赶到了首尔惟一的亲戚二姨那里，也将她迅速推入了小说的第三组关系：永珍与二姨一家。

这两组关系的剧变是互为因果的。在永珍的回忆中，仁淑曾经是那个与她一样在月亮村（韩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未能进入城市系统的贫民聚居地，通常位于缓坡上）辗转奔忙的老乡，也是一起经历过煤气中毒生死考验的“姐姐”。与此同时，永珍也亲眼目睹过仁淑对周遭世界的怨怼与反击：仁淑告诫永珍太善良会被人利用（事后回想起来这样的对话简直反讽到令人战栗），面对一只“可能吃了老鼠药”的正在死去的母猫，她低声咕哝说恨不能拧断旁边那只黑色公猫的脖子。

一切仿佛都有迹可循。

可想而知，仁淑的行为不仅将永珍逼入了现实的绝境，同时也摧毁了她对都市丛林里残存善念的最后一点信心。所以，当她流落到二姨家后，在经历了起初的倍感羞耻的畏缩之后，迅速蜕变成一只新生的、长满盔甲的刺猬。

转折点发生在公交车上，永珍对一个强悍跋扈的中年妇女“居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密感”。她在想，这个女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践踏和跌倒，才会变成

这副模样。

“她默默观察着那个女人野蛮的愤怒和报复，怒气冲冲的眼睛、大嗓门，以及厚颜无耻和尖酸刻薄的语气。这一切被一种奇怪的悲伤所包围，那种悲伤难以用怜悯或失望来解释。”

不知不觉之间，永珍用这份“奇怪的悲伤”合理化了仁淑的行为，进而，又将“厚颜无耻和尖酸刻薄”转化成自己在二姨家处事的坚硬的行为准则。在这短短的一节中，底层接力互害的链条被刻画得清晰而简洁，朴实而痛切。

二

住在阳台上的永珍，以及她的那个狭窄空间里的灯光，被低一层楼的黑暗中的冥焕当成了窥视的目标。他的纠缠一方面加快了永珍另找月租房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促成她反过来探究冥焕的前史。作为小区里信息资源最丰富的职业人士，二姨家的保姆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永珍的疑团。通过她的叙述，我们看到了小说中出现的第四组关系：冥焕与原先住在这座小区里的另一户人家。

冥焕的腿是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的。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怀孕五个月的太太。他们当时正在过斑马线，被一辆超速行驶的车撞翻。肇事男子是知名企业老板的侄

子，一家四口知书达理。他们向冥焕支付了巨额赔偿，后者就用这钱在他们家附近——也就是这个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用他的残肢，他的不幸福，在这个幸福家庭的头顶上罩一层浓密的乌云。比如，冥焕会在大白天跑到他们家去，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我的妻子也曾经和你一样幸福。”

结果同样可想而知。一家人匆忙卖房。搬家那天，两个孩子“彼此依靠着肩膀默默地哭泣”。

于是，冥焕名下的这套始终笼罩在黑暗中的房子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在搬走之前，那个男主人曾经独自下跪在冥焕面前，所以冥焕认定没有必要再跟着搬到他们的新住址了。“我独自一人发起的战争，就这样没趣地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除了这条理由以外，他要把房子送给永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觉得你需要房子才问的。如果有房子，就不会睡在阳台上。”

截至此时，小说的结构基本搭建完整，四组关系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元素，而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又勾连得简洁致密。从叙事技术的角度看，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很不容易。从第四节开始，永珍和冥焕之间的关切与对峙，就成了小说的主导旋律。哪怕是仁淑的再次出现，也只是在其中行使了一点功能性——她交

代了自己身患绝症、即将辞世的事实，为永珍对冥焕的同情又增加了一点微妙的砝码。

冥焕给永珍留下的印象是那么强烈鲜明，他的自毁意图是那么清晰：

“那感觉就像点燃火柴时产生的硫磺味一样，是一种一旦被吸入，就会永久留在肺里一辈子都不会分解的、不能抗拒的毁灭的味道。”

于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永珍试图通过拖延时间或拒绝接受冥焕的赠与，来被动地打消他自杀的念头。

但是，当然，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下，世上的奇迹少得可怜。没有救赎，没有让人松一口气的和解。小说里，永珍见到冥焕的最后一个镜头，与开头被地铁推出来的永珍本人，形成某种呼应：

冥焕默默地打开玄关门，没有回头，被吸进静止的电梯门中。那里是静静地亮着红色数字指示灯的无尽黑暗。永珍想，那个男人会死的，仁淑也会死的，而她将厚着脸皮在白天的大街上阔步前进。

三

这篇叫做“黑夜的狂欢”的小说，是韩江的首部短篇小说集（1995）中译本的标题作品。在韩国出版时，这本书曾以另一篇小说“丽水之爱”为题，翻译到中国

来以后之所以会改名，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也有一个“丽水”，怕引起误解。

不过，整本书看下来，我确实最喜欢这一篇，因为它在结构的搭建上，在信息分配的合理性上，都显示出远超新人的成熟度，让人依稀看到其代表作《素食者》的影子；另一方面，在意象与氛围的营造上，《黑夜的狂欢》又是格外生猛而直接的，那如猛兽般吞噬一切的黑夜，强烈到无法化解的质问，从第一个字开始席卷你的情绪，直到最后一个。

阅读一位名作家的早期作品，我总是忍不住在字里行间辨认其风格标志。面对韩江，这件事似乎特别容易。韩江获得国际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距离其出道不到三十载，其名下的小说和诗歌，无论是体量、题材还是风格，都没有出现剧变和断裂，维持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黑夜的狂欢》收录的六个短篇中，感知很韩江的韩江。

原生家庭的创伤，边缘人物的反抗，被迫或主动的逃离，这些元素贯穿小说集始终，构成了全书的主题变奏。《黑夜的狂欢》中冥焕提出问题：“难道还有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善良地活下去吗？”在《丽水之爱》中，“我”看到室友慈欣露出“疲于一切但决不放弃一切的纯洁且灿烂的笑容，会一瞬间抹去她的黑暗”，于是“我”

发出了一声感叹，似乎是对冥焕刚才那个问题的曲折回应：

“看着这样的慈欣，我常惊讶地想，人怎么能如此没有希望地肯定这个世界？”

在韩江的小说里，人物对于周遭世界总是有那么多问号，他们的态度总是异常直接地诉诸感官——韩江从不吝惜通过视觉、听觉或者气息来构建压迫性的修辞。

在她笔下，太阳像“一个因为自己血管里的热气而窒息的疯女人”；受潮的扬声器里传来不清晰的声音；女人擦脸的时候仿佛要把五官从脸上统统抹掉；带着一双女儿跳海自杀的父亲，他令人作呕的满嘴酒气扑到女儿的额头和眼睛上，从此深深刻入她的记忆；还有愤怒的人物眼中疯狂的超现实景象——“火焰烧到金达莱树的枝头，无数火星飞舞着冲向黑暗。在那黑暗的另一边，金达莱灌木丛绽放出春日里绚丽的红色，宛如金达莱山脊线。”

这些强烈的表达，总是让韩江的作品——无论前期还是中期——给人留下“适合影视化”的印象，但一旦真的诉诸镜头，又显得无比乏力，难以匹配文字的尖锐感。因此，包括《素食者》在内的韩江的小说，至今也没有看到相得益彰的影像改编版本。

在《丽水之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巨细靡遗地描述自己异样的行为，

写她总是不停地清洗自己的手和脸，“明明已经很干净了却停不下来”，写她在清洗死了鱼的鱼缸时，突然一阵恶心，然后呕吐，进而又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催吐，直到把药片和胃液一并吐出来——看到这里，你已经可以意识到，这是一位典型的厌食症患者。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发现，“我”的厌食乃至厌世，根源是难以磨灭的童年创伤——当年父亲带着他和妹妹一起自杀，她是唯一幸存者。在《金达莱山脊线》中，受到父亲虐待的智障妹妹同样养成了病态的进食习惯，但她的行为是厌食症的一种逆向的变体——她总是先暴食再呕吐。有一天，她被哥哥正焕领着逃到金达莱山脊上，于是“嘴里一边喊饿，一边吞嚼着金达莱花瓣”，这一幕直接导致了正焕的情绪崩溃，丢下责任，远走他乡。

熟悉韩江后期作品的读者，一定会想起，“厌食”和“素食”是她最为显著的标签之一。从《植物妻子》到《素食者》，从《白花飘》到《胎记》，这些元素不仅被反复征用，而且都有了多层次的挖掘和更复杂的变形。尤其是当韩江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被定义、被阐释以后，素食、厌食乃至“成为一株植物”、“拒绝加入人类”的姿态都有了更深刻也更严肃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回过头来再审视这种姿态的雏形，我反倒会觉得《丽水之爱》里那么细致而简单地白描

“我”对食物的不洁感，以及人物那种急迫而稚拙的不知所措，是后期的韩江越来越缺少的东西——说不上哪一个韩江更好，也许都不可或缺。

其余种种，比如文本中对色彩的敏感，对梦境的征用，都似乎经历了相似的轨迹。比起后期成熟的、冷静的、具有某种“风格自觉意识”的写法，《黑夜的狂欢》对这些元素的使用，往往显得更外放、更粗粲，也更随心所欲。

四

像大部分读者一样，我阅读韩江的起点，也是从她的那本在2016年拿到国际布克奖的《素食者》开始。当年读完的直感是：够好读、够直接，也够强烈。与我彼时更习惯阅读的那些部头更大、密度和难度更高的小说相比，它的新鲜的形式与质地又让我多少有些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怎样在当代文学的长廊里安放它的位置。

八年之后，瑞典文学院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在这八年里，我们同样也经受了文学内外的种种认识论上的冲击，尤其是近一年里从ChatGPT到DeepSeek的AI飓风，小说创作者当然也无法幸免。当我们在每一场文学聚会中都逃不开“作家何时被AI替代”的话题时，回过头再看韩江的作品——尤其是她的早期作品——我

读出了八年前没有的感触。

面对功能强大、库存浩瀚、高速运转，能嚼烂所有二手经验再吐出来的写作大模型，人类究竟有什么天然优势？也许只有我们的血肉之躯。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珍惜那些有弱点、有漏洞、会哭泣会崩溃、一拳打上去会疼，并且忍不住喊出来的文字。一九九五年的韩江，输出的正是这样的文字。而且，幸运的是，她还善于将这些及物的、具身的、痛到让人发麻的体验织入叙事结构，或者上升成诗性隐喻。这是韩江之所以是韩江的，最重要的“风格要素”。

我不知道在未来，所谓的“具身智能”

究竟能将人类的感知、行动与认知“融合”出怎样的“深度”，但我目前还难以想象，没有体验过人类苦难的机器，能自发产生真正的迷惘、破碎和被“黑夜的狂欢”吞没的感觉。那些真正敏锐的、具有身体感知力的人类作家，依然能够更迅速地打通感官，用新颖的方式重新定义我们熟知的经验。即使韩江本人的写作可能遇到瓶颈，但只要我们——同样挨打了会痛——的读者依然对这样的文字保持敏感，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韩江，因为归根到底，作者是由读者的需求塑造的。这些人类作者，终究会捕捉到所有独一无二的、无法被替代的身体经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静安讲坛：

2月23日，“静安讲坛”邀请青年作家三三做客，以其短篇小说集《晚春》为切入点，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城市生活与个人身份认同感的话题。



3月22日，“静安讲坛”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副编审鱼丽做客，以“海上履痕，才女往事”为主题，带领现场读者感悟海派文化的精神底蕴与才女们的人文情怀。



4月13日，“静安讲坛”特邀儿童文学作家唐池子，以“看见自然，看见生命的光”为主题，结合其新书《田野深处》的创作心得，分享如何引导孩子们建立与大自然的深度链接，打开童年美学的新视角。



文旅活动：

4月16日，由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5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在丰盛里·静安寺广场、上海久光百货正式启动主会场活动。本次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紧扣南京西路“千亿商圈”主路，打造“愚园路”后街，形成“1个主会场+1家主题馆+5大分会场+全域文旅商体展联动”的活动格局。同时，深挖区内文旅资源主体，通过票根联动、线上联动、宣传联动等全构架联动方式，荟萃全品类优惠项目，激发城区消费“新热潮”、开创文旅商体展“新引力”。



4月25日，由静安区人民政府、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戏剧学院共同主办的2025上海·静安戏剧节在海上文化中心开幕。20部佳作84场次的精品剧目展演，立足静安，辐射全城。开幕仪式上，“新静界演艺联盟”重磅官宣成立，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核心理念，依托和整合静安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多元优质演艺资源，以“集群效应”扩大静安戏剧节的品牌辐射力，全方位激发区域文化内生动力、强化演艺产业协同发展效能，助力构建“剧场生态圈+文旅消费链”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3月，“赵丽宏的文学世界”在静安区档案馆展览，赵丽宏出版的300余本著作以及部分手稿、书画作品进行了集中呈现，展现赵丽宏从静安走向世界的文学轨迹。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和2025年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静安区图书馆联合各街道（镇）分馆，精心策划声动拾光、书海寻珍、数智赋能、书香无界、阅动邻里5大版块，举办静安白领朗诵沙龙十周年朗诵会、“趣”静图读书集章打卡活动、芸阁撷珍——海关楼主题文献典藏图书展、玩转科技·机器人总动员等60余场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阅读推广活动，吸引了5500余名读者参与，让书香弥漫在静安的每一个角落。



会员动态：

3月29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为指导单位，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红色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主办，静安区作家协会等协办的“爱聚中城 星语相融——上海知名作家与孤独症儿童文学诗歌心灵交流会”在上海市政协活动中心举行。知名作家秦文君、孔明珠、韦决、于是、戴萦袅等来到现场，与孤独症儿童面对面交流，鼓励孩子们勇敢追逐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3月—4月，静安区作家协会邀请秦文君、陈佳勇分别到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彭浦中学开展“慧读慧写的快乐密码”、“美食·文章 寻找生活里的温暖细节”文学分享会，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提升自身人文素养。



曹钟强的百集连续短剧《敏感地带》文学剧本荣获“美中作协杯”首届全球影视微短剧集文学剧本大奖赛优秀奖。编导的医学穿越片《沉睡密码》荣获2024年第十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优秀公益作品奖，第三届上海市医学会教育技术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入围奥斯卡联盟和国际电影节联盟共同主办的世界民族电影节。



4月8日，陈晨在上海信息管理学校以《新渔阳里六号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为主题开展讲座。



孙庆芬长篇诗歌《好美呀，局门路的秋冬，我的美丽家园》、散文《美丽家园，文化开卷》发表于《五里桥社区晨报》副刊“五里雅韵”。诗歌2首《丹漆随梦40载》《抓狂》近日发布于《中国诗歌网》。

新书出版：

- 简平长篇儿童小说《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出版
- 崖丽娟《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出版
- 张国伟散文集《复旦记》出版
- 施丹妮散文集《千禧年后》出版
- 方块小说集《幽会的节日》出版
- 乐茵散文集《我的名字》出版
- 朱蕊插画的散文集《如何成为一只猫》出版

静·安



愚园路



静安雕塑公园



静安苏州河的草地

周 馨 摄